THE LADIES' JOURNAL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婦女雜誌

第十一卷 第八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學制系統

與各段適用之教本

本館當新學制規定之初，即敦請教育家及各科專家編輯各級學校教科用書，現已完全出齊，極合今時需要．茲將各書分別塡列於下，以便採用．

年齡

18以上　高等教育
- 大學校、專門學校：大學及專門學校適用之書詳見"圖書彙報"

12—18　中等教育
- 師範學校：
  - (1)現代師範教科書（已出九種）（新學制簡易師範適用）
  - (2)師範叢書（已出七種）（新學制高中師範科適用）
- 高級中學：
  - (1)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已出十六種）
- 初級中學：
  - (1)新學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出齊）（混合的）
  - (2)現代初級中學教科書（出齊）（分科的）
  - (3)新撰初級中學教科書（已出七種）（文言的）
- 職業學校：
  - (1)新學制高級商業教科書（已出十七種）
  - (2)新學制高級工業教科書（已出九種）
  - 初級職業學校適用之書詳見"圖書彙報"

6—12　初等教育
- 高級小學（10—12）：
  - (1)新學制高級小學教科書（出齊）
  - (2)新法後期小學教科書（出齊）
  - (3)新撰高級小學教科書（出齊）（文言的）
- 初級小學（6—10）：
  - (1)新學制初級小學教科書（出齊）
  - (2)新法初等小學教科書（出齊）
  - (3)新撰初級小學教科書（國文一種）

6以下
- （幼稚園）幼稚園適用之書詳見"圖書彙報"

■各書目錄承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啟

教育雜誌　半價贈閱

〔只圖普及　不顧成本〕

祇須報費大洋七角五分郵費二角四分便可購閱教育雜誌全年一份並可得「教育叢著」優待券惟以陽曆本年年底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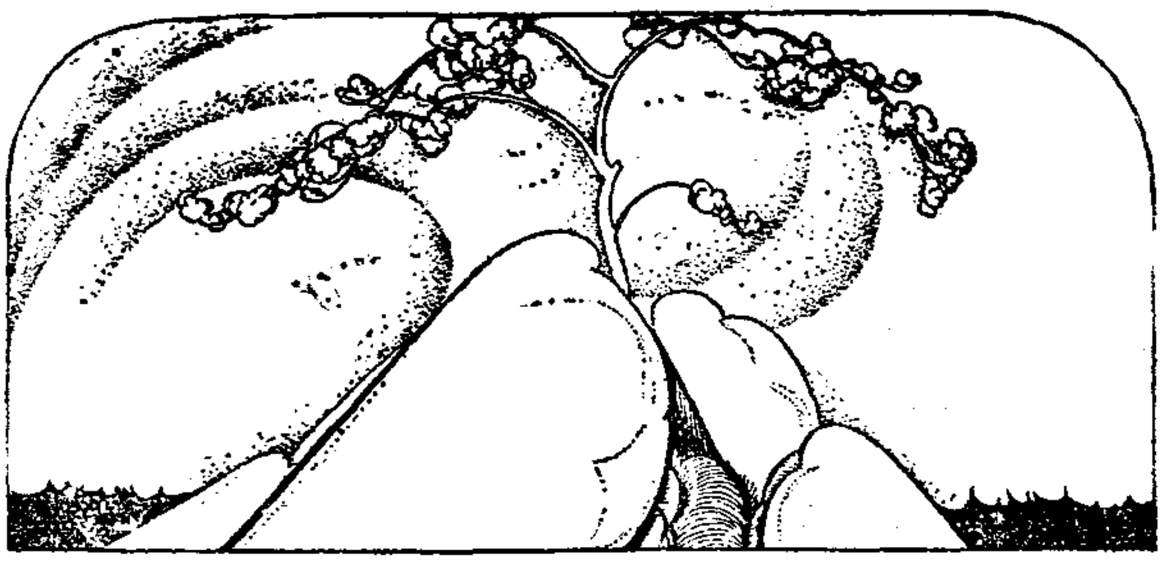
各校校長及教員
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公鑒

本誌編刊，已歷十有七年。對於教育上之新思潮，新方法，新法令，新成績，無不盡力介紹，而於實際教育尤爲留意。幸蒙　教育界不棄，訂閱之數，日益增加。茲爲優待諸君起見，凡現任各校校長教員，現在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倘須預定本誌，請將報費郵費及本社所備優待券填就，不論本外埠，一律由郵掛號逕寄本社，報費當照半價計算。應贈「教育叢著」優待券，仍照附送，藉表微忱，惟希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教育雜誌社謹啓

優待券承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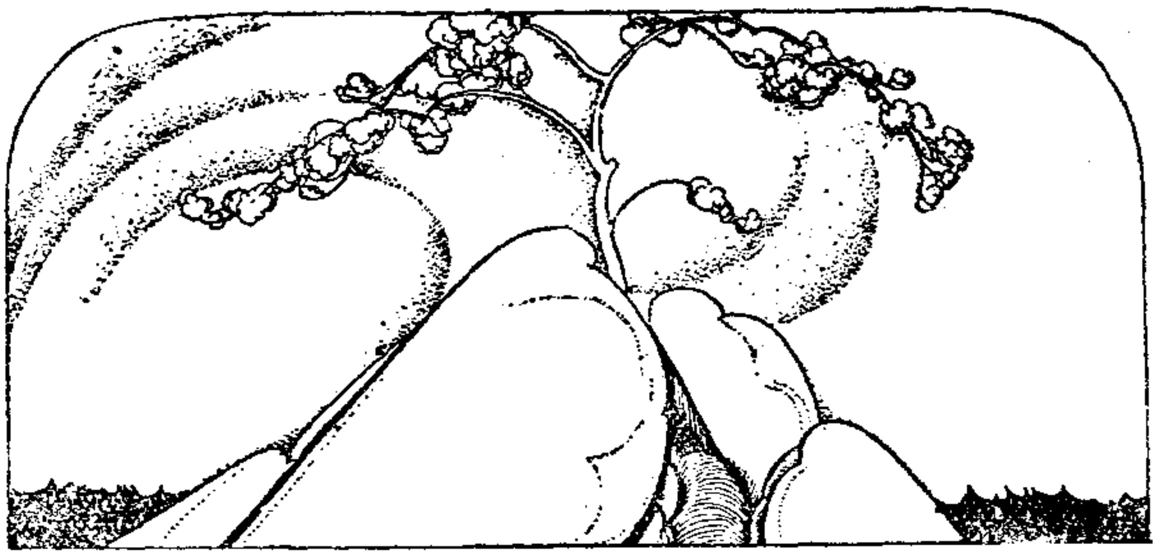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第十一卷第八號目次

判例上的七出……陶彙曾（一二八九）
婦女的職業傾向……華因（一二九七）
性與社會……高山（一三〇六）
女子的價值……鄒政堅（一三一四）

甲種徵文當選 下層婦女的悲慘

跑到這兒喝大葉茶來了……王圻（一三二三）
秋芳……竹影（一三二六）
吵卷的故事……吳國鐸（一三二八）
地獄中的一個……紅眉（一三三〇）
許大娘……素芬（一三三三）
秋紅……非非（一三三六）
荷兒……許言午（一三三九）
三年女工生活的她……慕漪（一三四一）
庶師母……永齡（一三四三）
折賭帳去……靄靄（一三四五）
一個被忘却的婦人的最後……徐學文（一三四六）
女尼……漢林（一三四九）



國民革命後幕中之孫中山夫人…………君平（一三五一）

家族制度的性質與機能…………蔣徑三（一三五四）

乙種徵文當選 非常事件的經驗

碧浪湖破舟…………章君俠（一三六一）

紅斑…………蔭普（一三六五）

告可憐的孩子…………患生（一三六六）

汽車上的失火…………玳玉（一三六七）

匪禍…………徐伯璞（一三六九）

東南的戰禍…………天朴（一三七一）

逃難…………葦萍（一三七四）

虎口餘生…………胡建寅（一三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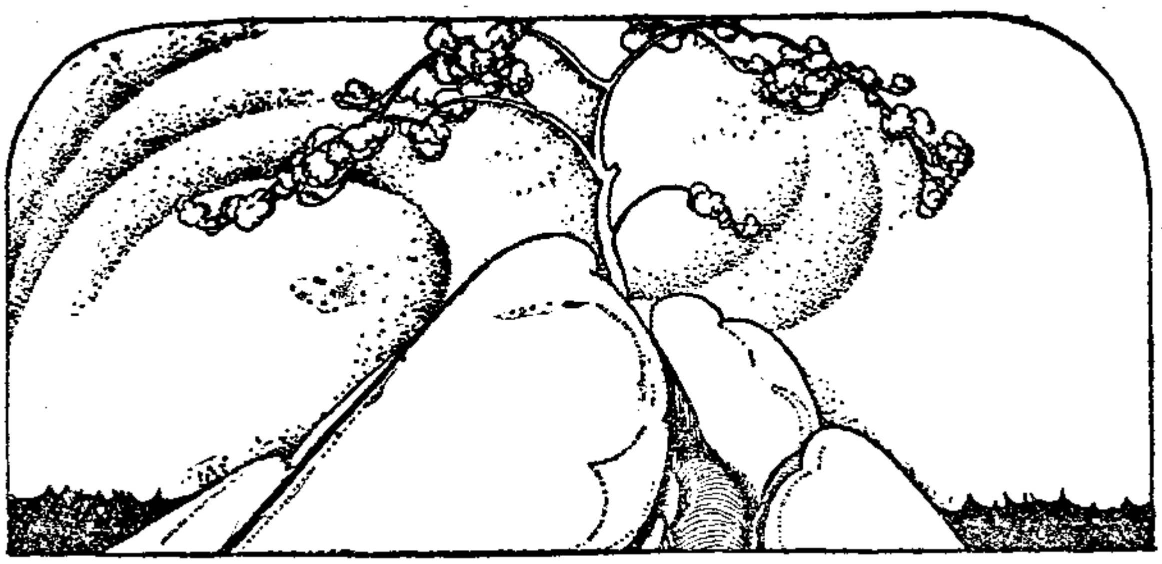
忘羞的我…………陳瑜娟（一三七八）

□窮鬼的禮物…………稷稷譯（一三〇五）

俄國母性保護的實際…………周敬穀（一三八〇）

畢度因的訂婚…………P K（一三八五）

□更正…………（一三九六）



夢（翻譯小說）……棘埜（一四〇三）
急變（創作劇本）……黃愼之（一四一一）

丙種徵文當選 消夏瑣談
雨夜聽僧話……空了（一三八九）
雜記……懷湘（一三九二）
暑期俱樂會……靜沉（一三九五）
家庭樂趣……S Y（一三九八）
兒時的回憶……許言午（一四〇〇）
□頑童的跳舞……緞緞譯（一四〇三）

婦女職業促進會會員讀書會宣言……（一四二〇）
『誠心』發刊詞……（一四二〇）
十二月號徵文……（一四二三）
本社特別啓事……（一四二三）

插圖

A. Schwobenidle（三色版）
孫中山先生與孫宋夫人攝影
赴遠東運動會之廣州隊球女選手
紹興女子師範附小旅行瀛渚寶壽寺攝影
注重體育的歐美女子（三幅）
航行一千七百哩的女子（二幅）
海達斯人的房屋（二幅）
蛛網



A. Schwobemadle F. Kraus

孫中山先生與孫宋夫人在日本神戶之攝影



（孫先生病前最後之遺像）

紹興女子師範學校附小旅行瀟渚寶菴寺攝影





前次赴遠東運動會時。廣州眞光、培道、女子體育、女子師範四校混合選出的隊球選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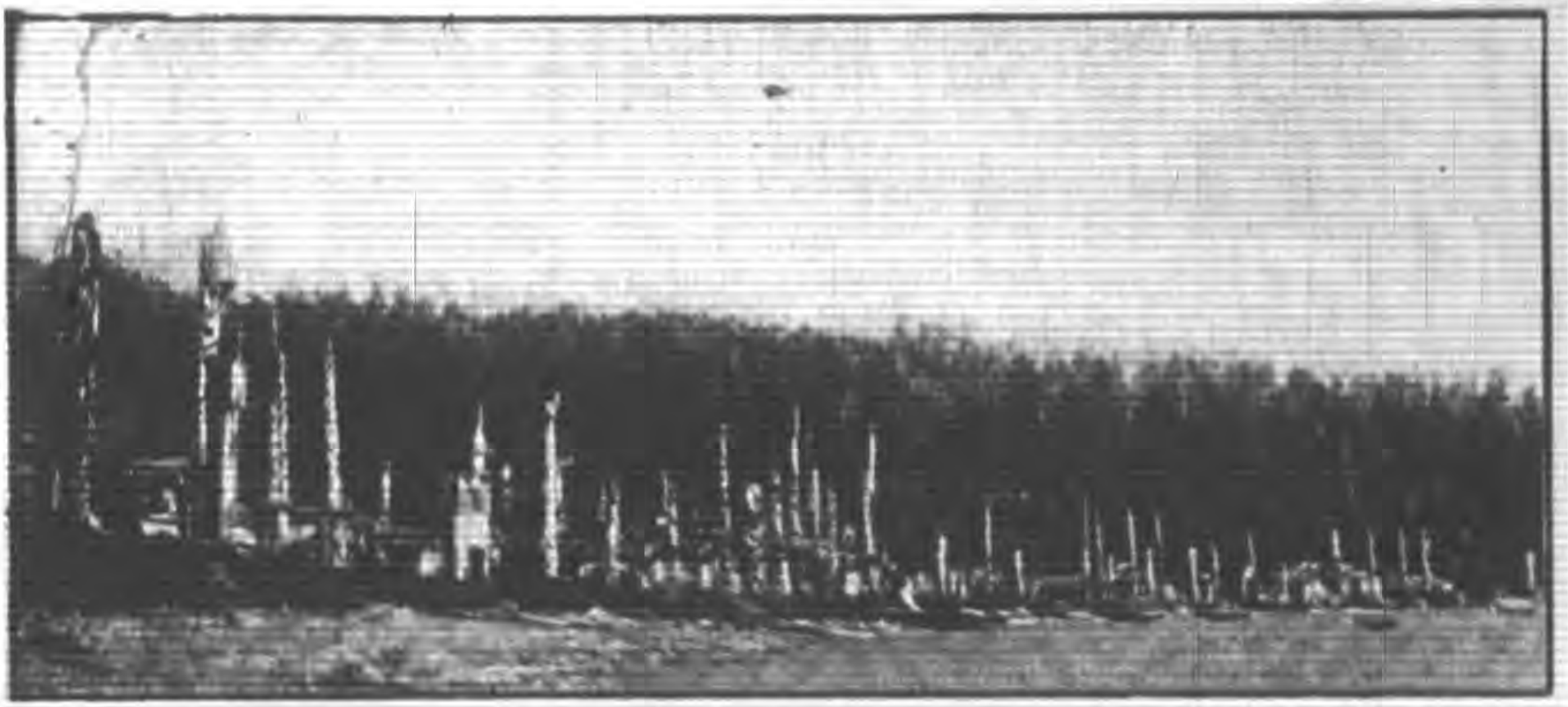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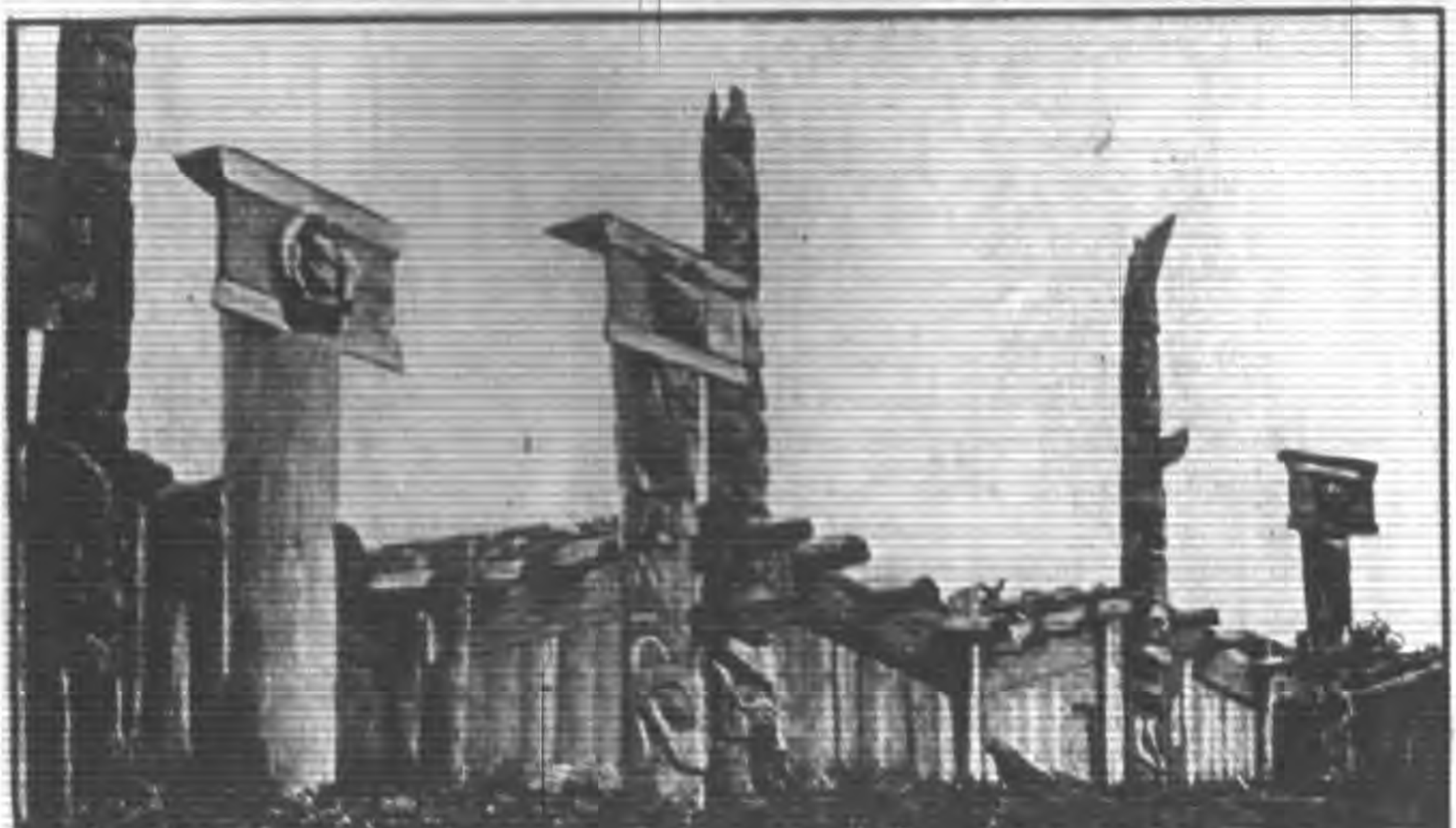
近來女子體育，已日見注重，美國女子對於射擊一事，尤注意學習。上圖是華盛頓的梅利蘭大學女選手射擊的攝影。中圖為支加角銀行白晝被刼時，女行員三人用鎗擊盜的情形。下圖德國柏林的婦女運動大會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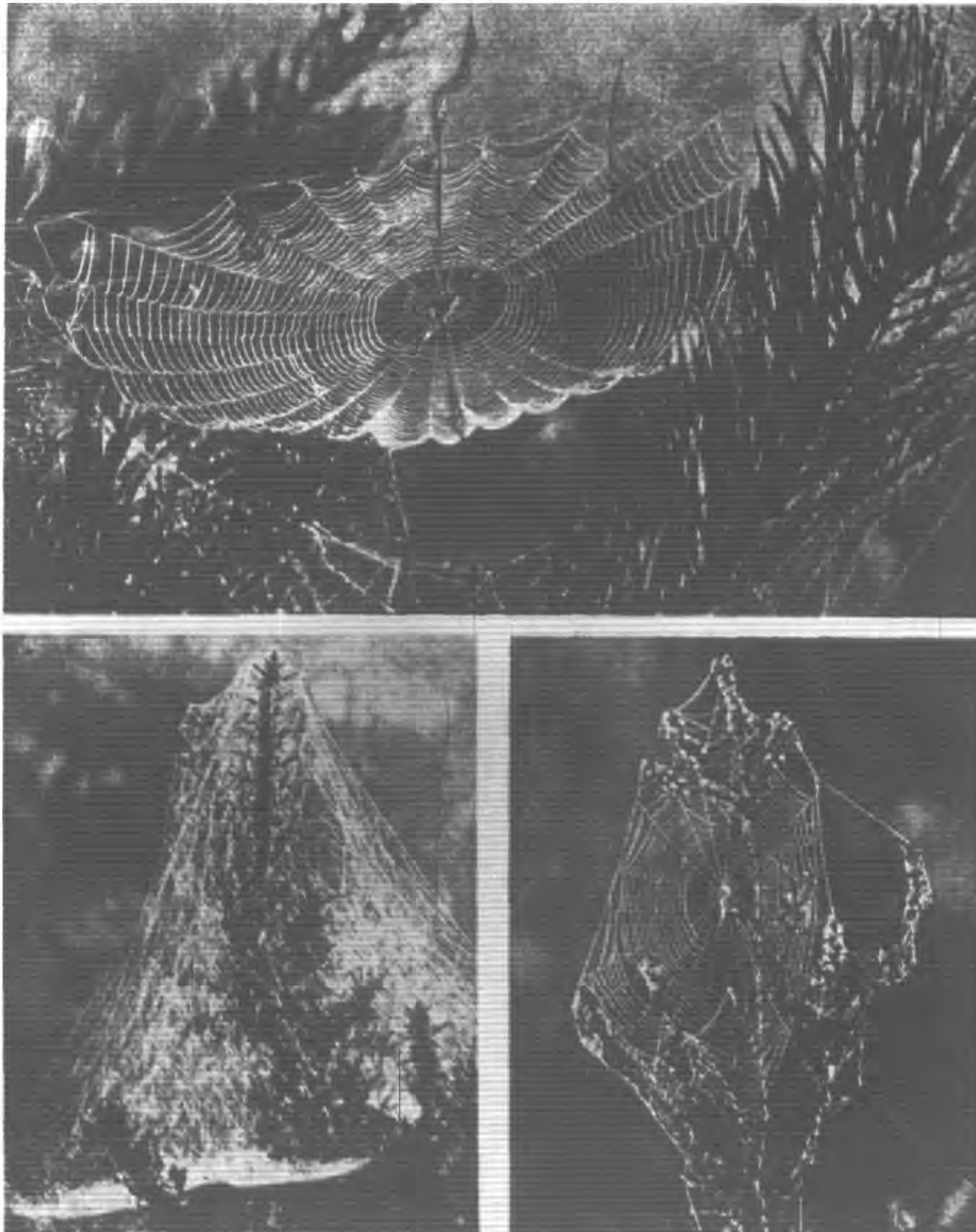


上圖為船主兒棱蘇爾女士她與阿麗埃女士兩人，駕小船，航行一千七百哩的長途，發見古物於克來式。下圖即那船在航行時的形狀。





北太平洋岸邊，向來居有一族善戰的民族，稱爲海達斯人，從前極強盛有力，今則已將衰亡。部落係在大森林旁邊，如上圖，房屋都係木製。下圖是房屋放大的一部分，屋旁有刻花柱子，即圖騰的記號之類。這一族人類，在一百年前聞說約有萬人，現在已只有千人了。



蛛網有各種形狀，有平織的，立織的，或散亂如麻的（如左圖。）當夏季早晨，日光初出，網上露水未消的時候，極自然的美麗。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

儲蓄部廣告

本銀行設立已十九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爲(一)活期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爲優隨時可以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摺存儲(二)整存整付(三)零存整付(四)整存零付(五)特種整存零付此四種均爲嘱託存款最適於修學婚嫁養老卹孤之用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 上海北京路七八號　電話 經理室中央八四六〇

婦女叉(192)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俗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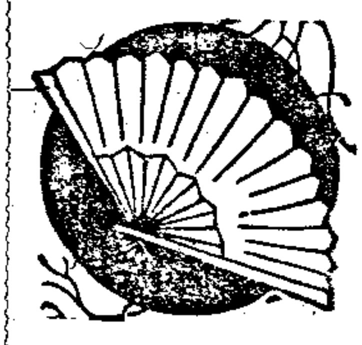
神經衰弱自療法	一冊	三角
實用救急法	一冊	三角五分
胃腸機能保養法	一冊	一角五分
霍亂預防法	一冊	一角五分
肺結核症再發之預防	一冊	二角
可怕的猩紅熱	一冊	一角五分
瘧疾一夕談	一冊	一角五分

雜叉(363)

▲扇面影印名人書畫

▲扇骨均經名工雕琢

本館以多年製扇之經驗力圖改進每年出品精益求精茲將本年所出種數及價目略列於下愛用者尚祈早購



商務印書館 精製

紈摺扇

摺扇	五彩石印二十七種	一角二分至七角
	珂羅版印八十六種	二角七分至二元
女扇	彩色石印三種	四角五分至七角
紈扇	彩色石印二種	二角七分及五角

價單函索即寄　躉批格外從廉

東方雜誌

減低定價

本誌創刊至今,已二十二年,風行國內及歐美日本南洋各地,為我國出版最久,銷行最廣之雜誌.本年發售特價,銷數益增.原定六月底截止,展限一月,亦已滿期,茲自八月一日起,更將定價減低,以酬愛讀諸君之雅意.新舊定價列表比較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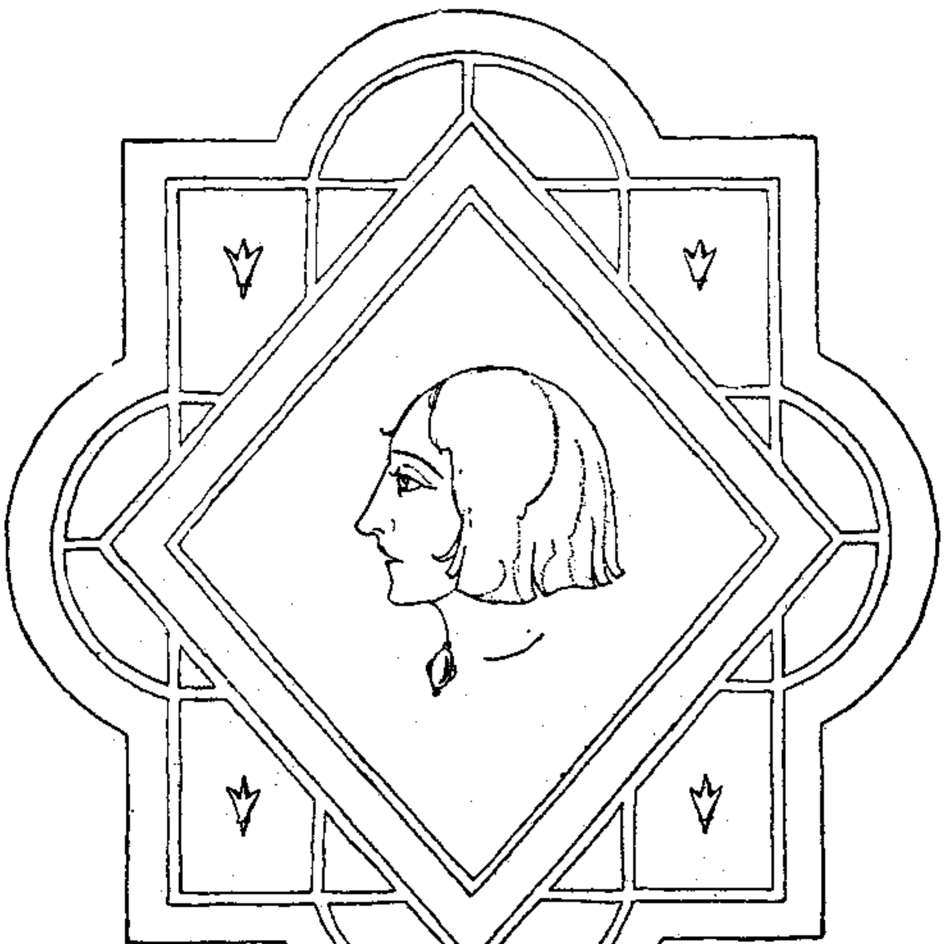
零售	
每半月出版一冊	書價:(現改)一角二分半 (原定)二角 郵費:(國內及日本)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地域	書價連郵費 現改	書價連郵費 原定
半年	十二	國內及日本	一元五角	二元二角四分
半年	十二	國外	二元三角	二元九角六分
全年	二十四	國內及日本	三元	四元四角八分
全年	二十四	國外	四元五角	五元九角二分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謹啓

婦女雜誌

第十一卷 第八號





判例上的七出

陶彙曾

一

說到『七出之條』，沒有人不知道的．但七出在今日法制上是什麼一回事？這却不是一言所能盡．

大戴禮記本命說：

婦人七去：不順父母，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妬，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也，竊盜，爲其反義也．

孔子家語也列舉七出的事情．唐永徽律戶婚『妻無七出條』更列七出的規定：

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年半．

長孫無忌等所撰疏議——唐律疏議——解釋此律，說：

伉儷之道，義期同穴．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不合出之．七出者，依令：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妬忌；七；惡疾．若無此七出……輒出之者，徒一年半．……

朱子家禮也裁有七出之條．大淸律例相沿不變；戶律婚姻門出妻條規定：

凡妻於七出無應出之條及於夫無義絕之狀，而擅出之者，杖一百．

現行律仍留此條．到現在還是有效的法律．

二

妻雖犯七出，如有『三不去』，仍舊不能出她。

孔子家語說：

三不去者，謂有所娶，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

永徽律上面所引一段律文，接着就是：

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還合。

疏議解釋這條說：

雖犯七出，有三不去：三不去者，謂：一，經持舅姑之喪；二，娶時賤，後時貴；三，有所取，無所歸。而出之者，杖一百，並追還合。

大清律例從朱子家禮的訂定，也於上面所引的律文接着規定：

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八十，追還完聚。

輯註說：

七出者，禮應去之也；三不去者，禮應留之也。

妻雖有三不去，但是如果有某種過犯，仍然應出。

永徽律接着上面的規定：

若犯惡疾及姦者，不用此律。

疏議的解釋是：

謂惡疾及姦，雖有三不去，亦在出限。

大清律例出妻條的例也是這樣的規定，但祇限於犯姦：

妻犯七出之狀，有三不去之理，不得輒絕。犯姦者不在此限。

現行律仍留此例。

三

七出的大概，已如上述。我們有兩個疑問，現在應該答覆：(一)妻犯七出，是必定要出的嗎？(二)七出和義絕以外，還可以隨意出妻嗎？

關於第一問，可舉大清律例輯註所說的，作為答案，不必多論：

七出乃禮可以出者，非謂必應出也。

關於第二問，自唐律將七出定為離婚原因以後，依律，妻未犯七出，不得隨意出她，沒有疑義。但在古代，『蒸梨』，『叱狗』，都可為出妻的原因，這不是

七出之外，還可出妻嗎？韓非子說林上篇載：

衞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

也足見古人出妻的隨便。但是輯註說：

或曰：『古有因蒸梨叱狗之故而去其妻者，豈必拘七出三不去之禮……乎？』曰：『否，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於妻乎？與吾敵體之人，非有犯於禮義，豈得輕出？』

輯註這段解釋，是有所本的：

傳曰：『曾子去妻，蒸梨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梨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

我們至少可以說，古代出妻，準於七出之條是禮義的要求。唐代以後，出妻要妻犯七出，是法律的限制。

四

七出的理由，大戴禮記本命已經說出。試概觀之，並揆度古代社會的情形，我們可以舉出三點來解釋：

（1）原於尊祖的觀念——古代的社會組織，本於宗法。宗法起於尊祖。禮大傳說：

尊祖故敬宗。

尊祖敬宗的結果，凡是一個宗子，便有兩大義務——也可以說是權利，——一是祭祀，一是收族。儀禮喪服傳說：

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

大宗如果沒有嫡子，便須立後。但立後是一種擬制，(註一) 由這種擬制，可推見古人期望『有後』的殷切。大宗職在收族，小宗也有統率羣弟的權能。(註二) 所以儀禮喪服傳說：

嫡子不得後大宗。

小宗期望有後也於此可見。由『收族』的職能推論，足知『絕世』是重大的罪惡，無須舉出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話頭便能斷定『無子』應爲出妻的原因。

更從『祭祀』的職能說，也可以達同一的結論。但祭祀的重視，同時又是血統純潔的要求的主因。所謂：

神不歆非族。

故立異姓爲後，爲春秋所貶，(註三) 這且不論。那有紊亂血統之虞的『淫佚』，自然也是不可宥的罪名了。又

祀的時候，宗婦應當奉粢盛．所以宗子年七十，婦死還須再娶．（註四）禮記昏義說：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妻有『惡疾』，不能共奉粢盛，却又是祭祀職能的障礙，不能不出．況且斷絕祭祀，是罪惡之尤，所以易經說：

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

由『廣繼嗣』的觀念，便正當視納妾的制度．天子的后，夫人，世婦等以至於卿大夫一妻二妾，和庶人買妾，（註五）都祇有人數的限制，沒有違禮的譏嫌．婦人如果妒忌，卽這一方面已足以『亂家』，和廣繼嗣的主旨不符，只好出了．

(2)原於孝弟的觀念——不順舅姑，和口舌，嫉妬，認爲應當離異，是由於這個原因．但是與其說『原於孝弟』，毋寧說是『維持家族的和平．』中國古代的觀念，一個人不是獨自生存的個體，却是宗支系統的一員．（註六）對父祖方面，義在『繼體』；對子孫方面，生於『傳重．』所以『孝』這個德目之中，加了一點宗法的色彩，便絕對的將子婦的離合，繫於舅姑的感情．禮記內則：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所以後儒說是婚姻的禮節，『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註七）最能剖晰古代婚姻的觀念．況且婦順，是『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禮記昏義）鄭註解釋這句話，說：

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

婚禮所以『責婦順』，婦順又先看她是不是順舅姑，和室人，以定她能不能與夫相稱．所以不事舅姑，和口舌，嫉妬，就應當出，因爲有一於此，便不合於婦順，而違反孝弟的道德——破壞家族的和平．

(3)原於同財的制度——宗法時代，財產私有制還沒有確立．儀禮喪服傳說：

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小宗同財，大宗也有通有無的任務．白虎通說：

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也。

所以禮記內則以爲：

子婦無私財，無私畜，無私貨。

如果私有蓄積，便是盜竊，（註八）即破壞統理族人的大綱。這樣「反義」的行爲，自可列於七出了。

五

出妻和出母的關係——七出的效果——在經傳上非常詳明，今分別說明，但從簡略。

（1）出妻的關係——陳顧遠中國古代婚姻史關於這一點，有詳覈的敍述，現在錄起，不必重行說明。

「婦人被出以後，婚姻關係完全斷絕，無論如何，是不能再歸夫家的。所以宋桓公夫人被出於衞到宋襄公時，夫人思宋，但義不可往，只有作河廣一詩以自慰，別無可想。足見成爲固定制度了。那麼成公五年，杞伯出叔姬于魯，九年，杞伯又逆叔姬之喪以歸，實在算是「出」的結果的一種變例。因而穀梁氏就說：

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無論如何，既出了妻，就不能再認有婚姻的關係。……
……」所以服制上「婦當喪而出，則除之。」（喪服小記）足見出妻和夫及夫族斷絕一切關係了。

（2）出母的關係——母子的天然血統，不因母見出於父而消滅，這是無疑的。儀禮喪服，齊衰杖期章。

出母之子爲母。

但禮記喪服小記說：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是出母的服，有二：一，子不爲父後就服期；二，子爲父後，就無服。前者有服，是因爲：

父與母義合，有絕道；母與子至親，無絕道也。

（孔疏）

後者無服，是由於：

尊祖敬宗，家無二上之意。（朱子）

但是母以外，母族的關係是因母出而消滅的：儀禮喪服傳：

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

因爲「出則與族絕，即無旁及之服。」（孔疏）所以出

母的母族，是沒有親屬關係的。

六

現在可以說到關於七出的判例了。

由前面的說明看來，七出是由於宗法制度的。宗法是『三代以上不傳之制。』但是幾千年來還在惰性潛行。七出之條，因之也盲目的因襲於法律之上。但是時至今日，應該『合理化』，『社會化』，纔是。有統一解釋權，和最終決定力的大理院，對於這個律文，怎樣的『合理化』，『社會化』呢？大理院解釋統字第五七六號：

在民律尚未頒行，該律(現行律)民事部分，雖屬有效，而適用之時，仍宜斟酌社會情形，以爲解釋，不得拘牽文義，致蹈變本加厲之嫌。

這可以表明大理院對於七出的解釋所取的態度，以下分別說明。

(1)無子　關于無子，第一個疑問就是幾年無子便可以出呢？唐律疏議前引妻無七出條下問答：

問曰：妻無子者聽出，未知幾年無子卽合出？

答曰：律云：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聽立庶以長。是四十九以下無子，未合出之。

大理院仍取這個解釋。統字第五九一號解釋說：

現行律婚姻門出妻條所稱無子之義，係指爲人妻者達到不能生育之年齡，而其夫除另娶妻外，別無得子之望者，而言。……至不能生育之年齡，應準用立嫡子違法條內所定五十以上之制限。……

關于無子，第二個疑問，就是夫已有子，或可以有子，能不能出妻？這一點，大理院取消極的解釋。同號解釋說：

蓋該律主旨，在於得子以承宗祧。故凡夫已有子，(如妾或前妻已生子，或已承繼有子之類)或雖不另娶亦可有子者，無適用該條之餘地。

該解釋例接着說：

其不能生育之原因仍須在妻，固不待言。

可見現在判例上的無子，須具備四個條件，才可離婚：(一)妻年滿五十歲；(二)夫未嘗有子，並除另娶外，無望得子；(三)不能生育的原因在妻。(四)無三不去。(註九)

(2)不事舅姑　關於不事舅姑，有兩點應該考察：第一，不事舅姑是不是要有客觀的事實爲之證明？第二，不事舅姑要到何種程度？

前面所引內則的『父母不悅，出。』可以證明古代所謂不事舅姑，第一，純視舅姑主觀的感情。第二，祇須達輕微的程度。大理院的判例却正相反。民國六年上字第九四七號判決：

按現行律七出之條雖列有不事舅姑一項。然細繹律意，所謂不事舅姑，係指對於舅姑確有不孝之事實，並經訓誡，怙惡不悛者。若因家庭細故，負氣寧家，其夫家遂拒而不納，致不得事其舅姑者，尙不在應出之列。

所以不事舅姑，要(一)確有不孝之事實；(二)非因細故；(三)屢戒不悛，而後可以離異。積極言之，須妻對於舅姑有虐待及重大侮辱，(註十)却和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六十二條第六款所列離婚原因相當了。

(3)淫佚　淫佚不就是犯姦，可以說是有紊亂血統之虞，所以妻雖淫佚，有三不去還是不能離異。必到了犯姦，纔是阻却三不去的原因。在現行律，淫佚是出妻條所定，犯姦是犯姦條所定。犯姦條載：

姦婦給付本夫，聽其離異。

大理院本於這條認犯姦爲離婚原因，並不見淫佚出妻的判例。

(4)惡疾　妻有惡疾，是『慈夫之所憫』的，在人情決不能認爲離婚原因。況且惡疾非罪，和無子非罪一樣，因此離異，自不合理。大理院解釋九年統字一四二四號說：

已成婚後發生之惡疾，不能爲離異原因。

直否認惡疾爲離異原因了。

古代認惡疾爲七出之一，是由於祭祀不可與共粢盛。現代不認惡疾應當離異，是本於人情不能遽行棄置。但是精神病也是惡疾的一種，精神病應否認爲離婚原因，現代立法上却有爭論。這出於本論的範圍，讓以後另文敍述能。

殘疾和精神病如果起於定婚前或定婚後，應當通知相對人。如果並不明白通知，成婚後得以離異。大理院解釋統字二三二號和一二〇八號，說明此點。不過遇有『此種案件，似以設法調處，較爲妥協』罷了。這種辦

法所援據的律例，是『妄冒』，（註十一）不是七出，故與本論無關。

（5）口舌　因口舌出妻，未免責備過苛。如果使離婚法脫離『男子本位，』這個離婚原因自然應當否認。大理院判例和解釋也不見有此。口舌達於重大侮辱的程度，便是義絕。義絕應離，大理院屢著判例，（註十二）不過和七出無關。

（6）妒忌　妒忌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對於『廣繼嗣』的妨礙，——不許納妾或吃醋；一是引起家族的不和，失了『婦順』的道理。兩種意義，到現在都不應認為離異的原因。大理院也未著此例。

（7）竊盜　私有觀念漸次發達。大理院判例也自承認卑幼和妻的私財。（註十三）所以私蓄決不就是竊盜。但如果竊盜別家的財物，構成竊盜罪，被處刑罰，是否可為離異的原因？

（一）現行律載『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姦盜者，男子有犯，聽女別嫁，女子有犯，聽男別娶。』竊盜是解除婚約的原因。但離婚和解除婚約在當事人身分上影響大不相同。所以這條規定不許類推解釋，認竊盜為離婚原因。

（二）別國法律（例如日本）認配偶一造犯竊盜罪處重刑，破壞他造的廉恥，認為離婚原因。（註十四）我國現行法制並沒有這種規定。不過立法上應否這樣認定，還是一個問題。

七

綜觀上述，七出的本來和現狀，都有了簡略的概念。本論的目的，是以事實還事實，不願加以何等的意見。但是宗法的遺迹，幸在判例上漸次的減除，差可慰望；至於毅然的改革，卻希望將來的立法；這是應當在這里申明的。

（註一）　Fiction。這個擬制，雖和養親與養子間父子的擬制相同，但是立後的擬制，重在宗禮，養子的擬制，意在慰情。所以立後多有在被承繼人死後行之的——死後立後，養子卻概在養親的生前。

（註二）　白虎通引毛萇的話說：『宗將有事，族人者皆侍。所以必有宗者，長和穆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也。』

(註三) 春秋襄公六年秋，莒人滅鄫。穀梁傳：『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註四) 禮記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註五) 陳顧遠中國古代婚姻史第五十五頁以下。

(註六) Hubner's History of Germanic Civil Law (Continental Legal History Series) 說到日耳曼計算親系親等的方法，以爲日耳曼古代把一個人看做宗系的一員，所以計算一個人和別個人的親屬世次，總是從同源的祖或父數起。和羅馬法以個人和個人間隔離的遠近定世次的不同。中國計算世次，和日耳曼法是一樣的數法，所以中國社會認一個人爲宗系的一員，可以推論的。況且此外還有別的證據。

(註七) 通典婚禮關於『拜時』諸議中所列的一句話。

(註八) 陳顧遠前揭第四十六頁參看。

(註九) 大理院解釋統五九一號後段。

(註十) 虐待舅姑是應離的，但舅姑宥恕，卽不能再離。參看大理院五年上七四二號。

(註十一) 現行律婚姻男女婚姻條：『若爲婚而女家妄冒者有罰，已成婚者離異。』

(註十二) 關於義絕，參看學藝雜誌第六卷第二號陶彙曾『離婚原因之義絕』一文。(曾轉載十三年九月婦女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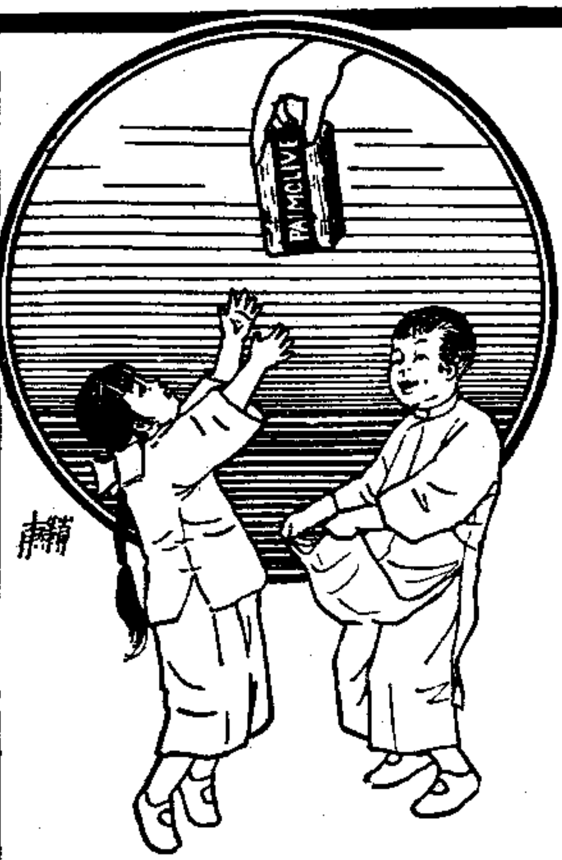
(註十三) 大理院四年上一四五九號統字二二八號。

(註十四) 日本民法八一四條第四號。

更正　本誌第五第七號所載『慰母』一文　原著者爲樹芳君。因係崔介猷君寄來，致誤署崔君姓名。玆經崔君來函聲明，特照更正。



請聲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覺身體得有快感耳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佳可知矣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盛美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美國製造



婦女的職業傾向

美國荷令華斯博士著
華因譯

講到職業的問題，向來一般作者總是說婦女的職業前途就由性的事實預先規定好了。他們的意思就是說婦女祇配擔任家事，以家庭爲最後的歸宿。故通常認學校教育設置家政科是萬分應該的。對於好幾千個女子離開學校後到工業上去服務的這種統計，也許會討論到，而且還會研究到女子由畢業到結婚這一個時期內應該受何種最適合的訓練以資謀生。但對於婦女的職業問題的討論就到此爲止，另外就專對男子的職業態度與指導上去做充分詳盡的研究了。

我們現在想來考察男女兩性中間是否在嗜好與才能上有天生的根本的異點，可以給「女子祇配擔任家務，故無職業上的問題，而男子則因個性不同，有許多種職業可選，故大有問題」這個武斷的因襲的主張以一個科學的根據。我們也想去論斷這個以爲所

有婦女都將從事於一種同樣的職業卽家事的意見是否有事實上或人類智力上的根據；或者是僅僅起於習俗上爲養育小孩的一種便宜主義的觀念；又這種意見會不會引起耗費人類的能力及智慧天才的結果。

我們討論的形式將分爲五個普通的問題，幷以實驗心理學的結果來分別答復。這五個問題是：(1)在普通智力上兩性間是否有先天的差異？(2)在心理特性上是否某一性比別一性更多變異？(3)是否有何種特殊的原因足以使某一性受着智力的缺陷而別一性則否？(4)兩性的情感或本能，是否有先天的不同，因而引起兩性職業的分派？(5)對於向來區分兩性間職業的成見，又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

但在未正式討論以前，我們必須對於『空談的文獻』與『事實的文獻』有所分辨。空談的文獻包括一切沒有實驗的根據的文字的記述。關於男女心力差異問題的空談的文獻，書册甚多。在尼采，叔本華，穆勒(Mill)，麥俾烏斯(Möbius)及別人的著作中常可看出。事實的文獻所包括的則以有實驗根據的記述爲限，這些資料是在極審愼的受約束的環境內獲得，而且可以經得起別人家的證驗，只要他有能力去了解幷批評。本文所欲得的答復將全憑事實的文獻所供給的，對於那些空談的文獻則祇爲不適實用，故將全不引用。

因爲討論的資料限於事實的文獻，故又祇好根據於較近的時期所得的結論。在十五年以前，對於男女心力差異這個問題，還沒有人想去搜集確切的論據。當實驗的論據沒有發見時，一般人的空想都以爲婦女的智力是天生與男子不同，而且不及男子。性的因素便決定了男女間的一切差異；故如想考查某人是否能任某種用智力的工作，並不讓這個人去試做這件工作，再由工作的結果加以判斷，而單看這個人的性別，以爲就可決定的。

到十九世紀始有人辯論到婦女應否受高等教育，同時就做了許多用問卷法的統計的研究。以後跟着做實驗的研究。二十世紀之初，更有幾種實驗來考查兩性間智力差異的問題。正在這個時候，又有一種異說發生，以爲兩性間所有的差異，或起於後天的訓練而非出於自然的天性，於是使實驗的研究更覺情形錯綜，難以着手。

三十年前有人發表腦的重量的實驗，跟着又有許多討論。羅曼內斯(Romanes)以及別的人都力說男子的

腦平均數比女子的腦要重好幾倍，一時人們皆以爲女子是天生較低劣的。但後來據實驗的研究，知道就全身的體重比較起來，則男女的腦的重量正復相等。而且還發見腦重與智力並無積極的關係。一九〇六年，支加哥大學的湯姆生女士 (Helen Bradford Thompson) 發表她的畢業論文兩性的心理特性 (The Mental Traits of Sex)。在這書裏，她列舉了以前種種零碎的實驗結果，幷宣布她自己在支加哥大學試驗許多男女生的成效。據她試驗各種心理特性的所得，以爲兩性間的差異程度實不及同性的各人的差異來得大。在這些測驗上，男與男不同，女與女不同，男與女也只一樣的不同。祇有兩種特性可以視爲男女間的差別：卽男性的意志運動 (Voluntary movement) 速於女性，而女性的記憶能力優於男性。而在全體上，則測驗的結果足够證明男女兩性的心力相等。（在一九一四年十月號的心理雜誌 (Psychological Bulletin) 上有一篇總論近年來關於兩性差異的種種重要實驗的文字。）到了現在，我們可以說經過了二十年來科學實驗的論據，才把向來以爲男女的智力是天生不同的假說被一切根據科學研究的心理學者廢止了。譬如桑戴克博士 (Dr. E. L. Thorndike) 在最近出版的教育心理學（一九一四年）書上，曾爲下列撮要的報告：『這些兩性間最重要的差異特徵是很小的。在男性或在女性，各個人間的差異遠比兩性間的差異要大，故在實際上，無論那一種的差異都是不值得計較的。……很顯著的如前世紀的實驗，女子教育在小學中學及大學各級都表示她們的學力和男子相等。……而心理學家考驗的結果，承認這種學力的相等乃是由於天賦能力的相等，並非由於特意栽培女子的較劣等的才具所致。

故我們對於第一個問題，在普通智力上是否兩性間有天生的不同，因而引起職業的各別？可以這樣作答：據事實的文獻所示，在一般的心力上兩性間沒有什麼重大的差異可說。據實驗科學的證明，可以知道兩性實有相等的能力去做勞心的工作。

第二個問題，在心理特性上是否兩性有不同的變量因而引起職業上的分化？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就沒有如對於第一問題的那麼長久而透徹了。我們現在所想發見的，在就一羣男孩中間彼此心理特性的差異，拿來和一羣女孩（經過同樣的選擇，而且人數也相等）中間彼此

心理特性的差異相比較看那一性的變量大些．換句話說，是否某一性的人，他們的嗜好，興趣和才能都極相似；而別一性的人，則嗜好，興趣和才能是大不相同的？如能答復這個問題，則在職業指導上將大有裨益．譬如實驗的結果，發見女子的天性是極相近似，而男子則非常不同，則我們便可有個科學的理由來主張社會應指導女子去專任一種的職務，而男子則應受鼓勵去擔任各種不同的事業．

第一個討論兩性的比較變量的，爲一百年前的解剖學家麥開爾（Meckel）．我們看了以後諸家對於變量的意見，覺得麥氏所說的話是極有趣味的．他以爲女性是比男性多變化，於是宣告說，『因爲女性是劣等的動物，而女性的多變異卽是劣等的證據！』但過了五十年，達爾文提出一個相反的意見，謂男性的變量來得大，而且這還是一種優點，一種特徵，足爲進步的標識，於是一般空想的文字都傾向於是說．獨有披爾遜(Karl Pearson)對於這個風行於十九世紀的見解表示異議，且指出關於比較的變量實在還沒有事實的文獻可得．因此他搜輯各種關於人類的度量，一八九七年發表結果，題爲男與女的變量．他很明白的說，用數學及解剖學量度成年的人，並不見男性有較大的變量．不久卽有愛理斯（Havelock Ellis），他是受着披爾遜論文的影響的，宣告當成人爲受試者時，得不到兩性在變量上有什麼天生的或遺傳的差異的證據．實則對於成人的測驗並不能表示小孩一方面的情形，因爲小孩還沒有受過環境與訓練的選擇作用．不過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披爾遜的論文實爲惟一的關於兩性解剖上比較變量的一種事實的文字．到了一九一四年，始有蒙推格（Montague）與荷令華斯（Hollingworth）兩人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上發表一篇論文，詳細敍述試驗新生的男女嬰孩各一千個，據統計結果，謂兩性間並不發見有什麼變量上的差異．

我們現在討論心理的傾向，似乎不能專靠解剖的論據．但這些所引用的論據也有一點適用的地方，就是說如果兩性的生理的變量有差異，則可以暗示（雖不是證明）心理的變量也有差異．不過向來對於判定兩性的變量是否有差異這件事情還沒有過實驗的研究．如我們現在所有的四散的論據，還是由於做別種目的的研究所偶然得來的．這些論據是在一九一四年一月號的美國社會

學雜誌上搜輯起來。當時對於這個題目沒有一點兒證據可以引用，而這些論據實無理由可以主張兩性在變量上有什麼差異。從一九一四年起，就有許多試驗，如脫雷倍 (Trubue) 用『填補測驗』(Complete tests) 試驗一千三百個小學生；哥的司 (Courtis) 用數學測驗試驗紐約的小學生幾千人；推爾曼 (Terman) 用『比納——西蒙測驗』試驗未經選擇的兒童一千人；派依爾 (Pyle) 又從事於學校兒童的測驗；據這種測驗的結果看來，都表示在心理變量上並無兩性的差異。

但讀者必須記取即在最能考慮這個變量問題的學者中間對於測驗比較變量所用的正當方法尚有許多爭論。這里數學的討論自無重述的必要。但在科學的測度比較變量的方法沒有確定規定以前，我們對於兩性的心理變量究竟有無差異的問題，似尚不便作任何種的結論。

於是我們對於第二個問題的答復是這樣測驗男女兩性心理上比較變量的科學方法，在學者間尚無一致的意見。

但據現在所視為最可靠的方法看來，又據那些算是已經使用正確的測驗方法的研究看來，則就所試過的許多種特性而論，實無理由可以說男女間在變量上有什麼差異。故我們假使相信事實的文獻，我們必可以這樣作結，就是在能力及傾向方面，女與女的相異正和男與男的相異一樣。

現在我們來研究第三個問題，即是否有何種智力缺陷的特別原因，會影響到這一性而不影響到那一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就要講到月經的作用，這是為婦女所特有而為男子所無的。自古以來，月經即被視為迷信及禁例的一種對象，而且在現代文明人羣間也復不免。一般空談的文獻中富有這一類的資料，認月經為女子智力薄弱及無責任心的原因。我們且舉哈禮孫 (Frederick Harrison) 的話做一個例：

『就算男女別種能力都相等，然月經一來，就會顯出兩性在任事能力上的差異來。惟女子因具有畏難退縮的天性，而社會又有點歧視女性的惡習，故對於月經的為累遂不覺得。』

一般空談的文獻中對於月經的作用及月經及於女子智慧及職業的影響，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及矛盾。而許多反對婦女教育及婦女參政的根據即由於此。他們彰明較

著的說，女子爲了這個緣故，就不配從事專門職業及商業；但他們却不讓任廚務，看護，家政，洗濯的女子當月經來時，爲可以暫息仔肩，未免好笑．

關於月經在女子心理能力上影響的學術的研究差不多是沒有．從來並沒有人用儀器及準確的方法來研究這件事情．心理學家一方面雖然常說月經對於心理生活的確有影響，但當以婦女爲被試者時，却把這點完全忽略了．直至一九〇九年，俄國人筏玆哥夫斯基(Voitsecovsky) 始在彼得堡用精確的器械試驗六個婦女．他自以爲獲得了眞確的結果，且以爲月經對於某種心理作用是確有影響的．但他的結論實不足據，因爲六個婦女都知道這個試驗的用意，是以不能流露眞狀；而且他也沒有把全部資料提供出來，好叫別人來審核他的結論的是否可靠．

一九一四年有兩個關於這個現象的研究，第一是阿諾爾特博士(A. E. Arnold)研究月經與課業的關係，於美國體育雜誌一月號上發表其結果．他根據做醫生及教師的經驗，以爲『因月經而不能上課的請求，都是荒誕．』他又規定一種條例，凡他的學生不能藉口於月經而不上課或不習體操；只有患病的不在此例．故他結束他的種種論據時說：『就我們的結果而言，(在學生的健康上)是有進益的．』

第二個研究，就是本文作者女醫博士荷令華斯所發布的．她極詳細的研究二十三個女子，歷時甚長，就她試驗過的各種心力而論，並不見月經有妨礙心理作用的影響；這些心力是包括感覺的速度與精確，有限制的聯想，穩定性，意志運動的速度，疲勞性及學習速率等方面．

實在要答復這個問題，月經是否有重大的影響及於女子的智力？尙待有再進步的科學研究來作結論．現在我們對於第三個問題必須這樣答復：絕沒有實驗的證據可以做答復的根據，不過僅就現有的少數論據而言，可以說月經旣無好影響，也無壞影響．

我們的第四個問題是：兩性在情感或本能上是否有先天的差異，因而成就男女的分業？這里我們必須承認實在全無一點可靠的事實的文獻．但對於這件事情的空論的文獻却極富，倘能把各人的多種而互相衝突的意見搜輯起來，必然是一樁有趣而且有益的工作．男與女的

情感，照我們所看到的講來，是各不相同的，但這些差異是由於天生或是由於習得，却沒有一人能說。世俗看男與女的情感的行爲原有不同的標準，不過說這種標準，是起於兩性天生的差異却沒有人能證實。反之這種參差的說法只有表明人類對於這方面的無知罷了。

既然缺少精確的論據，似可不必討論了。但我們不妨講講有一種本能向來視爲女子所特有，且爲兩性職業分化的自然根據：的這就是所謂母道的本能。人類的幼稚時期爲一切動物中的最長者，而養育嬰孩又是一種辛苦煩重的工作，則那些在生理上與嬰孩無關係的一部分人，自然要使用種種方法把養育嬰孩的責任全都推在天生與嬰孩有關係的這一部分人了。我們希望這個會實現，而這竟是實現了。故向來社會卽把生產小孩及養護小孩這件事當作一種模式，定爲婦女專有的職業。

最好我們能得一種母道本能定量的方法，以便找到這特性分配在女性方面的究有多少；如畫成一種分配的曲線，在這一極端是表示對於養育嬰孩的興趣全然沒有的，中間這一段是表示有相當的興趣的，到了另一極端則是興趣最高，以養育嬰孩爲惟一的職業的。因爲在許多方面，生養嬰孩這件事頗與軍人的職務相似，對於國家的生存上既是萬不可少，而如犧牲本人的利益，蒙受艱辛與危險，甚至還要喪失生命，都與軍人爲國服役一樣的趨於極端。所以一方面要有一味愛國的人，他方面也要有一味發揮母道的人。可惜現在沒有科學的論據，不能定出一種度量的方法，以供社會公育的應用。又，母道本能究竟是什麼意思，也是應得提問的。是一種對於尙未誕生的子女的欲望麼？是一種僅僅對於養育已經誕生的嬰孩的趨向麼？是一種對於兒童的興趣，並不關於天性的麼？或者竟是由以上三種要素混合而成的麼？或者畢竟是包含了一種親身看護嬰孩的興趣，卽以這個爲必要的元素麼？假使我們瀏覽了許多空談的文獻，定會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就是對於平常最大多數的人，這個名詞是很含混的，故尙有待於分析。

以上我們已經用了實驗的根據討論過四個問題。我們就發見在我們要獲得結論以前，還須費許多工夫去研究，而現在竟尙不能從事實的文獻中得到解決的途徑。若就所已知的而論，我們祇能說從科學的實驗，知道了男女兩性的天生智力並無差異，因之兩性的職業並無分

別的必要．由科學研究的結果，可以說：(1)男女的平均智慧並無不同；(2)心理變量沒有差異；(3)是否有特種智力缺陷的原因及影響於這性而不及於他性，不得而知；(4)情感或本能的素地有區別因而職務須畫分，也無根據．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要解釋的，就是向來所習行到現在還繼續的兩性分工的辦法是起於生理上的差異而不是起於心理上的．這種生理上重大的事實，卽女子須生育小孩而男子則否，實爲原始的兩性區別，現代社會上經濟的及職業的組織就以這個爲基礎．或者這可以說是自然選擇的作用已在女子身上發達一種智慧的（或非智慧的）型式，以生育及養護小孩爲最完全能滿足的職業．但這種天擇作用，祇能在兩性的心理作用因遺傳而有限制，或當作第二性特徵而存在時才能有效．不過事實上，沒有一種心理特性是曾被證明在遺傳上有性的限制或當作第二性特徵而存在的．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論，女兒的心理特性受母親的遺傳，也受父親的遺傳；男兒的心理特性受父親的遺傳，也受母親的遺傳．在這種情況之下，天擇原則殊不能解決婦女的職業問題．

有人以爲歷史上女子對於哲學，科學，文藝，發明及管理方面都不能和男子匹敵，故認爲她們生成祇配擔任家事而不配從事別種業務的證據．但卽從這種證據，我們還是得不到關於婦女職業態度的知識．而爲了下列諸種理由，我們實不應該希望婦女能在上述各項事業上有何種卓著的成就．因爲女子必須養育小孩而男子可以不必．把懷胎及養護的時間總算起來終要六年．直到現在，還未見能用科學的方法節制生育．因此女子常常多生子女，把她們的少壯時期都費在生養小孩身上去．而此外卽有少數生育不多的婦女，也因有下列兩種緣故，不能在家事以外再有什麼活動．第一，因爲社會祇望女子能生育，未嘗有特種設備可以訓練女子做別種事業．第二，在可以不受普通運命束縛的女子，往往因身體衰弱，才力欠缺，或老弱牽累，遂也不能有所發展．另有主張獨身的女子，更是原不預備在職業上有什麼成就的．爲了以上種種原因，所以女子的事業就不能和男子的相等了．

眼前的要事在曉得可供將來活動的根據是否能從已有的人性的事實中發見．依現在的科學知識而論，若卽

宣言兩性的智慧並無重要顯著的差別，則將與宣言兩性的智慧確有差別為一樣的武斷。我們現在所能說的，是根據實驗心理學的證明。在心理特性上兩性並無差別，因而不能據為理由而主張男女分工。倘若一般人都能明白的承認關於婦女職業傾向的問題因為尚沒有確切的論據故不能為確切的答復，則社會當大受其益。若單就眼前所知道的而講，則婦女的智力正和男子的一樣具足。很可以擔任人間所有的一切職業。

魔鬼的禮物

Reed Moorhouse 作　縵縵譯

一天，
三個魔鬼看見一個小女孩子，
睡在碧油油的草地上，
他們便手牽手舞蹈。

他們舞蹈，
他們的面頰是這般緋紅，
『我們給她些什麼呢？』他們說道，
搖着小魔鬼的腦袋。

『她的面頰似百合花和玫瑰花，
頭髮似太陽的金絲』，
第一個小魔鬼跳着。

『她會無限量的富足，
山的金鑛，
海的寶石』，
第二個魔鬼歡笑着。

第三個小魔鬼在天空跳着，
『我要給她點最好的，我要說，
她到處可以看見神仙』。

她許是東方西方最美麗的，
而且有富饒的寶藏；
還有第三個小魔鬼的禮物，
是最好最好的。



性與社會

英國 格里康 著
高山 譯

生命是起於一種蛋白質的質料，稱爲原形質，首先用這名詞的是一八四六年一位植物學家摩耳（Mohl）。在植物的細胞膜裏面，可以看出他在那里流動。在苔蘚與羊齒裏，這種生命的基礎物質是有運動能力的。關於繁殖用的各部分，與生長無關係的，是生殖器官，卽開花，結子的器官。下等的植物，生殖是無性的。卽這單細胞的生物分裂爲二。進化的程度高起來，始用有性生殖傳種了，卽兩者接合，卵球與精蟲合倂。人間的愛情是從這胚種細胞的親和力發生來的。

人類生活的預兆的表示可以一直追踪到蠕蟲樣的動物，兩性生在一體的被囊類裏，這事我們不覺得可羞。物種愈高等，性器官更精專，性本能的作用也佔重要了。在魚類裏，戀愛已有一點的徵光。專誠的雄鮭魚有時爲了保護雌魚，產卵而戰爭，甚至於死，當她孵卵的時候，他努力保護她。在鳥類，兩性本能更發達了，她們纔有相互的吸引，忠實，兩性的互助，仔兒的保護等等。在哺乳類裏，這最高等的脊椎動物，因他們的腦更發達而聰明，性愛和親子的愛都更發達，幷且胎生而用乳哺養仔兒了。從單細胞的原生動物的原形質進化到人，這世界生命物質的最高產物。

近代優等國的各種法律及制度的根源都從所有權及婚姻兩事而來的，加爾披爾遜所以這樣說：『性本能及食物競爭是一個人所同有的兩件事，從這里可以看出個人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利己本能及利他本能這些名詞的最根本的基礎來。』所以研究人間社會學，大部分就在研究性的生物學，人類學及心理學。道德感情，宗教，審美學，詩，所有物，共同生活，及無限的社會習慣的來源，普通都在性的本能中。

文化的基礎是家族。人是合羣的動物，家族可以被稱作社會的心核。族長制度的家族與他家族發生社會關係的聯絡後，村落生活就此起來了。後來鄉村社會漸漸擴大，別的也大起來，聯合而成一個部落，最後乃發生有秩序的國家。

古原始時代的結婚史是不大清楚。有一派研究者傾向於主張單偶，卽說一夫一妻，是許多高等動物的習慣，所以我們的最古的祖先大概也是單偶的。這派學說爲別一派所反對，反對者曾找出亂交卽無婚姻狀態的確實的證據。據拔可芬 (Bachofen) 的假設說，婦女因爲要將小孩歸自己所有，遂反對亂交，照理論說起來，婦女要所有小孩，係母性本能的自然的傾向。因此以母爲統系，而不以父爲統系，所以婚姻制度是女子娶男子的。又從文明的或不文明的國裏的有幾處地方，可以尋出有過母權社會的痕迹。

這是一個極多爭論的問題，但在事實上，近代澳大利亞的原始人民的性的關係，表示一種在亂交與一夫一妻制度中間的形式，可以給婦人家長學說做維持。這種結婚是羣婚，卽一班男子和一班女子爲婚。似乎係從這制度，再變到單婚來的。又在馬來人及夏威夷的土人，稱年紀可以給他們做父的男人都是『父親』，年紀可以做母的人女人都是『母親』。

反對性的關係起於亂交者，因爲發見了一夫一婦是婚姻中原始形式的證據。證據是說，便是在通行多配的民族裏，也有『妻』或『正妻』或『寵者』，由此可見多偶也似乎是從一夫一妻變化過來的。又現在終於有着幾個原始民族是在實行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如果亂交是野蠻時代的固有現象，最下等的民族裏應該都通行了。

婚姻經過三個主要時期，——掠奪，賣買及契約。賣買婚姻是一個簡單的辦法，男子用錢去買，或用牛，器具或兵器去兌換妻子。契約結婚，希臘及羅馬人曾實行過的，婦女到此已進了一步了，在有些例子，父母更給新娘以妝奩。在現代所有文明社會的有財產階級裏所行的婚姻，就是契約結婚變化過的一種樣式。

性關係的社會影響在世界各部分的野蠻人中都顯然有的。無論通行何種形式，多夫，多妻，羣婚，及一夫一妻，都有一種極嚴的法則。亂交是少有的，除却在原始民族裏。在較高的民族裏，顯然有一種性的短期結合的情形。所謂野蠻人的放縱可以一種祝祭或躁宴(orgies)爲例，這種放縱本是一種禮節的儀式，常常極其尊嚴的。躁宴是祝土地豐實，牛繁育的常用的儀式。性的答布(taboo)可見本是神聖及畏權威。多處地方都推崇貞潔。戰爭得勝，及獲得獵物，信爲全靠貞潔的。在有些野蠻民族裏，打仗或打獵時須嚴禁兩性關係；兩性須完全隔離。韋斯得馬克說在原始民族裏，母愛常常比性愛更強烈。

并且在原始民族中，比在文明社會更克制而且禁慾，我們必須記得，野蠻人比文明人性慾冷淡，有些民族是會許久不發動性慾的，他們的慾望是季候的。別有些民族營養不足，或者食物中缺乏刺激性。野蠻人又缺乏想像，所以沒有強的戀愛情緒表現到他這里。

野蠻人和文明人的一夫一婦制，一樣不是起於宗教的准許或法律，他是自然的進化，因爲這種性關係適合於大多數人的需求的緣故。這事並不與那宗教及法律制定一夫一妻婚姻，不能滿足社會上的一切人相衝突。這因爲現在結婚法律是有着欠缺和不完全，對於這些有不滿意，但並不反對一夫一妻的根本基礎。

一夫一妻的一個根本的而且重要的理由，便是家庭。如果爲小孩的利益仔細考慮起來，一夫一妻的婚姻實爲實際上被迫的需要的。父親，母親，子女，這三位一體，在一夫一婦的結合裏最保存得當。但獎許這種結合同時不必贊成現在存立的婚姻一定是好的。我們可以尊崇一夫一婦婚姻，但我們反對法定不容易解散的一夫一婦婚姻制。真的，如果要增高一夫一妻的婚姻，必須改造現在的婚姻律，因爲法律強迫着互相嫌惡的夫妻同居，於是使婚姻制

的道德地位受了威脅了。

『性官能是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的最有力的要素。』克拉夫脫愛平 (Krafft-Elbing) 說，『他是一個有力的衝動，這衝動使我們要求財產，建設家庭，喚起利他感情，先前是為了異性，隨後乃關心到小孩，更廣而推到全家族。』就其極高的意義而言，一切人間社會的固定，全賴性官能而成的。

金錢的婚姻，例如賣淫，是因男子的肉慾，婦女依靠男子的金錢為生，為其最重要的引誘力。這樣的結合却不能『喚起互助的感情。』有許多婚姻單是為的便利上；這大概是確實的，西方國民大多數的婚姻，都是成立於財產的基礎上的，就是婦女用性的價值去兌換一個家庭，一個社會地位，或者財富。有許多人還承認並且要求這種動機為結婚的正當動機呢。這是獎勵許多缺乏熱烈的戀愛，或缺乏深情與複雜的情操的人得到成功的。沒有疑義，真有大多數人如此的，特別在野心的商業社會裏，商業社會中人是心力專用在貯積財物的。戀愛之精妙的開展，不但要有熱情，且又須有培養和開展的閒暇。困苦及不絕的工作是阻遏愛情的。只注意作工，職業，用腦力，及活動於收集錢財，所剩下來的氣力與趣味遂減至極少。在各種社會裏，多數人忙於職業或作工困倦，遂往往只用性愛去代替男女間的更深切的精神的愛。因為沒有時間作伴，沒有共同研究學問的好尚，也沒有剩餘的能力作相互的娛樂了。因此以交易式的婚姻去代替戀愛婚姻，而真實的夫妻伴侶乃少有了。

這種狀況的婚姻，很有點社會一致的傾向，及性道德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然而這樣的性關係是少能夠引起男女的心和心情使發育得更高尚的。如果戀愛不深切，不誠實，及不是相互的，婚姻是不能(當然不)最密切，互相慰藉，及吸引一切人生的團結的。大概說，僅是契約的結婚，其中所含熱情便只一小部分。吸引的感性是漸漸會得消滅的，這足使社會分散，並不是使他凝結。遲早點，這樣的結合是大家要冷淡下去的。男子買一個精緻的女子來，到她色衰，就要覺得不滿足。婦女不思想地結婚，沒有深愛情及熱情，常會得感覺到那冷靜的真理，她已失掉經驗戀愛的一切機會了。男子還有職業上及營業上的忙碌及注意；做妻的只能在無愛情的家庭裏過單調的生活。

過去時代，婦女經濟不獨立，現在也還是大部分如此，這是威脅——到今還在威脅着——夫妻間的愛情的。婦女因爲自知不能自食其力，許多人遂不得不以結婚爲進身之計。有時，因爲看看老處女的無愛情的和可怕的生活，遂迫得許多婦女，遇到一個結婚機會立即結婚。因人口中女子的過多，更添加這種傾向。據說從前，不結婚的女子只有二條路，一條路是做尼姑，一條路是做娼妓。幸而在今日，『過剩女子』的悲劇已經比五十年前減輕。從鼓勵和堅持裏，有些婦女已得到在家庭以外作工的權利了。

這是無疑的，一經改造婦女的地位，使婦女能够獨立生活，就能够給她在戀愛選擇中有更大的自由。婦女獨立後，在配偶選擇上遂有更多的識別力了。因她不復怕過寂寞的生活了。她的趣味增多，她的智慧也開展，她於是發生對社會的熱情，及社會進步的熱心了。在婚姻中找尋戀愛也當更爲容易。賺工資的職業婦女和異性的交往比較自由，比較在家庭裏的姊妹們更能窺見男子的脾氣，固有性質，習性及嗜好。她的選擇範圍也就廣大，并且可以從觀察及經驗裏去判斷了。

忽武曼(Walt Whiteman)的理想的『戀人及朋友之市』裏，表示一種未來社會的情形。這樣的社會，只有加以社會改造及努力於兩性改造之後纔能達到，有許多成年的盛壯男子，及許多正則的有情婦女，正在靑春而且適於爲母的時候，都不行戀愛，實在是社會的重大損失。并且因爲貧窮，有許多男子及婦女就得不着配偶，這是我們的受高評的人性及善意的一個反照。

婚姻延遲是一個賣淫制度的原因，而賣淫制度則又爲延遲婚姻的原因。這里有着一個惡劣的循環。我們現從長久的懶惰醒過來，要求『淸潔倫敦』，壓制醜業，法律干涉女子的惡化，更加意於干涉問題文學，檢察戲場，并用許多別的方法，以抗禦由這最強烈的衝動而發生的不規則行爲。等到大戰開始，纔有人恐怕將來工人和兵士要減少了，却不見有人說起應該鼓勵多結婚和早結婚。也不見有人反省到，要減少『非法的戀愛』，使容易得到合法的愛是最有效力的一個方法。也沒有權威者出來說明，男子的不可抑制的自然的熱情應當自然地緩和他，而且婦女想望

男子的愛情和爲母感情應當得正當地滿足的。我們必須宣傳放免那不自願的獨身者，以及加於被誘惑者，失足者的嚴厲的罰。

在食的一方面，我們精確地計劃，以防人民餓死。但對於固執的性的慾望，我們却並不計劃他，以圖貧窮者也能夠得到道德的，生理的，適於健康的性的滿足。這是眞的，我們向來給青年或長成的人，在盛旺的年代，使他們印上性的愛慕是重大的惡行的意見。我們已說過，少女自然地，光明地發生戀愛的慾望，是被視爲早熟，無禮，而且最猥褻的。我們把發生戀愛這事，差不多看作一件犯罪的事情，以婚姻當做有罪，遂使結婚發生極大困難了。

在有着重大的障礙，迫得本來要結婚的人不能結婚，而想多數人都能守貞潔，這是沒有希望的。在戀愛被高高興興地認爲可以賣買的一種的時候，性的純潔是建設不起來的。我們如果一直將性的價值低估，我們是不能夠從戀愛中培養起互助感情，給婚姻以道德的，至上動機的。在這大部分的人民對於性生理完全無知識的時候，和性的衝動不能昇到人生中最高尚最精細的時候，我們也得不到健全的，實際的，仁慈的，及有效用的性倫理的。不等到我們對於性的本能正當的評價及公開以後，我們只能忍耐着今日社會的惡德。我們忽視這種至上能力，就是損害社會的罪惡，疾病，過失的重要原因。

狂亂的反社會的好色家，娼妓，受性的飢餓的獨身女子，是文明生活中最顯著的三個變故。從生理上及道德上講，這三件事情的開展，是繼續陷害種族的。凡人長久被迫地禁止性慾，會得不能生育的。縱慾的結果也是相像。今日戀愛生活的渾沌，一部分是對於性道德上數百年來的空想的結果。至今還是如此。今日關係性這件事的觀念及法律是基礎於迷信及原始時代的臆測上面的。人類思想的別一方面，沒有無理固執到這樣的利害的。因此，我們就從來都不研究性生理的眞理。我們國內，只在最近，纔走出包圍性的問題的黑暗。從前迫壓及閉塞眞理的政策，剩下一大堆破爛的礫屑，要搬去他還要費許多氣力。

在文明社會裏，性關係的不良，在女子方面所受的損害及悲傷比男子更大。性生活的範圍在女子比男子大。婦

女是種族生命的繼續者，她們的體形和性情天生的和這目的相適合。他們的德行，腦的健康及官能，她們的幸福，都和生理上的職務及活動的是否正當相關聯的，婦女應當正則地生活着，在社會上是最爲重要的事情。所以性的健康，在婦女生活中是最大的要件。夫妻的愛及親子的愛是一切組織正當的婦女所最需要的。使自然的婦性能完全擭得這種普遍的熱望是社會的責任。

一切性的問題，及性的關係的審察，必須認明女子是要作母親的。無知，放縱，及疾病的在婦女們中，是最主要的苦難。婦女的眞正解放，就是性愛在社會中的再興。我們必須把性的價值重新估定，有適合民族，氣候，社會狀況，理性的仁慈的性道德。戀愛衝動的變異性，範圍及重要須有心理學的觀察，對於性的能力（這生命的中心與泉源）的態度，須有更高尙的情緖的美感。

貿易而成的婚姻，賣淫，及強迫的獨身，是能够繼續反對婦女的地位及社會的安寧，而且極大的。這三者是男女間的成爲奴隸制的要素，及使社會惡化的原動力：在一方面，我們見有一大批不生育的，不事生殖的，及懶惰的婦女，做下不名譽的醜行，并且作了種族的毒害的活潑傳播者，又在別一方面，有一大夥無愛情的，不生育的，無效用的婦女驅得了最高價值的生活的愉快。第三輩是不幸福的結婚者，她們是煩惱而且苦痛，在這苦刻和不公平的制度之下，苦於沒有解散婚姻的好方法。這宗明顯的不公平及罪惡，威嚇地站在婦女及她們戀愛的本能權利之間。雖然成年的男女間發生戀愛是一件私事，只關係於他們自己，但到兩人要生育小孩的時候，便不能這樣說。生育小孩這事是關係社會極其重要的，如果兩個不良的人，生下許多有缺陷的，愚鈍的，不中用的，飲酒者，犯罪者，那麼，便給社會增加損害及負擔了。醫院，瘋人院，監獄，改良所，以及救濟所裏，充滿了這種盲目的生產下來的許多可悲的實例。性本能的社會主義化，是這樣一種手段，即使將來負責任的男子及婦女，都避免不治的疾病及致命的實體疾病，爲最高道德的基礎。

父母的責任，只有等人本主義的教育慢慢進步以後，纔能增加。去宣說對於生殖一事應當愼重，這實在是無用

的，如果在社會上的大多數人，都以自我中心主義爲一切行動的中心的時候。公民道德及社會道德的基礎是喜歡幫助別人及顧全社會或國民的利益及安全的一種願望。最高的愛國心卽在最進化的人種裏，至今還是很少見到。我們見那性生活的舉動，其結果常常得到錯誤的，反社會的，及破裂方面的性質，我們的對於隣人及後代的責任感，應當能阻止我們許多反道德的及衞生的魔障。

我們應當襲取我們遠祖傳下來的對於性的崇敬，但一方面應當去掉隨伴着的因神聖的答布思想而起的病態的恐怖及嫌惡。由空想，神話，迷信，無知推測得來的思想，至今混雜在科學研究中及我們的道德判斷之中。所以至今還留存着性爲罪惡及戀愛爲可羞的思想。我們已經看出那性道德被錯誤，舛戾的先入之見，及無理性的傳統推想所遮蔽。性是神聖的，並不含有古代野蠻的答布，但是純潔的，無罪的，只有誤用或濫用這種主要的本能纔發生過失及罪惡。正當的指向，昇華，及正用愛的衝動以贏得個人道德及社會道德的最高的成就。





女子的價值（續）

美國薄若滋朧脫金著
鄭政堅譯

三

我主張我們應該嚴格地待遇我們女子，正和我們嚴格地待遇男子一般•廢除像玩偶，骨董，和機械一般的待遇，讓我們以人類去待遇她們罷•女子希望她們的生命是成功的生命，這是很合理的•我們應和善地告訴她關於她娛樂，辦事，和志向等等的談話•我們應給女子以現實的人生常識，不是她荒誕而浪漫的夢境中所幻想的人生•我們又應該將那遲早要接觸的種種難題指示給她•去告訴她們，說她們自己須幫助人家去解決這種種難題•在家庭中，應使她們擔任些重要的職責，就是訓練她們去負各種責任的方法；這樣，我們方有胸懷嚴正的女子了•

女子所讀的書籍應根據人生的意義而定•她應該讀一輩男女大偉人歷史，因為他們的歷史是服務的歷史•從歷史和文學上，我們應注重那男女偉人的理想，志願，和成功等•她讀的歷史應教她國民的天職•又應教她真理和非私利的德性•又應教她們怎樣消費的方法，和商業的知識，於是她就不會被那些市儈專門欺愚蠢而易受騙的婦女的騙局所犧牲了•她應了解社會上的機械和大實業界的事物等等，她又應知道單為她娛樂和安適

起見所費的可畏的勞動。

人生的多方面應像男子一般激發女子的好奇心。祇有好奇心的滿足，才能使她們啓發自己人生的眞實。靑春是靈感的時期，這時期理想的高尙，品格的雄偉，使女子可從努力獲得她們的理智。靑春時期中正可剌激少年對於有利的工作，養成堅毅，强健和快樂的心理。那麼夢幻世界的慘劇將大大的減小，漸漸的縮短了；於是勤勞的歡愉和圓滿的戀愛，一定也逐漸增加起來了。

世上能表同情於事物的人方能表同情於人。精神和身體同一需要食品的。精神唯一主要的食品是人生觀。人生觀能奮發一個女子的志願，幷激勵她去擔任一種重要的工作。男子的事業雖充滿着康健發育，和教育的機會，但他們的精神並不覺得愉快，因爲他們的腦中充塞着影戲，時髦，紅茶，和鄙陋的小說等等觀念。那麼一想那許多女子腦中所積蓄的廢料罷！每個男子都希望做一個警察或汽車夫；他的夢想使他的家族發生快感。不過可使人驚奇的，就是他已向人生出發了，因爲他已有了服務的觀念了。

所以我們應得將那藝術的圖畫和雜誌，科學，遊記等等加入女子所讀的書籍中去。我們又應明白教導她們糧食，衣服，和家用器具的價值。又須告訴她們怎樣去發育和保守她們體格的强健。怎樣避免中年時期身體衰弱的疾病。一想到中年的婦女，因了處女期缺乏簡單的衞生原理知識而又從不關心的緣故以致死亡的人數之多是何等悽慘呀！强健是實力，成功和幸福的基礎。這雖是老生常談，但全世界全人類應天天地記在心頭的。

我們應得對女子說，現今的世界，不是惰懶的世界，而是負責和活動的世界了。一個人想僥免勞動就是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人。單純，勤謹，和善，決斷，端正等種種美德——是我們培植女子的原理。體格的强健，自然律的知識，訓練過的腦筋，眞與美的欣賞，廣博的同情，單獨或一份子的效勞於社會等等，——是我們教育女子的標準。鼓勵她們去佔得社會上有益而重要的位置，而與以種種的預備。誰負這種職任去引導這輩女子，而沒有壓制的痕跡呢？那就是母親和敎師了。

我相信要解決每個女子的難題，祇有像她們的弟兄一般，須爲將來有益的工作具一種預備。在預備的時期中，也應像男子一般，到外面去考察一個職業。所選擇

的工作必須是她們喜歡的，尤其是她們所受過訓練的一種。那麼，一切的職業，將不久全爲男子所佔據了。我們知道，一切的工作，是人類共有的工作，決沒有爲了男子而有男子專門的工作，爲了女子而有女子專門的工作的。祇有一種工作爲人們所喜歡而能操作精良的才是人們的工作。所以工作所報酬的快樂是男女共有的。

各階級的女子逐漸增加地到職業界中去。所以大部份家政的時間都費在麵包作和製造廠中了。因爲雌伏家中，想競爭這許多大實業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這種勞動都在外面從事，而婦女每天在家庭的時間也有限了。爲時間經濟起見，權利與義務的關係，每個婦女必須另外從事一種有利的工作。所以每個女子必須熟悉一種工作，一則可以供給自己的生活，一則又有利於社會。

我國（美國）各地，貧，富和勞，資之間，不斷地發生小衝突。所以那輩富室優遊的女子不應向那面有菜色的貧苦女子自炫她蔭餘的財產，應該了解那衝突的原因，運用她的智慧，努力去避免那可怕的革命。假使，一朝那可怕的革命爆發了，女子是首先遭殃的，要知道世襲的產業充公就是她們痛苦的原素。

試想一個女子也有不嫁的可能。那麼爲她自己去學習的必需，是很有理由了。女子往往沒有父親來供給她的生活的。她也許，三十歲，五十歲泛泛地老去，而思想却沒有較十六歲時更豐富些。人雖是立正着，而思想却沒有長成。人雖是活着，反漸漸趨到死的路上去。到五十歲的時候，或許她尚希冀去遊歷，爲一種適當的工作服務，但是她已缺乏這種的精神和知識了。五十年前的女子，都想望嫁人，今日的女子却並不普遍地這樣想望了。在家庭中無所事事的母親，常說她願她女兒在家中和她做伴。可惜貧困是毫不留情的，不許她們常做伴了。女子將怎麼樣呢？女子自己需要的是什麼？難道她除掉陪伴那懶惰的母親過那懶惰的光陰外，就沒有更重要的事了麼？

如果承認在家中操作是婦女的命運，教育女子當然沒有問題了。但現年在十五歲以上的女子，能隨時嫁人的可沒有一半的多，那麼不嫁的女子，不得不到外面去工作了。不論貧富，任何女子，決沒有遭不到不嫁的可能的。世界不斷地進化，女子如既不熟悉一種工作，又沒有遺產可得，等到年老了，勢必至託庇於戚屬家中去

做食客了，唉，這件事是何等的凄楚呀！女子如不嫁人，却會選擇過幷練習過的一個職業，那麼就可以藉操作所得之資，自謀甘滋，無牽無掛地克享天年了。

假使女子是要嫁人的。結婚當然是婦女一生的事業。當待字的時期中，她應做點什麼呢？當然她不可將她的光陰費在浪漫的夢中，而待人來娶的。生活程度的趨高，限止男子非到經濟寬裕的時候不能結婚。如女子能自食其力而不須人來供給，那麼一班少年男女將提早結婚。女子能自食其力，當然是二十世紀主要的生產者了。妻子應自食其力的思想，實行時也許會遭到阻礙，但時代的趨勢却向這方向走去。

婦女在未嫁以前，如已練習過一種工作，其結果是很可驚人的。女子如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她將更善於撫育兒女；如熟嫻了一種職務，她將勇毅地去解決家政的困難和處治兒女的撫養等問題；又如了解一種事業的經營，她將做她丈夫的良伴了。這樣，她能分任她丈夫的負擔，戀愛應有共同的快樂。婦女如能同男子一般生利，男子決不至於到花街柳巷去找賤價的替身了。勃朗為什麼到酒排間去呢？去的結果是什麼呢？當勃朗夫人明白了去的結果是什麼時，她那疲勞的丈夫也將樂於安處家中和他妻子閒談了。現在男女是同學了。女子如和男子一起辦事，為社會利益起見，不論商界實業，祇要有一條簡單的道德標準就可以了。

婦女雖然結了婚，就能得多方面的幸福和受人家的保護；不錯，現在確可以這樣說，但將來或許要到自食其力的地步的。因為她們的丈夫也許可以離棄她，或猝然病死，或終身殘廢的。這種種的不幸，雖人人所不樂道，但隨時有發生的可能。一旦遭遇上述的一種，她不得不靠自己生活了。我國（美國）有許多女子和婦人突然遭到不幸而靠自己的；單以紐約一埠而言，就有二萬五千個婦人供給她丈夫的生活。大多數婦女現在是不倚賴男子的保護和供給了。要解決不可測的將來，祇有一個法子，就是為將來能遭到的事故下一番預備。如女子雖嫁了人，倘願繼續工作，她的工作當然會和家庭發生困難，好在這不是一件不可解決的難題。因為各階級的婦女，現在正用各種的方法天天在那里解決咧。

從任何論點而言，每個女子必須學習一種工作。美國的大社會學家瓦特（Lester Ward）說，『教育婦女的

目的，須在她們婦人的行爲之外，使她們能操一種工作・偉大的事業正需要她們的服務・有許多是她們應操作的職務・」人無論男女，都喜歡自己擔負責任，辦事周到，而又熱望成功的・能衞護女子的，止有和衞護男子一般，就是勞動・如處女既不能工作，又沒有遺產，爲日常的麵包起見，不得不沒愛情地嫁人了・她們的家庭是建築在經濟貿易上面的・婦女如練成了一個良工，不論嫁否，永是獨立的了・當待字的時候，她如能依靠自己，她便可等着，非到與人發生了愛情不嫁的・設如她的婚姻不幸福，她還可去工作度日・又如丈夫不能工作的時候，她就可以供養全家庭了・照事業的原則而言，她有權去管理家庭的・獨立的生活，使女子能得戀愛的結婚・每個女子都能嫁人而有家庭，幷且每個強健的女子都可有孩子・我直捷地主張，女子應爲愛情而結婚，不應爲衣食而嫁人・她們的家庭應築在戀愛的基礎上・一個生理學的教授，不難證明這種戀愛的婚姻，於人類的進化有驚人的功效・

其實，這輩女子也不會永遠待字閨中的・因爲女子如到世界中去服務，她就有機會逐漸去交際那輩成功的男子・現在覺悟的男子決不需要那輩天眞爛熳而昧於人生的女子了・他希冀的是覺悟的女子・在家坐待人娶的女子是不會成一個合意的妻子的・那麼她就成了一個失意的妻子了・因爲當時男子仍到外界去周旋，他的知識眼光逐漸增高，而女子却悠忽地生活着雖然到了中年，腦筋却仍和十七歲時一般的幼稚・

婦女的經濟不獨立，不是眞自由的婦女・因爲她須尋個男子來供給她，終她的一生，不過是給男子當玩物罷了・婦女的經濟能獨立，婦女才能得眞自由，——這自由不是放縱無意識的自由，依她個人的志願，以她美善的意識，去發展她自己的權力和本能，才是眞自由・女子如有超絕的才藝，可算是人類的光榮！妻子能自食其力，將很有力量去解決離婚的痛苦・假使男子以全副精神，一生的幸福去交給一個心地很狹窄的女子，試想會有怎樣的結果？離婚，是當然的結果，除非他當她是管家婦看待・

自立的女子，可以勉勵一輩男子於節制，道德方面，到品格高尙的地步・二十世紀的新女子和舊時的女子恰成一個反比例・再和同時舊式的女子，卽困守家

庭，坐待男子來施給她一生的食勞者相比，眞是大大地不同！女子當然可以希望去嫁人，但不能以嫁人一件事當職業看！

二十世紀所需要的女子，同男子一般，應運用她人類固有的腦，爲一種有益於人類的工作服務。一個人怎樣可以出人頭地呢？就是那莊重的教科，那教科教人保持在世界上應得的地位，教人應重視個人的人格，而不教人重視個人的服裝或財產。人生最高的意義就是服務。因此，女子須經過一種特別的訓練，那麽她就可以服務於將來了。女子如終身一無表見，當然是爲我們所不取的。我們向不敬重一個懶惰的男子，爲什麽敬重一個懶惰的女子呢？婦女的不活動，社會是蒙其影響的。現代工業制度的勃發促成一件危險的事實——婦女的暇逸。婦女的暇逸充滿了現代一輩處女的腦中；幷蹂躪了處女的心理和道德，這思想是何等的可惡，引導一班女子和婦人想將她們的重負快快地轉移到男子的肩上。總之她們的一生，只是分利，不是生利，只賴他爲她服務，不是她爲他人服務的一生！

女子應有快樂的人生觀，不單是爲她的天職，也是爲她自己的愉快起見；因爲她們是社會上重要分子，而有她應服務的事業。要求得一種工藝，須爲那種工藝去練習，她們便能得不斷的安慰。從婦女的永久性而言，應得許她們有權選擇一些時日享一切可能的愉快。她們的才能和權力，如未受過訓練，她們當然要受苦的。她們應有靈感的人生，應有快樂的心理，應有正當的事業，幷須有嚴格的預備，——以上種種都是女子美德論的認可。她們應得是一種廣有知識，富有經驗，和懷抱遠大的人物，幷應做一番人類婦女界轟轟烈烈的事業。大大的錯誤，就是一輩父母蔑視他們女兒根本的人權，而養成她們一種文飾華美而貪懶的浪漫思想。

在這過渡時期，處女正在求了解這種工作的必須性，我們應與她們以保護和忠告。所以我們應得似男子一般去對待她們，幷教導她們去從事一種重要的工作，達到成功的目的。今日的婦女，當她們在處女期，並不曾遇到今日她們所遇到的這許多難題。現在婦女的解放這樣迅速地到來，所以現在的處女也立在那極混亂的將來的邊疆上了。

女子的價值是什麽呢？況且今日的女子便是明日的

婦女和母親。瓦特說，『假使婦女的永久性仍舊是傳種，那麽社會學家應仍堅持兩性平等的主張……因爲後代孩童是秉受父母倆共同的品性的。』達爾文(Darwin)說：『因爲要使婦女達到和男子一般的地步，所以當長成的時候，應訓練她們任事，有力而堅忍，並抱有卓絕高尙的理智和思慮，那麽她們就可將種種的美德遺傳給她們的女兒了。』那奇異的婦人須林納爾 (Olive Schreiner) 也說，『婦女是種族的標準。他們如心地懦弱，近她們的男子也將懦弱了。她們的枯萎，也就是國家的枯萎。』

處女和婦人的心靈的境域及人生觀的發展，全賴着我們男孩和男人的將來。沒有偉大的母親不會有偉大的種族的；因爲她們不單是男子的母親，並且是男子的造就人。沒有心志莊嚴的處女就沒有偉大的婦人。那有興趣的職務，才是使人心志莊嚴的一件偉大的職務。

女子的價值若要舉例來證明，那就很多很多，限於篇幅，暫舉二個來做例罷。美利里盎 (Mary Lyon) 七個同胞中的第五個，是孟却斯德省一個農人的女兒。她是心志堅強，思想周密，和心腸熱烈的女子，她少年的光陰全忙在農務之中。十三歲，美利爲她鰥獨的哥哥治理家務，每星期他給她一元幷膳宿。後來哥哥結了婚，美利的家庭就此喪失了。她就入學校教書，每星期得七角半的工資幷膳宿。二年後美利已儲蓄了許多金錢，足敷中學校中讀書的費用。她的保護人驚奇着她的才幹，遂津貼她一些膏火資。幾年的勤學之後，她就與一個朋友創辦了一個女子學校，她在校服務了六年。一種新的意見漸漸地在她腦中發生，往後就成了她的志願，熱烈異常地堅持着，這意見就是女子應受專門學校的教育。於是多方奔走，但久久沒有成功的希望。而男子常對她說，『女子受了教育，不會得快樂的；況且一班男子可供給婦女們一切應得的知識的。』婦女呢，常批評她在外服務的不是。接連數年之久美利里盎至各城各鎭，沿門挨戶地募捐，以備創立女子專門學校的用途。一村一村地奔走，五分一角的收募，因爲婦女在當時身上所有的金錢是難得超過五分錢的。最後的兩月，她才募集了一千元。其時波士登有個商人也表同情而願贊助，如她能再多募一些款子。

一八三七年麻省大學成立了，女子始有一個專門學

校了。該校止有八十名的位置。然而這第一年，却有一百六十個女子或坐車，或騎馬，或步行，熱烈地從各處來投考。終里盎的一生，她募集了七萬五千元經費存在校裏，除一切負債，就有二千個女子可以受專門學校的教育了。到現在，這所學校，竟有二百萬元的基金，可算全世界女子專門學校的首魁了。美利里盎提議女子應和男子受同等的教育，所以她盡畢生的精力，終究達到目的。這就是一個女子的價值。

再有個女子，她的價值有利於世界人類，竟無可限量。她就是法朗西士惠烈(FrancisW illard)。因里盎的成功，惠烈始能受專門學校的教育。教了幾年書她就被聘爲伊文思登 (Evanston) 西北大學的教務主任。不久，她就注意到禁酒問題上去，因此，她辭掉了優的位置。一八七六年，她用演說去激勵民衆，組織禁酒會。她旅行各處去演說。她組織成了一萬五千所禁酒分會。她進酒店去，勸導一班男子回去，用飲酒的錢給他的妻子和兒女。她又要求那班酒店主人停止他們害人的營業。當時，一般的揶揄和侮辱，幾以爲這女子的言論是荒謬不堪。惠烈又遣了一輩婦人去請求法律上的制定。後來她又開始教育方面的奮鬥。她努力的結果，學校中於教科上排斥烟酒二物，後又成了生理教科書的科目了。惠烈努力的成績，又促成一班男子創立非酒店協會和禁酒黨。今日有十九邦禁酒了。這就是又一個女子的價值。

現代的潮流，招集一切女子到各業各界去服務。今日的世界靜待着那班熟練的女工，能幹的母親，有紀律的治家者，有素養的女思想家，來做男子的有永久價值的良伴。這樣的期望，以前是從沒發生過的。二十世紀與女子以一切人生的大道，所以每個女子，爲將來計，應擇一個偉大的事業。造化與人的關係這樣地變幻莫測，難道可以任那輩女子和我們以前一般未經訓練就盲目地走入那艱難的將來去麼？你們願意你們的女兒做一個快樂和有用的婦人麼？那麼，最好莫如勵勉她們爲將來預備一種有用而純熟的工作。

今日的女子，有新的事業，新的責任，又有新而較大的娛樂。女子從入世以來就希望幷夢想將來。爲顧惜過去的女子，爲我們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我們須扶助她們達到成功。一個國家的將來，大部分靠着女子豐富的

思想和精銳的目光。『青年千秋的事業就是推進那時代。』愛倫凱（Ellen Key）說。所以我們需要她們的熱誠，她們的勇敢，我們又願她們青年的空想達到完全的地步。——這空想不是那可鄙的浪漫的空想，是那高尙的和有爲的人生的空想。當她們在處女期中抱着戀愛和愉快的自信心。那麼讓我們給她們的自信心一個保證，她們自信心的成功，除非她們了解幷服從那衞生律，人生觀，商業世界的定律，等等，總之，是她們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的定律。

每個父母應對於她們的女兒的幸福負責任。因爲疑問和希冀的心理中，人生是重重疊疊地複雜着。在這二十世紀迅速變換的時期中，應讓這輩青年女子對最近的將來分任一點職務。我們必須感悟她們，像司諦文生（Stevenson）所說『熱求勞動——熱求快樂』的一般。一切都說過了，我還有一句話，就是，以那有秩序，智慧和勤勞的人生觀去發現那在麻木，空幻和夢想的世界中——我們已知道了的，——的貪婪的歡娛，總要比較虛妄的浪漫主義容易得多呢。

頑童的跳舞

J. Lyly 作　縵縵譯

我們在月下遊戲，
晚間就是我們日中的起始；
我們跳舞，
露珠一點一點地滴；
跳呀，舞呀，
頑皮的孩子們！
似輕佻的蜂子們，
兩兩三三，
我們跳起來罷，
我們舞起來罷。

百倍三星醬油精與鷄汁之比較

世人多以雞汁爲滋養爲美味殊不知百倍三星醬油精之價值較之鷄汁爲尤可貴如靑菜豆腐用此調製祇須灑用數滴立成美味且含有豐富之滋養料久置不壞取攜尤便有省費省時省燃料省精力之便利司中饋者宜知所採擇焉　中國化學工業社製

價目
大號每瓶五角每打五元
二號每瓶三角每打三元

總公司上海河南路四四四號
各埠食物店均有出售

請聲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王鳳仙。美女子也。手白且嫩。嘗以驕其女伴李秀英。秀英自恨手劣。往往哭泣終宵。又見交際場中。鳳仙恒占上風。愈不能平。一日偶見報載某々公司。分散某種樣品。急往郵索。試用大喜。數月之後。王鳳仙不敢再驕人矣。　附註○某某公司。即蔻丹公司。某種樣品。即蔻丹修指樣品也。

蔻丹修指品種類甚多。各西藥房及妝品店均售。茲為試用起見。特備精美小盒。內盛蔻丹修指品數種。請將此券連郵票寄來。即奉上不誤。

姓名
詳細住址
婦12

今附郵票三角。請將蔻丹樣品小盒寄下一个為盼。寄上海郵局第五零九號信箱嘁厘洋行轉交蔻丹修指用品公司台鑒。出盒係由上海寄奉。

美國蔻丹修指用品公司製造　上海四川路嘁厘洋行總經理　天津代表大沽路美利洋行　漢口代表俄界老巴公房隆昌公司

蔻丹

蔻丹

甲種徵文當選

下層婦女的悲慘

跑到這兒喝大葉茶來了

王圻

後海這個地方的風景，在北京城裏恐怕要算是最清幽的了。那岸上翠綠的古柳，那『海』裏明澈的水色，再襯上那遠在四十里外紫紅色的西山，便把這塊地方弄成好像不是北京的一部分了。

我眞是萬幸。這後海旁處不居，偏偏居在我赴校必須經過的路旁，使我有每日早晚兩次鑒賞她的美麗的容色的機會，這不可說她不是特別優待我了。那兒想到現在我竟發現還有受她優待比我更甚的！原來她曾請一位老太太喝了一次大葉茶。

上拜禮二早晨我照例的赴校。到了烟袋斜街西口，我立時將腦中昏亂複雜的思想，拚命的趕淨，預備鑒賞那後海的嬌容。這也是我每日例行的一件事；因爲不如此，恐怕對不住她的美意。不料剛上了銀錠橋，我就見南岸上我每日眺望風景的那塊土坡上，密密的圍了一圈子人；好像那車馬喧鬧的馬路上，發生了車夫打架，或是撞傷了行人一類的事故一般。

好奇心加增了我的腳力的速度，使我很快的走到了那人叢的跟前。看見那衆多的頭顱的中間，一隱一現的，不時露出一個黑地白箍的警察的制

帽，我更以爲一定是件極熱鬧的事件了．不料擠入人叢中一看，我不免大大的失望，原來裏面並沒有什麼熱鬧的事，僅僅有一塊破蓆頭，蓋在地上．但是，等到我細細的一看，我的神經遂大大的不安起來．原來那蓆頭的邊外，還露着兩件直挺挺的東西；既不是什麼平常的貨物，也不是什麼希奇的禽獸，却正是與我們一樣的兩條人腿；所不同者，那腿上穿着的褲襪鞋等都是非常的破爛，並且都是濕淋淋的緊緊的貼在肉上，好像是剛從水裏撈上來似的．但是要想知道這個落水的是個什麼人物，那不是僅從這下半截的裝飾上所能辨認出來的．於是我便繞到蓆頭的那端，蹲在地下，從那蓆頭張口的地方，向裏張望；只見裏面有一團黑白相間的頭髮，亂烘烘的好像是挽成一個圞兒；那圞兒上殘留的水，還不住的『滴答！滴答！』的往地下流．這時我纔明白，這蓆下臥着的，必是個新從『海』裏撈上來的老太太．

這時，我的腦筋立刻想要知道這件事的詳細情形，於是他極力的逼迫我的嘴，讓他向那警察去打聽．但是，在我的嘴還沒有服從命令時，那人叢中早有一位老頭兒先得我心的這樣問：

『是自己跳的，還是掉下去的？』

『跳的，一定是；』警察像是很負責任似的，這樣的回答．

『什麼時候撈上來的？』

『今兒夜裏．夜裏風正刮得大的時候，有個拉車的到我們格子報告，說是有人掉在水裏了．我們立刻起了來把她撈上來，放在坡上空着她．待了不大的工夫，水就空出來了；她還哼哼出來呢．呵，好大酒味啦！……』

『怎麼，還喝了酒？』另一個觀者很驚奇的說，『那麼，怕是喝醉了不留神，掉下去的罷？』

『不，一定不是．』警察很決斷的說，『據我想，她不是讓窮給逼的，就是讓病給磨的所活膩了；所以足吃足喝，自己請了自己一回；吃了個酒足飯飽，又犯上渴來了；嗳，跑到這兒喝大葉茶來了．』警察說到末一句，臉上露出一種很俏皮的神氣來．

『哈！哈！哈！……』

『唉！……』

『哼！……』各種的聲音，同時並起於人叢裏．

『今天驗能？』一個賣力氣的模樣的小伙這樣問．

『驗·』警察答道·

『還沒有人認屍麼？』

『沒有·看這樣子，恐怕不是這一溜兒的人·』

『您可以讓我揭開蓆瞧一瞧嗎？我瞧她這下半截的衣裳，怪眼熟的·』

警察點了點頭，表示許可·小伙遂把蓆頭微微的揭起來，望裏一瞧，陡然嚷道，『呦！這不是我們胡同裏，那個換取燈的老太太麼！』

『你住在那兒？』警察很注意的問·

『西絛兒胡同·這老太太常過我們那胡同裏去；有十多年了·她吆喚的聲音，顫顫微微的，怪好聽的；那一溜兒的小孩兒，沒有一個不愛學她的·……』

『那麼，你知道她住家在那兒呀？』

『沒問過她·……可是她老是從西邊來，也許住在德勝門一帶罷？』

大家的視線，太都是集中於這個小伙的身上；想從他得到些關於那老太太的故事；現在聽他所知僅此，又都不免失望了·

『三兒！快來！快來！這兒有一個死倒臥！』一個咬舌的小孩，這樣的喚他的同伴·

『什麼？死老鵝？』警察裝出小丑逗跟的神氣說·

『哈！哈！哈！……』衆人大笑了一陣·

我雖有凡事必得看到底的毛病，但是這時我那手表上的時刻，已經過了八點半了；我恐怕誤了上課，不得不狠心捨棄了這種熱鬧，匆匆的赴校去了·

到了下午，完了功課，我因爲要躬逢這個驗屍的盛典，所以加緊的往回跑·到了後海南岸，遠遠的看見那土坡上看熱鬧的人，不似早晨那們多了；疏疏落落的只剩下了幾個人·我心說，『晚了·一定驗完了·』走到跟前一看，果然完了·

那塊蓆頭，雖然還是照舊的蓋在那里，但是，那兩條腿上穿着的東西，已被剝淨了；露着那被水浸透，好像罩上了一層白膜的瘦肉·並且，由那蓆頭未曾蓋嚴的地方，還可以看見她那臀部來；顏色也是同她那腿一樣·面部仍是讓蓆蓋着，不能看見·可是她那腿上臀上可怕的顏色，已經使我不再希望看看她的面容了·

蓆頭的旁邊，放着一口髣髴容不下一個人的薄皮棺材；做着蓋，預備容受這個老太太·我本打算看看她入

殘的情形，但是不知什麼緣故，我的腿彷彿有人推的似的，竟自躲開這個地方，一直的往家裏跑。

第二天上學的時候，我路過那里；只見那蓋蓆頭的地方，照舊還是乾乾淨淨的一塊土坡；那『海』光山色，依然還是笑臉迎人；那些從鬧市過來的行路人，被那清幽的風景所陶融，個個都現出爽快舒適的神色來；恐怕誰也不會想到，昨天曾有一個老太太在這里喝了一次大藥茶。

秋芳

竹影

關於秋芳這段悲慘的故事，在我的心裏已經蘊藏了數年之久了，但是我却總沒有功夫說出來給正直的人們聽聽——我覺得這是我的一種不可避免的責任，所以我簡直不敢把牠忘記。雖然我心裏內疚了很久很久了，可是，一直到今天我才得借這個很可貴的機會把牠宣布出來；同時，我覺得我的責任是完了，而我心裏的內疚也消滅了。

她是我一個遠族哥哥家裏的婢女，因爲她的兩個小女主人曾經從我讀過書，所以這件關於她的祕密的悲慘事件，就由她們倆的口裏很快地傳訴給我了。

關於她的履歷，行狀和性情等等，照例應該最先敍出來的，我一點也不知道；因爲我祇和她相見了不上十次，而每次又是一瞥就完了的，所以我除了很膚淺的覺得她是一個可愛而又可憐的弱女子外，便一點什麼也不知道了。

以下我祇能照我的兩個女學生所傳述的寫了。——不過這事雖不是我的目睹，但我却完全相信，因爲牠是從兩個天眞的女孩子的嘴裏說出來的。

秋芳到他們家裏的時候，剛好十二三歲；及到她漸漸成人以後，身體就一天一天地異態起來，臉色蒼白，疲勞無力，並且常常地患起病來，——這些情形在一個『無所事事』的奶奶們本是不足怪的，但是在她，一個無憂無慮，終日勞作的使女，却是很可令人疑怪，並且不被許可的。所以在這種情形不到一年，我這位哥哥就

照別人賣給他的例子，又轉賣給另一人了。這本來不足怪：當人家把她賣給他的時候，祇要他有錢，賣者並不問他把這件被賣品拿去作什麼；所以現在，他也並不過問這回的買者是把她拿去作什麼了。

誰能知道她現在是作什麼去了呢？誰又能這樣地蠢，去這問一個因犯了嫌疑而賣去的婢女的下落呢？關於她的歷史本該就在這兒終篇了，但是事實却不然，她的不幸的命運一些兒也不曾欺騙她；而她的悲慘的遭遇終於明白地宣布出來了。

在她被轉賣出去半年之後，忽然她的舊主人得了一封從她寄來的信，一封血和淚組織成的信啊，至少牠總比許多篇夾滿了好聽的名詞的大文章還值得注意罷。可惜這里不能夠照原文錄出，而我祇能把牠的大意譯在下面。

我的主人——這封信來得很突兀，很使你吃驚，因為寄這信的人在你的心裏早已忘却了，但是我却很盼望你還能夠再把她想起來。

你還記得麼，半年之前曾經從你的家裏賣出去一個人麼——不，不是『人』，僅僅是一個婢女，她的名字叫做秋芳。那時你毅然把她賣了，因為你已經經過了一翻嚴密的考察，考察出她的的確確做出了你們所謂有壞你們門風的醜事。是的，我完全承認，所以我當時並不曾反抗就遵命了。並且在我離開你家以後剛剛兩個月，我就生下了一個孩子，這個更可以作你疑我賣我的一個大鐵證。不過你要明白，你要十分地明白，這個孩子確確實實是你的嫡親長孫呢！

不過這很不幸，——或者你正以為十分地幸運——你這孫子，在生下來幾小時之後，就被他現在這個所謂『祖母』，因為恐怕他阻礙營業的原故，竟活活地把他埋在土裏了。

我現在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自從八歲就被那萬死的騙子把我誆騙出來，輾轉賣在你家，一直到我十五歲的那年夏天，就被你那嫡親兒子的強力的誘逼，把我的清白的身子姦污了。

從此以後，只要有了相當的機會，他就和我糾纏不休；最初我還懷着一種覺得很合理很不算過分的希望，誰知後來他竟是那樣的對我，而偏偏又遇着在腹內有了這一點孽緣，所以竟毅然決然被你把我賣了！

但是你竟這樣忍心，你竟不問我的新主人是個什麼樣的人麼？

自從那天我從你家裏一乘肩輿抬進我的新主人的家裏之後，前兩個月還沒有什麼，只不過竭力用了很多的法子來下我腹中的那一塊肉，結果他們達到目的了，不過據他們說，這次的情形很奇怪，他們的藥竟不會發生一點效力，所以祇能算是『催生』，並不能說是『墮胎』呢。

於是，從這一天開始，他們就逼迫着我從別的許多不相識的人的手裏要些錢來給他們；這些錢，就是用以來填你曾經從他們手裏拿去的那筆錢。

你究竟得了他們若干錢呢？我要什麼時候才填得够呢？呵，我真一天都不能够再忍耐了。

那天我去尋死，却偏偏被他們救活了，並且我以後的也就更難堪了……

最後，我給你這信的意思，並沒有別的什麼，不過祇盼望你好好地教管教管你的兒子；最好你快早點設法給他結婚罷！……

末了，你須知道我並不會寫字，這信是請求一位我的新顧客代筆的。

秋芳謹上

吵巷的故事

吳國鐸

湖北鍾祥縣叫童養媳做『小媳婦。』做『小媳婦』的一多半是家裏貧寒，或是父母俱無的，為衣食計，被送到她將來的丈夫家裏來。鍾祥的普通的風俗，大凡中產以上的家庭，都以養『小媳婦』為一件可恥的事，所以『小媳婦』是下層階級裏惟有的東西，而小媳婦所受的待遇，也就悲慘極了。

我的住宅在鍾祥十字街『草巷』，但是這種汚穢的巷子裏的人口，多半是由挖藕，打魚的下層階級的人民組織成的。他們幾乎無一日不吵，無一時不鬧，所以多少人都說我所住的是『吵巷』，『吵巷』的居民也很努力吵鬧，我敢擔保我在兩年前離家以前，『吵巷』很是名稱其實的。

『吵巷』的『吵』本是値不得注意的，但是有一次却有驚人的『吵，』這『吵』中夾着小孩子的哭聲，婦人的罵聲，老人的歎息聲，還有壯年人的吼聲：『刀傷！刀傷！找大老爺弄刀創藥去！』

『這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發生，我要去看看究竟！』我爲好奇心所驅動，連忙從家裏跑出去。草巷本很短，我一眼就看見了柏家裏門前擁擠了好多人，大半是婦人同孩子，把身子側過來，我揀人稀一點的地方盡力地一擠，我雖不是運動家，但在那些女人，孩子面前可算是强有力者，所以我很容易地擠到柏家門檻前；裏面的景物，映入眼簾了——怒目切齒的中年婦人，矮姑娘，刀，鮮紅的手。

我眞不忍久看，又匆匆由羣衆中擠出來，站在門口，聽半白的老媽媽在我家隔壁一面洗衣一面同她的女客講述這一個『小娘婦』所遭的悲慘的情形：

『我們吵巷子裏什麼都好，整天總是熱熱鬧鬧地。可是什麼鬧雜的聲音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每天必有的二種悲慘的哭聲。一是一個過了九十歲的柏媽，她老人家活了九十歲，眞是從來未有的高壽，但她勞碌了一輩子，到現在她的兒媳簡直一天使她一天到晚沒有安靜日子過，有時候甚至不給飯她喫，逼得她到鄰舍去討：這位老人家似哭非哭的慘聲已使我們聽得難過。還有，就是現在剛纔鬧了的柏家裏哪！可憐那個小娘婦那一點不對？她自從幾歲到柏家來，就替他們做笨活計：砍柴哪，挑水哪，洗衣哪。……累得她到現在十八，九歲了，還是矮矮的一分也沒有長。我的菊兒比她還小些，但是要比還長得多呢。

『現在柏家的女人聽說隔壁劉家裏的歷女在許人，她曉得劉家只有一個女兒，將來嫁匳一定很可觀的，遂決意要把這個小娘婦丟掉。加之小娘婦的叔叔現在東門住，她想把小娘婦退回去的心益發堅了。

『打，小娘婦是挨慣了的。她自從到柏家來，身上總沒有斷青腫。橫直柏家是打漁的，用以穿魚的荊條是現成，她挨打的刑具無時不可找到。她又無論何時都有事做，柴砍少了，衣沒完全洗乾淨，打破了一個杯子，……都可以使她挨一頓惡打；但是打，她是挨慣了的。

『柏家的女人心腸太惡了。她爲着想退這個小娘婦，又藉故不准她吃飯，並一面還是要她做事。你看痛

苦還可以忍受，惟有肚子餓了是忍不住的．小媳婦不得了只得偷飯喫，今天就被女人捉住了．

「唉！她也真忍心！」她當時將大門閂住，拿出柴刀，逼着小媳婦把偷飯喫的那隻手砍去．不曉得她怎樣的逼，小媳婦纔自己拿刀砍了一個指頭！可是當時她忍痛不住，倒在地上亂滾亂叫，女人纔嚇急了開門喊救人．但是刀創藥弄來後一敷上，她又駡起來了：「短命鬼，你起心來嚇我柏家的嗎？你少裝些鬼！」唉！悲慘呵悲慘！我真不愛聽這種聲音！」

過了幾天，吵巷裏已經沒有了那個矮，醜，裹着小脚，背後背一大捆柴的小媳婦的蹤跡了．

吵巷傳說這個『小媳婦離婚』的經過．柏家的女人的鬧瘋了，因為小媳婦砍了指頭以後，她的叔叔當時就被請來．柏家女人述說退小媳婦的理由：『虧得你家裏生這種不肖的女兒！她居然起心在我家裏尋死覓活地想來害我．她死了我擔當不起！』小媳婦的叔叔正樂得她被退回來，好賣幾十吊錢用，立刻將小媳婦帶回去了．

『設若小媳婦是有親人的，』仁慈的隔壁媽媽有一次說：『也還可以到柏家裏來把祖宗牌位替她打壞了出氣——鍾祥習俗，娘家裏若發現了婆家待女兒不好，就跑去打壞婆家的牌位替姑娘出氣，——但是可憐她的那位叔叔不惟不替她出氣，倒將她賣了！』

唉！小媳婦的苦楚！

地獄中的一個

紅眉

彷彿是招募冤魂的嗚嗚的號筒．
無數披髮流血的厲鬼，霎時在腦海裏都盤旋了起來．

呵！冤魂！
我只就你們中的一個表向人間，
讓那社會的道場來超拔你們罷！

冬梅是距我家半里路一家小裁縫店的女兒．——聽

說還是育嬰堂抱來的養女呢——她的母親早在幾年前死了，所以她的身面，從沒有人替她收拾。總是蓬頭垢面，踢着鞋跟，弄得髒髒地。半截脚指穿出了鞋端，整天只是跑在街上踢石子，或混在鄰近的小酒店裏，被人家用糖果哄騙著，唱幾只小曲子。那時，她不過九，十歲的樣子，而我却正是在小學念書的時候，我們雖都誰也不認識誰，但每天見是見得很熟了。當我背着書包，神氣十足的進校去，走過她家時，她總莫名其妙的會停止了種種動作，呆看起我來，顯現出無限的羡慕和悵惘的內心的蘊祕，正和那鄉下人見西裝 gentleman 一樣的奥妙。

從我進了中學，就不常碰到她了，但聽人說起，她已長得非常漂亮，而且跟着酒家的幾個女人，學會了一身俏皮的怪樣子，但行爲却不似以前那麼天眞了。——原來H地有一種特別的現象，就是到處有許多和日本咖啡館相像的小酒店，專勾引一班中等的店員及那些無聊的議員老爺們，一方則用一種甜蜜的手段去誘惑貧家小戶的女孩子來做幌子。可憐！冬梅不知不覺地也套上了這個圈兒，不過她父親因急要錢用，已典賣式的把她許給了一個擺水果攤的兒子；當時在一般人的推想，這麼一來，她倒或不致陷到墮落的地步了。可是，事實竟大謬不然啊！

冬梅的親事一定下，鄰近的那些市井無賴，早巴巴地打聽得冬梅未來的丈夫原來就是常被吊在河岸上示衆的小賊。因此『賊婆！賊婆！』調笑的口號，就時時奚落得冬梅的心頭像鉛一樣的沉重。尤其是在小酒店裏，看慣了一隊進一隊出濶氣的大人先生們，全身更像蒙上了一層什麼汚辱一樣。

最後她終於被酒店的女人陶冶了，天天被帶著逛遊戲場，跟酒醉肉飽的一班臭男子鬼混，什麼婚事不婚事；早把她糊塗到九霄雲外去了。至於她父親呢，本來就是個貪小的酒鬼，祇要撈些小便宜，什麼也就眼開眼閉了。

夏天的一個晚上，沿街一帶，正坐滿了人，嘻嘻哈哈的在納涼，倏地從橫巷裏，突出了『賊！賊！捉賊！……』急促而紛亂的吶喊，接着一陣雜沓的步履奔騰而來，這時大家都驚訝的烘動了起來。最是起勁的，光棍裁縫冬梅的父親，拔脚就趕着迎了上去，不想一來一去

卻好撞個滿懷，一把就抓住了。『捉着了！捉着了！』的呼聲一起，後面追趕的，早都蜂擁而上，小鷄般的提到燈光下一照，倒把人人都看得呆了，接連一陣輕笑的掌聲，把光棍裁縫臊得發熱講不出一句話來，祇很很地在賊臉上打了幾個耳光。冬梅却早從人叢中逃回家去，一嗁一唱的哭了起來。呵！原來這賊非別，正是這光棍裁縫的東床，冬梅被賣的受主，未來的夫壻呢。

次日一早，外面就傳說，冬梅跟人走了，但她的父親似乎很有些把握似的，他說無論走得怎樣遠，至少還得掏她幾個錢回來哩。

約摸過了一個月光景，冬梅忽翩然回來了，她告訴人說，她到S地進了一家妓院，原定好押賣兩個月，拿二百塊錢回來退親的。那知湊巧接着了一個壽頭嫖客，不上兩星期就得到了二百塊錢，所以不待兩月期滿就得和妓院脫離回來了。

這眞是怎麼的事？那些下流階級的鄰伴們，誰不贊揚她能幹聰敏？冬梅自己也很有些得意，膽也愈大了。沒有幾天，又結識上了一個某烟草公司的夥員。這人本來不是該錢的，更說不上化錢，統共賺了二三十元的薪水，一家老小的生活費都包括在內了。但冬梅已被他騙上，很相信他家中有田有地，還不曾娶過妻子，大有非此人不嫁的意思了。但是，她的父親，却把她居爲奇貨，硬着無論如何不肯答應，所以這事也就成了僵局。

某烟草公司因推廣營業分設到外埠去正在調遣人的時候，忽然冬梅又失蹤了。

光棍裁縫，並不着急找尋，而且態度非常的鎮靜，人家都猜他不懷好意了，因爲他決不是這樣的省油燈。而他自己也這樣對人說，『現在暫時讓他們逍遙幾天，不久總要落在我手，那時，告他一個拐騙人口罪，看不弄得他傾家蕩產拿錢來了結我？』

光棍頭老，也祇有說說大話的一張嘴，終於在他女兒身上發不到一筆大財。二年之後，冬梅的事，誰也不注意地淡忘了。一天午後，冬梅抱著一個孩子，忽然出現在裁縫店門口了。

有知道她祕密的人講，他們跑出去不上幾月，因費用不敷生活拮据起來，漸漸暴露了她丈夫的欺僞，才知已做了拆白少年的小老婆。而她的丈夫呢，也有些厭惡她了，什麼空架子也不擺啦，一切的僞飾也索性不避

她，不瞞她了，等她養了一個孩子以後，她的丈夫對她的感情更是惡了，冬梅在人地生疏的異鄉，縱然要強也強不起來。不料這時，他家裏的妻子知道了風聲也趕了來，狠狠地鬧了一場。夫婦兩個串通，竟把她賣進了妓院，幸而她乖巧，千方百計，終於逃了回來。

這些話冬梅自己却從沒有對人講過，有人問她，她總還說暫時歸寧，不久仍要去的。可是，一天二天，一月二月，半年一年的過去，終不見她再回轉去，而且從她怒打她的小女兒的咒罵裏，可以聽出她的丈夫確是已經棄掉她，她是永遠不會再去了。

在那粉紅黛綠隊裏，冬梅為了她的生活，從新嶄然又扮起一個角色，承襲了酒店女人的舊業，不過她底顏色已非昔比，所以也大有『門前冷落車馬稀』之慨了。

冬梅進了醫院，誰也是知道的，但她究竟生了什麼病，誰也不知道，一星期後她竟死了，而且死得很慘，人才知她是為了打胎呢！

許大娘

素芬

時鐘已報過五下，散學的鐘聲敲得異常響亮，總算把這一星期的功課結過總賬了。一陣淩亂的步履聲，懽愉的笑語聲，驀地波涌起來，擴散到一抹斜陽裏去。慢慢，慢慢，這些聲音漸次遠去；去遠了，以至聽不清楚了。歡樂被這一陣生命之潮捲去，漂散到人間世，不知要鼓舞起多少波瀾，沖擊多少悲慘的岩岸呢。我也是這生命之潮裏的一個，跟着同學們一路談着走着；個個臉上都呈現着淺淺的笑渦，煥發的精神，爽適的氣度，移動輕快的腳步，各人走向家去。

我別了同學，一步步追送那夕陽，出了城，度過吊橋，折向靠河邊的小街走着。那時我的腿沉重了許多，從蘊藏着的無限快感中，萌蘖出憎惡的芽兒來。街兩邊，穢濁的豬矢氣，悽厲的豬叫聲，經紀人和買豬農夫的爭較，小販的怪叫，豬車的窒阻，直把我陷入重圍中了。好容易闖過了這一段豬行街，才看見路左一條寬闊的河，河岸上碧綠的新柳，斜陽把我的影，柳的影，都

映在河水上。遠遠地有雙掛帆的船，慢慢駛來；帆兒已不很飽滿，風是很微了。水上映的人影，柳影，不過稍稍皺動着。耳根清靜了許多，市聲已遠；嗡嗡的蜜蜂，吱吱的雀叫，都聽得很清晰。我把胸張了一張，深深的抽了一口氣，使腦筋蘇醒過來，重振精神走着。在竹樹掩映裏，遠遠的已能看見我家的房屋。

又是一家惱人的豬行！豬行左邊，樹着一棵老槐。

『許大娘在家麼？』我停步在老槐下的茅屋前這樣問。那茅屋小得像雞窠一般，而且一個窗子也沒有；簷頭又非常矮，我的肩頭幾乎能擦着簷草。當我問話時，滿肚皮狐疑；因爲我才走到她門前，便隱隱聽得哭泣着抽噎的聲音，像是從幽谷裏傳出。『呵！也許今天大娘又絕了糧，在想苦哭着麼？』我心裏暗想。

『啊，我在家裏呵，是素芬姑娘麼？』

『是呀，你在忙着甚麼哪？』

『呵唷，沒事忙呵，不過搓搓蔴繩消時。』許大娘的沙音，漸漸移近些響些，她是走向門口來了。『唉，見笑呢，家裏汚糟，不像樣的很，不好請你屋裏坐哪。』說着，一個蓬頭破衣的動物，從門裏——其實就是土洞——鑽出來了。

『用不着坐的。我媽媽叫我來這邊說一聲，明天打算請你去洗帳子和棉被，還得空麼？』我那時忽然發現她的眼球全紅了。

『啊，姑娘大約才放學回來，還沒有到家罷？飯前我到你家借糠，阿彌陀佛，老太太已經對我說過了。』說着，用手指揉她通紅的眼睛。

『呵！』……

『唉！我的眼睛又病起來哪！偏偏在太太要叫我的時候，有這些湊巧的事！——却也不要緊啊——姑娘，我答應了太太，明天去呢。』她的那種神氣，很感動我。

『好，明天大早，你就帶秀女和小保，一齊到我家吃早飯罷。』我不由的懇摯的對她這樣說。

『阿彌陀佛，姑娘。不啊，我家小保病着呢。』

『阿呀！病了幾天哪？是什麼病？』

『李醫生說是喉痧呢！』她的頭稍稍俯下，很表現心裏難過的神情。『已有兩天不吃了。』這時她的眼睛，我却不能看見，也許已含淚了罷。

『唷！不是玩的，你倒要當心呢！既如此，明天就不要勉強去罷．』

『那也不要緊呵，姑娘．死活都碰他的命運罷．窮人家的孩子，就是活着，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度，倒是死了清爽些．』那種沙摩音變了調，簡直像灰色的太陽，向四面輻射黯光，深深刺破人的心窩！

我很誠懇的安慰她說：『你孩子的病，既是這樣重；你又害眼睛，千萬不能着急氣惱哪！怪道我剛才聽得你好像在裏面哭呢．你要寬寬心，把小保帶好；而且你着急氣惱，也於眼睛不利呀．』

『我不氣呵，』她眞掉淚哭了．『先前是秀女那瘟丫頭哭的呵，……我叫她去劃些草皮回來燒頓粥，大家喝一點．不知道怎麼又被你家北隣曹二強頭的兒子，把她左眼上打的靑腫，……哭回來了，………唉！………哦！』她抽噎着．

『不要着氣哪，忠厚人天要保佑的，你看破些——你如缺糧，還到我家借罷，明天可不必你去了．』

『阿彌陀佛，謝謝姑娘和太太，我怎得過意呵！且到明天再說罷．』

『好，明天再說罷．』我搭趄着走了，心裏說不出異樣的感想．走在路上，依然是艷紅的斜陽照着，微微的春風吹着，依然是翠柳在河邊舞着，蜂蝶飛着，鳥雀唱着；但是我的心裏，却不像先前那樣舒服了．

信步走到了家門前，剛巧先前所看見的那隻帆船，已駛到近處．夕陽照着白帆，現出金黃顏色；帆影投在水面，微微動盪；野人家的夕照圖，另有一種味兒！驀地看見船上，一個濃眉高顴，瘦削憔悴的中年男子，拖着竹篙，沒精打采在撑船，我又突然一愣，『呵！那不是吸鴉片煙的許大麼！大約他定要回家的，這船該要靠岸了？可憐！又是大娘的一個魔頭！這麼着，大娘明天准是不來了．唉！』我心裏這般想．跨進了門的時候，母親一眼看見了我，很驚訝我悲苦的面容，『哦！素芬病了麼？怎麼着的！』我一一告訴了母親，母親反來寬慰我，我倒變做悲苦的主人翁了．

第二天傍晚，我在書齋裏自修，隣家張四嫂跑來，在前廂告訴母親：許大被船主辭歇，光身回家，反向大娘要錢吸鴉片，昨天吵了一晚．今早許大搧了家裏唯

一的張桌子，出去換鴉片，大娘氣的痛哭一早晨。飯後小保又死了，她更哭的死去活來，到此刻許大還沒回家。據林二青皮說：許大在預備典押秀女做娼妓呢！母親低聲說：「說低些，別讓我家姑娘聽了，「看戲掉淚」罷。」我在書齋，偏巧聽完全了，那一聲聲的碎心話！

秋紅

菲菲

秋紅到我家來時，雖然和我同年，已經是十六歲了，但她比我矮小得多。她是我叔叔用十張十元的紙鈔換來的活貨。她以前的情形，我不很知道，不過她是一個受盡了主人虐待的婢女，那是不等她憔悴委瑣的臉兒，呈現在我眼簾時，我們就知道的。

母親可憐她，幷且她又是給叔叔傳宗接代的未來的祖婆婆，太婆婆，所以和客人般的調理她。不到兩個月，她那比黃花還瘦還黃的臉兒，變成一朵白裏透紅，紅裏泛白的肥胖薔薇花了；兩個黑眸子，也奕奕生光；說一句話，走一步路，都盡情的表出她是正在芬芳爛漫的少女時代。

她常常對我們說她現在是登天堂做神仙了，當我每次聽到她這句得意話的時候，心裏總覺得說不出的悽愴，不忍。原是，她現在在做我們的小嬸嬸，但是她不知道她立刻就要做大妻面前的小妾去了。果然，不到一星期，叔叔就帶了渾身着得花花綠綠，張開着嘴不停地嘻嘻在笑的她，回故鄉去了。

雖然她不會寫信，叔叔也不告訴我們，但是她到家後的情形，我們都詳詳細細地比親眼看見還明白：

她才下轎，還不會看清一個人面，嬸嬸就一把抓了她的又光又滑的大辮子，打得她昏天黑地。身上看不出，白胖的臉上是靑一塊，紫一塊的好像一朵花兒躲在參差的葉叢裏一般。什麼洗衣啊，抱小妹妹啊等工作都叫她作；後來連着幾個女僕作的舂，磨等最勞苦的事，都加在她一個人身上。雞一叫須起來，晚上非到他們睡盡不許先睡，吃飯必等男女僕人吃完了，她才得挨着灶

緣，立着嚥幾口。叔叔是有名的忠厚長者，秋紅的事，還是得了嬸嬸的許可，親友的慫恿才做的，幷且她和嬸嬸又很好，從來沒有鬬過一句口，所以他也祇好痛在心頭，忍在面上的置之不聞不問了。

一天的雪夜，叔叔嬸嬸妹妹她們，圍着爐，喝着酒，談笑得忘了神，呆站在旁邊的秋紅，不覺熬不住倚在椅背上，頭兒一頓一頓的打磕睡，叔叔看見，對她說，『你死捱在這里作什麼，還不去睏？』於是嬸嬸了不得，說叔叔疼她，她故意在叔叔面前作媚態撒嬌，虧着是在夜深人靜，小妹妹又睡熟在嬸嬸懷裏，所以權記下了一次毒打，恩賞她插燭似的立一夜。

那一次我們有事回鄉，剛到了離家還有半里的土地廟前，忽然一個蓬頭赤足，鳩形鵠面的女子，抱着一個臉兒團團眉目非常清秀的小女孩子，迎上來叫我，我眞呆住了，暗忖村裏沒有這個人。

『二小姐，你……不認識我了……我……就是……秋紅呀』，她說着，舉起左手的袖子來揩眼睛。

『呀！你……秋紅……』，鼻尖喉頭酸得鎖住我，說不成一句話。

人家說嬸嬸怎樣凶，怎樣惡，對於秋紅，但我已住了一星期了，雖然嬸嬸不理睬她，却也沒有打她一下，罵她幾句。我又暗地裏問問秋紅，『娘對你好嗎？』她總點點頭說好的。就是母親姊姊她們問她，她也都是這樣說。我信以爲眞，說鄰舍親友和嬸嬸過不去，造出來誣譏她的。母親笑我眞是小孩子，說『這正是嬸嬸手段利害的地方。看秋紅那樣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樣子，總須想一個法子帶她去才好。』

我們再住一星期回Ｈ地時，她——秋紅，滿頭臉生着些不知名兒的毒瘡，不命她抱孩子，工作，已是嬸嬸的大恩典了，若說給她醫治，那是比自割其肉還要難的事了。母親看了不忍，暗地裏託幾個鄰人照應照應她，別三餐餓，兩餐飢的讓她獨自呻吟在牀裏。她們應雖應了，可是都有些怕嬸嬸的難色，唉！待我們那麼樣慈愛的嬸嬸啊！婦人的妬啊！

半年後，才得把秋紅騙了出來，瘡雖好了，但她還成人樣嗎？駝背縮頭，一刻不停的咳嗽着，我不願見她，更不忍聽見她的咳嗽聲，所以一個寒假中，不會和她講過一句話。

天天給她就醫吃藥，咳嗽原是好了些，但她的臉色，永遠是這樣的慘白如死，她的輪廓，永遠是這樣的像骷髏了！母親打量給她醫好病，讓她長住在Ｈ地，橫豎叔叔一年要來幾趟呢。但……唉……她已失去了她勾人愛戀的魔力了，叔叔是不願再要她了，聰敏的嬸嬸，又屢次來信，說在家已相好了一個極漂亮的姑娘，決定給叔叔娶過一個，秋紅，無論如何，不許在我家了；她已作人情，送給我們家的一個窮親，一個四十歲還不曾娶妻子的窮親作妻子了。

不多日那個親戚真的不遠千里來迎娶了。那時我的祖父死了還沒有七天，所以誰也沒有心思去顧到這些事。可是秋紅早已知道這回事了，所以她趁着祖父的喪，整天悲啼哀號，還嚶嚶嚀嚀地夾着些說話。直到祖父出了殯，那個親戚催着要走，母親這才慌忙叫現成的裁縫給她做了二十多套衣服，買了些日用化裝品等類。臨行時，推着她的肩吩咐了些孝順婆婆，敬重丈夫，服從大姆的話，秋紅已哭得抽不過氣來，說，『我不願跟那個老的黑漢子去，情願一輩子在太太小姐跟前做一個「好孩子，我原打算這樣，但現在是木已成舟了，你到那面倒是正正經經的做太婆婆祖婆婆去的，一夫一妻安安穩穩地過日子，比在這里沒個着落倒好許多」。

秋紅知道免不了要走，到姊姊妹妹她們前一個一個的涕泣着道過別，轉身走到我的面前，拉着我的手：迸出一句『二小姐，我去了』，早又放聲哭了。我祇覺得沉到大海裏去的一般昏糊，不知怎的，已送她到了門口，看她用一方新簇簇的粉紅綠巾掩着面上了人力車。

『諸位小姐，……我們……幾時再……見啊……』待我擦乾了淚抬頭看時，祇見得她一個駝背縮頭的背影兒，一抽一抽的起伏着了。

半年來，所得到關於她的消息，還能差滿人意，并得知她已懷了孕，母親喜得念阿彌佗佛，預備給她送些小孩衣服和鏤去，因為她家苦，一天祇吃兩餐薄粥。

不意在去年寒假中，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說她底丈夫患傷寒症死了，我們都一天不高興，嘆她底命苦。誰知隔了兩天，從她家鄉來了一個人，唉！……那曉得竟不是她丈夫死，竟是她……死了！她名是患傷寒症死的，其實她是被她的婆婆大姆丈夫磨折淩辱死的。她患

了痰，熱得口渴時，就自己死掙活撐的起來，到缸裏喝冷水，昏暈了，就倒在陰涼的泥地上。唉！……她病不到七天，她就帶了她腹中兒去尋她的命運算帳去了！

她死了，定了，倒跳出了人間地獄。但我一忖到她的致死者是誰，唉！我就止不住淚滿襟袖了！秋紅呵！和我同歲的秋紅呵！和秋紅同遭遇的姊妹們呵！唉……我眞的就祇這樣向你們悲涕抽咽算了麼？

荷兒

許言午

如果讀者看了荷兒這兩個字，認爲這是一個女子的名字，那麼大概就會聯想起一朵紅的或者白的荷花來，以爲我在下面所寫的正是一個泛浮浮的荷花般的女子。可是事實並不如此，我所看見的荷兒原是一個黃瘦不堪的女子，身子短小得和她的年齡很不相稱，一團頭髮好像黃松毛，臉皮好像煨年糕，遠遠的望去，活像一個小小的銅菩薩。荷兒這名字不知道是誰給她起的，也許給她起這名字時她正如一朵荷花，也許給她起名字的希望她長得像一朵荷花。我的所以稱她荷兒，人云亦云罷了。

住在我家屋後的二堂叔隨着他的夫人死後，遺下的子女由三堂叔招呼去，許多房屋空起來了，於是招人租用，後來有一家姓鄒的搬進來住。

我家和二堂叔家的天井有一個方格子窗洞相通，窗洞裏面緊接着樓梯，我家的人常常停在樓梯裏由這窗洞觀望二堂叔家的情形，或者和那里的人閒談。因爲有這窗洞，彼此常有招呼的機會，姓鄒的不久也就托熟了。他家的情形我已知道得很多了。

鄒家的主人名叫偉生，曾經在天州的行政公署任過事，許多人都叫他偉生師爺。他有一個五歲大的孩子，因在天州生產，所以名爲天寶。荷兒是他家的丫頭，說是由天州買來的。她的主人們把她的來歷告訴我們的時候總是這樣的說，『也許她是一個私生子，也許是從育嬰堂裏出來的，她毫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總之她是一個

賤貨，你看她長得多麽難看．年紀已經十四歲了，她什麽也不知道．」

男主人是師爺，女主人是師奶奶，各有各的架子，各顯各的身分，似乎門口須有號房，出門須有跟班，雜使須有長年和老媽子，然而師爺是擱筆的師爺了，收入有限，除荷兒外不能再雇用人，因此荷兒的職務複雜而且重大了，而且無論做什麽事情，都是站在丫頭的地位的．

早晨，全家的人還沒有一個起來的時候荷兒就得先起來．晚上，全家的人不曾睡靜荷兒是不能先睡的．師爺，師奶奶睡午覺的時候，荷兒不洗衣服就須劈柴．

開門，關門，放雞，飼雞，關雞，淘米，洗菜，汲水，燒火，掃地，擦桌子，通煙筒，——師爺的水煙筒，師奶奶和老太太的旱煙筒，——以及買東西等，這是荷兒每天必須做的事情．如果是在夏天，還須點蚊蟲藥，趕蚊蟲，打扇和擦背．

師奶奶和老太太的意見是永遠不相投合的，不過平時總得勉強的敷衍過去．她們意見衝突得利害的時候荷兒就須爲難，她們鬧意見的情形大概是這樣的：

『你這小畜生，這樣的不懂得道理！』老太太對着荷兒藉口罵她的兒媳婦．

『眞是畜生，』師奶奶回罵道，『年紀已經這樣大了，還是這樣！』

老太太氣急了，總是隨手拿起東西，戥板，尺或者剪刀直向荷兒擲去．師奶奶當然不肯退後，立把荷兒抓來痛打．如果師爺在家，那麽由他再打荷兒收場．

夏日傍晚，各人都在天井裏納涼．一人坐一把紡花椅，捏一把蒲扇，搖動扇子，趕走蚊蟲，信口談些閒天．只有天寶不耐煩這樣的坐着，老在天井裏亂跑．後來他要荷兒當馬，騎着在天井裏跑，她只好把手當脚，負着他在地上爬行．『郎郎郎！』他說着聳動身子，要她跑得快，她只好用力爬行．天寶用一支竹竿當馬鞭，一鞭打去．剛巧荷兒旋轉臉來，正打在她的眼上，她不再行動，手捫着眼嗚嗚的哭起來了．荷兒一哭，師爺師奶奶都笑起來了，老太太也笑了，天寶本在驚愕，後來也就笑了．

秋去冬來，寒風一起，黃葉都被吹落樹去了．偉生家裏晚種的南瓜棚上也已只剩得幾支枯藤了．偉生發了

收拾南瓜棚的命令，荷兒就由梯子向那棚頂爬上去，她的主人們齊集在廊下看她。忽然梯子一滑，撲的一聲，荷兒跌倒在地上了， 於是大家不約而同的笑將起來。荷兒直挺挺的躺了好久，好容易一點一點的坐將起來，她看見了手臂裏正在流血，不覺叫起痛來，於是大家又笑了。

偉生有一個兄弟，叫做桂生，他是什麼也沒有一定的，無論什麼地方，什麼事情，只要讓他進去，他總就進去的。他在家裏的時候很少，只要衣袋裏還留着一文錢，他是不會想到回家的。如果偉生和他的母親都沒有在家，桂生即使已沒有錢，也是不會留在家裏的。他在家裏的時候只是他等候母親或者偉生給他錢的時候。如果想去找去，有戲文的時候大概在臺下，否則最好先到茶店裏去看一看，次之就是『寶場』和酒店。一天，偉生用做父兄的態度鄭重的和他說，『年紀大了，男的總是想娶的，女的總是想嫁的，你已快三十，應得趕快設法了，我想別的一時辦不到，就把荷兒……』

『荷兒？』桂生說着現出很不滿意的神氣。

『你既然不高興她，那麼你為什麼把她……那天在草間裏……』

三年女工生活的她

慕猗

她的生活，只工作和睡覺四字，便可以包括了。

晨光曦微，她便披衣起身；匆匆的煮粥，匆匆的梳洗，匆匆的出門。摸到廠中，她便開始工作了，軋軋的機聲，震耳欲聾；水蒸汽，炭酸氣，悶得氣都透不出。她只得手不停揮的工作著。忍耐著。六七小時後，吃一頓來不及吃的冷飯，又要繼續工作了。直到暮色朦朧，她才遇赦一般的回家了。於是洗衣，洗菜，淘米……一直忙到睡覺。如此的刻板生活，她已過了三年了。

她雖只活得三十幾年，可是面上的皺紋，已表示一個飽經憂患的老嫗。據她陳述，她七歲起，便做人家的養媳；姑凶夫惡，不得已私逃到這里來，嫁着一個商人，又是沒有良心的，把錢用完，撇棄了她到遠地去經

商了。她又說，『男人多沒有良心的；我現在生活雖苦，卻也自賺自用，不受人家的束縛了。』

但是這三年中，她的軀殼上的形態，已改變了不少：面上紅潤的顏色，褪得完全沒有了；眼睛黃暗，沒有神了；背脊微微的彎曲；頭上只賸數得清的幾根黃髮……。

最顯得出她的勇氣的，便是冬天的上工。因為夜長的緣故，她總在半夜人靜時起身。有時朔風怒號，有時雨雪載途，她也只得勉强的從和煖的被窩中起來，點燈，煮粥，梳洗……。那工廠中無情的叫人聲，又頻頻的催着。她昏黑的在街中走着，跌跌撞撞，好容易摸到廠中。有時遲到一刻，受那凶悍的工頭痛罵，毒打，她只是忍受着，從來沒有回聲過，反抗過；因為她知道自己的命苦，並且也經過許多虐待了。

去年有一個冬天晚上，她從風雪中跑回家來；忽然在路中滑了一交，勉強由同伴扶她到家，她病了。第二天她請同伴向廠中告幾天假，工頭對她的同伴說，『你叫她快快進來做工！這幾天正在加工趕貨，誰准這樣的偷懶？你對她說，『三天內不來，我們要另外招人了』。

她一急，也顧不得性命了。第三天連忙撐起來，咬緊了牙齒，撐了一天，工頭還嫌她手脚太慢。不堪入耳的罵聲，便是她那天力疾從公的報酬！

她用了十分之八九的汗血，替廠主作牛馬，只得到一角幾分的酬勞，吃辛吃苦所做出來的絲織物，何曾享受着一絲一縷！三年中只從節衣減食上買了一只破桌，一只用凳擱着的松板榻，和幾件什物；拼弄來還不及太太們一件衣費！當我每晚從樓窗口望她的室內時，寥寥幾件東西，可以數得清的：靠壁的是一榻一桌；壁上掛的是兩只籃，一只鉄籠；桌上是一只美孚油燈，幾只碗；……榻下是一只箱子；還有一只小泥灶，放在壁角。當那灶上發出黑煙時，便是她在舉炊了。那黑煙彌佈室中，把室內什物，統統染成灰黑色。但是我想：她進這小屋時，一定覺得非常愉快；因為一天的工作已畢，而且有吃有睡了。

她最怕是歇她的工，所以工頭的虐待，工作的勞苦，她總百般忍受着。唉！不料可怕的罷工風潮來了！她又無力違拗衆人，又無值錢的東西可以典質，又無親戚朋友可以告貸；她真有一頓沒一頓的挨過了幾天，看

看要束手待斃了，幸而風潮解決，她又得苟延殘喘了。

一天晚上，忽聽見樓窗外人聲鼎沸，接着一陣慘痛的哭聲。我探頭一望，不是別人，原來哭的正是她。我急急地跑下去，要想探個究竟，而她已被衆人安慰着，扶進房裏去了。

『冤枉！這件事真冤枉！……她素來是規矩，怎麼會……』她的幾位同伴紛亂地說。『什麼事？』不明白的追問着。

『今天她從廠裏出來，被老四(一個女工頭)抓住，把她的飯籃一搜，搜出兩絞絲來。老四便把她抓到經理先生處，說她偸絲已不止一次了，這次一定要革斥她；她竭力辯白，可是證據確鑿，不用說便把她打了幾下，……但是……』

我便追問着，『你們為什麼說她冤枉呢？』

『因為有人看見她去解溲時，老四把絲像放到飯籃裏；分明是誣害她呀！』

『看見的為什麼不告發呢？』

『大家都怕老四，誰敢多管閒事，自討沒趣！況且老四和廠中幾位先生，都有交情，自然都幫老四的。』

『哦！我明白了！她平日和老四有甚仇恨麼？』

『她並不惹人，不會有什麼仇恨的。』

一個快嘴的女工說，『不！你不聽見她(指房內哭泣的)前日自己的悔恨麼？初三那天，老四和某先生在……，被她撞見了，她急忙退回；昨天她又無意間在廁所旁遭到了同樣的事，老四和某先生受了她兩次驚嚇，於是懷恨在心了。』

第二天早上，那扇小屋的門，一直閉着。後來知道她實在受不起這汙濁世界的磨折而自盡了。

庶師母

永齡

小孩子上學了。母親非常歡喜。

隔壁的和尚比我大一歲，同去的時候，我現在還記得清楚那光景：各人手裏拿着只小木匣子。我們都很快活敏，捷地跳着跑着；父親跟在我們背後很氣喘，只是

啞喑的叫着，「慢點，當心摔了！」

放學回家時，母親同姊姊早在門口望着。進了門，姊姊就把我摟抱起，母親望着我只樂得合不攏嘴來。

晚飯時，做了一碗平素我最愛吃的淸湯。

明天我起得很早。吃完早飯，父親又送我同和尙(可是後來就不了)到先生家裏。

就這麼一天天下去，沒有懶過。

先生家的房子大極囉！那屋頂就高得難於言說，其他一切的陳設都比我家裏的好得多。

先生兇得很，臉上死板板的就沒笑容；發怒起來的吼聲，響得像雷震。可是雖然很瘦，打起學生來却非常有勁。

師母也能够講書說字，有時先生不在，她就來教我們，可是兇得像先生一樣，(不，也許不止咧！)我記得有一次爲了背錯一個字，打得我哭了回家。

一天，吃罷了飯，上先生家裏，還沒踏進門的時候，嘈雜的叱罵聲，凄咽的飲泣聲，雜在一起。我不知道發現了什麼事，嚇得馬上掉頭回家。

第二天去的時候，先生家的大天井裏站着一個衣服襤褸的女子，正傴着身子在洗衣服，肥皂水污滿了乾枯的手，……啊！面孔腫得像幾座小坟一樣，靑紫得很，這顯然是經過毒打以後的樣子。一面在洗，一面不住的流淚，可是又怕給人知道。她聽得我的脚步聲，就抬頭望我，我看不淸她兩眼的地位，因爲已陷在腫漲的肉塊中，那樣子怪可怕，我很快地向大廳中去。

「先生家的丫頭打得怪可憐。」晚飯後我對母親說。

「好孩子！那不是丫頭，是你的廡師母呢。」母親笑着說。

「那麼先生爲什麼要打她呢：」我問。

「小孩子懂得什麼。講你聽也沒用！」姊姊搶着說。

睡在床上只不寧貼——讓『爲什麼先生要打她呢？』的問題問住着。

好一會，母親同姊姊談着話走進房來。

『這樣的女人也忒可憐哪：』母親微喟着說。

『聽說是好出身呢。』姊姊的聲音。

『可不是！——終是她老子作的孽，給人家做小。』

「打是不知打過多少次了，聽說。」姊姊說。

「全是大老婆的花樣啊！」

「我還認不得她哩——臉兒怎樣？」姊姊問．

「初來時很光鮮——我親眼見她來的——現在可不對勁了！」

「隔壁嬸娘——和尚的娘——說，吃飯祗吃貓剩下來的飯呢．」

「不單這麼，一步都不許出來！」母親說，「大的罵她很惡毒．說她出去了面子會給丟盡呢．」

她們儘絮絮叨叨的講下去，可是我不願聽了，我已明白這是怎麼回子事了．

她被打的次數隨日子加多了．也許直到生命之終罷？我可沒那麼想．真的，我漸漸地司空見慣，不算什麼大不了……

在九歲那年我離開那里進國民小學了，後來我就沒有再看見她，直到現在．

呵！她，她如今不知怎麼了……

五．二八．——德里——．

折賭帳去

霽霽

趙媽的次女出嫁了．

這眞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賣買婚姻的慘劇開幕了．

趙媽在我家做工，她的兄弟來告訴她，她丈夫用了一百二十元的代價，把她親愛的女兒，賣給一個殺猪的屠戶——四十三歲的老屠戶．

她聽見這個消息，雖然晝夜的哭泣，却沒有法子去阻止．

十七歲的她，嫁了過去，活計啦，作飯啦……是不消說了．她丈夫嫌她脚大，十分討厭她，叫她打水，洗猪，她那里能做得來這些出力的工作，時常挨着罵，有時還得不着晚飯吃．

有一次她坐了月子，生了一個女兒，過了三天的時候，便叫她往田裏去拔菜．她急着回家看她的小孩，少

拔了一點，便大罵着要宰了這『一百二十元的狗賤人！』

她嫁後四年，老屠戶得了酒傷死了。

她的晚婆婆——屠戶的後媽——待遇她更是慘苦。

有一天晚上，她悲傷極了！抱了她四歲的女兒，出去跳井。她的女兒看見黑洞洞的深淵，便嚇哭了。被她婆婆聽見，把她拖了回來，三天不給她飯吃。

婆婆氣極了，和她的小叔——屠戶的兄弟——商議着，把她轉賣給一個編柳筐的。

日常的生活，仍然是照舊，不過僅僅不打水，不洗猪罷了。但是仍然嫌她不中用，無情的柳條，時常要加到她身上。

因着柳條要時常親近她，所以遍體的傷痕，她丈夫又嫌她太不潔淨，便把她送回娘家不要了。

可憐的她，總算恢復了數年前的自由，時常來我家看她的母親。

但是去年冬天，她很長久的住在我家。她說起她的叔叔，很不安分，大酒，大賭，已經把二畝半墳地賣完了。

某日的早晨，她叔叔來叫她回去；趙媽也跟着她走了。

後來趙媽回來告訴：她叔叔來了若干壞人，把她綁在車子上，推着走了。

聽說是把她——和她的女兒——送給一個當兵的。折了賭賬了。

現在當了兵太太的她，不知道又有甚麼悲慘的歷史。

一個被忘却的婦人的最後

徐學文

貧苦的人的一個『死，』是難得使人注意的；引起人們的同情，更不用說了。這在一般婦人尤其這樣。

袁媽子，就是屬於這命運下的支配者。

這是很平常的一個事實，她從小家裏養不活她，就

被父母以最小的代價——二十元。——賣給王姓。在王姓看來，這算不得一回什麼事，好像鄉下人家養豬一般平庸的事；不過養豬還有牠本身利益上的希望，至少要使他們留意一些。

據說，她要算是王姓家裏婢女隊中最標緻的一個。這判斷是她到十五六歲時成立的。王老爺本是一個風流客，那時雖已五十多歲，他好色的性格，依然沒有變換；因此他，——就私下裏戀上了她，她雖然絕不願意，但是從何反抗起呢？而且，普通人都以為這是很幸運的機遇。

她得到王老爺一閃的一顧，實在不是容易的。她做王姓的女奴隸的開始不過九歲，其間苦痛的經受，只有，實在只有她一個人知道的深切。

這一天，王老爺家裏來了一位客人，她受二太太的急速的吩咐，到一家菜館裏叫兩碗菜。二太太的性子，素來暴躁，語言的聲調，又是她本鄉帶來的方音，說話時，頗有些急促。她接應了之後，就順了二太太的口氣，到菜館裏喊菜去了。那知送來之後，她看二太太的臉上，驟然湧現着怒氣勃勃的神態，不過沒有發作。

自然，二太太的暫時的容忍，等客人去了，再也不能隱忍了。

『這劣貨，故意慢客，我這樣清清楚楚地和她說，她却叫這樣的菜來，這還了得！』二太太的尖利而帶暴怒的聲音開始了，就怒氣勃勃地拿一個短棍亂擊着她！頭髮散亂了，哭音也沙了！但是，她像這樣受了重刑偃跪在地上，還不能得到二太太收歛怒氣的期望。鋒銳的指爪，深刻在她的臉皮上，臂彎裏，印出一種可怕的紫紅色，最後，破了表皮而湧決了！她只能無抵抗的承受着，至多當劇烈的激刺突然感覺到時，重一些發着喊痛聲罷了！

她經了二太太的痛擊之後，說不出一種瑟縮的樣子！經過二太太的面前，垂下頭不敢正視，可是再也不會使她達到這最低的期望。

但是，她的第二遭的受難又來了，是距離前次的二天。

二太太說她那種瑟縮之狀，是狡猾的假裝，故意侮辱主人的尊嚴！怒氣本沒有完全消融，就指她進房收拾時那種冷氣森森之狀，為有意要結怨主人，燥烈的性子

又爆發了，不自主的拿一隻茶杯擲去，幸而她頭部一側，沒有擊中；但是二太太因為那杯子無代價的破碎，怒氣便增上一倍，不管什麼把她迎頭痛擊，直至自己覺得力疲而止。

這天夜裏，忽然傳來她失踪的消息，於是全家的人，更憤恨她的狡猾，連假慈祥的王老爺，也不由的『賤種，找到了重辦！』的說着！這時其餘和她一樣命運的婢女，誰也都想到她的慘運的無法避免，便也責她太不能容忍，在這權威之下，也竟重重地震顫着無生活自由的人的心理了！

明天，竟突然發現她了！她並沒有逃遁，祇是瑟縮地伏在宅後的竹林裏。她不想逃，逃不一定能够脫出什麼苦境；她只為想暫時避免可怕的二太太的怒顏，厲聲，所以那晚竟好像有種驅使的樣子，絕對不敢進房睡覺，便不顧一切偸到竹林裏，作她暫時的安息！

王老爺也異常發怒了，斷定她心裏一定有逃的念頭，再不用嚴厲的方法，怎樣馴服別的呢？他就吩咐幾個男僕，拿她綑縛起來！其時，二太太發明一種新刑：當她手脚縛就時，用細竹條一根一根的揷進去。這時已經被紮得很緊了，每一根揷進去，節骨，筋肉，更其縮得緊迫。她實在忍不住了，高喊着求救了！但是二太太的棍棒，却應聲而下！

鄰人都集攏來，却認為應有的責罰，至多不過心裏覺得這新刑法太慘酷，也是無能為力。

這一次她受到利害的刑法後，又接連幽禁了好幾天。這是王老爺的主意，拘留她在一間密不見光的屋子裏，給她要反省和自新的門路！

她遭這種慘待，似乎到二十歲以後漸漸和緩些。這時候，由王老爺和她擇配，給一個姓袁的佃戶的兒子。可憐她享受自由生活的幸福沒久，因死了本夫由翁姑強迫她再嫁給夫弟的不願，從新轉到王老爺家裏來，再嘗她樊網裏的生活。這眞是命運下的支配者，無論那里，都脫不掉黑暗的境地！

於是，她重做一個無代價的女傭，十數年來，居然够上袁媽子的資格了。

王老爺家裏，不能不算一個大家庭；兒子很多，成親以後，人數驟多，袁媽子再也沒有蘇困的時候。好在後一輩還沒有十分凶狠的模樣，不過二太太的暴躁的急

性，依舊沒有改變。

最後，她的一生命運結果的一幕開始了！

二太太鍾愛的一個次孫，忽然的患起病來。因爲袁媽子是負着天天陪他上學的一種責任，二太太就責她陪送的疏忽，這是由占卦得來的一個碻斷。所以無論如何，袁媽子總逃不掉這不盡職或故意加害的罪惡！於是二太太愈想愈怒，一面又聯想到她從前的犯過都是帶些陰險性的，從小就不忠於主人，想到逃遁，那所蓄的思想就不問可知了。

立時，袁媽子受二太太的最後的宣判。這『驅逐』兩字，着實含有重大的意味！因爲她除了本身的父母而外，再也沒有親戚可以倚靠；但是生身的父母，早已死去了！她不容於幼時的主人，何處是她永久的容身之所呢？

只有這一條路了！她悲哀的走往故夫之家，却又是一個敵對的地位！但是他們不容不暫時的留住她。她病了呢！

病了，病得久了！終於死神來接着袁媽子永久逃避這殘酷的人間！

貧苦人的死，尤其袁媽子的死，眞是連一個螞蟻還不如啊！

被忘却的一個婦人的死，我願意簡單地敍在這里；雖然未必能够留了多大的印迹，在沙漠似的人間！

一九二五，五，三日。寫於川沙。

女尼

漢林

最慘的下層階級的婦女，莫過於我目擊的尼姑們！

許多回，六通庵的老尼阿典，到我家來，她手拿的總是菜園掉下的菜根。我駭異的問她：『這可有甚用處？』她就用和悅的面容，這樣的回答：『沒根的地方，切下來熬了助飯；有根的呢，曬乾了作柴料用。』她還感謝那菜園的農夫們，給她天天這許多東西呢！我再問問她：『白米的來源呢？』她就滔滔地說了下面許多話：『米是向各家化的，一次討了三百多家，纔得了

一升半米，那量米給人家的，選一個很小的比指頭大一點的茶杯，還把拇指橫在裏面。唉！這都是我們前世沒修，纔有今生的結果，這還可半食半餓，喝稀粥，到還不打緊。一到了夏天，附近的阿爺們——其實是無賴輩——走到庵來，上井邊洗冷水浴，强要我們拿浴盆給他，還須男子用的纔要。後來再三求他，說明尼庵那有男子用的浴盆。他來的時候，赤身露體，後生的已跑得沒影了。唉！有時還亂進房裏，亂拿東西，亦只說好話勸他罷了。」——實在的，尼庵若不私通無賴的强有力者，誰能免去上面的騷擾，或且更甚呢！——她說了，俯首合十的，叫遍了家裏男婦老幼佛祖保佑而去。

猶想起去年我校因駐了軍隊，就搬到了附近一所庵內的空廳教授，庵裏有廿多尼姑，各住在私廳上，分作五六家，亦以化米爲生。我們初來的時候，幾個無賴縱橫的睡在她們的廳裏，有時則熬熬豚蹄，喝喝酒。我們來後，他們就不敢公然來去。有一回，我看一個小尼姑，因爲師父出門去了，她就和一個無賴，身湊得很近，眼睛瞟來瞟去，蜜蜜的談話。一次，無賴剪了丈多布給她，後來老尼來了，她說這布是作女工積下的錢買的。看了這樣，就可知其他的一切了。

我們觀察所得，她們自出世後，就被父母抱來投入這悽慘之窟。她們大了，雖然自傷身世，然終不能脫離尼姑的生活。嫁人呢，恐怕社會和佛祖的訶責，而且亦不能嫁得好人。然而食和欲是人們不能避免的，她們看人家的姑娘，嫁得如意郎君，享唱隨之樂，她們就不得不暗中幹這比娼妓還不如的賣淫生活，雖然有的是被牽入旋渦的。

官產委員來了，就要拍賣庵寺，或要她們繳價；有時籌餉局又要抽甚麼庵寺廟祠的上蓋稅；劣紳亦要趕走尼姑，强占庵寺，化子亦時向庵內强乞。

總之，她們是特別悽苦無職業的下層階級的婦女，食的是菜根和哀乞得來的米，幹那比娼妓不如的皮肉生涯，以求人家些微的保護。嫁人不得，只有守活地獄；種種騷擾，伸冤無處，看來她們是中華民國法律統治下的特別國民。末了，我希望負婦女運動之責者，趕快把這些悽苦無告的尼姑們解放！同時更希望無力飼養女子的父兄們，少生一點！因爲這是不道德的。

Pro-phy-lac-tic 保齒禦病牙刷

無處不到——無垢不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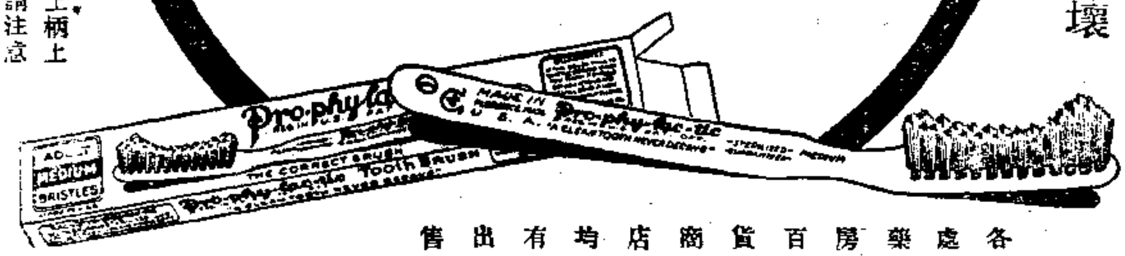
清潔之齒·斷不敗壞

刷牙而只刷其面猶非刷牙之本旨蓋欲齒牙健全必須內外並刷使處處清潔方可而能使內外並刷處處清潔之牙刷則惟保齒禦病牙刷有此能力

保齒禦病牙刷有凹形之刷面以配合口腔又有齒狀之刷毛可以深入齒隙其刷端較長之毛則用以刷洗牙背及最重要之盤牙內面

清潔齒牙之能力斷無他種牙刷能有如保齒禦病牙刷者

常裝於黃色紙匣內出售其匣上柄上均有西文字 Prophylactic 務請注意



各處藥房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刷形刷毛分三種 成年硬 童年中 幼孩輭

上海黃浦灘路二十四號 美商貿勒洋行經理

東方(675)(一)

廣東種德園著名各種良藥 商部嘉獎

婦科聖藥



一等獎章 此丸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講眞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列〇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痠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雖以靈速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以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一品小丸每兩洋一元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

著名良藥 化痰止嗽 橘紅半夏露 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

海狗腎精片 每瓶洋一元二角如患腎虧陽痿子嗣艱難者不可不試 玉樹

神油 此油止血止痛第一聖藥如患湯火燙傷刀傷疔瘡瘋毒無名腫毒大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 萬應如意油 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函購郵寄藥目過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東方又(477)



爲君增美齒

汚暗之齒有損風貌人所共知其所以現汚暗之色者皆因其牘有薄膜耳現在已有千萬人設法去除回復其本有之光澤增其美艷吾知此乃人人所共羡君亦願一試此貢獻而知多數人得此美齒之故乎

汚暗之薄膜　薄膜起自食物之餘屑而成一種薄衣黏附於齒牙之上能自容留食物餘屑而使發酵生酸酸與牙觸牙即腐壞從此細菌叢生矣凡此種種皆爲牙病之主因

去除之新法　牙科專家業已發明二種去除薄膜之法一以分解一以去除經多數醫家之證明製成一種牙膏名曰必素定牙膏現在已有五十國愼于攝身之人咸相採用而多數爲牙醫所介紹必素定牙膏又能增加口涎中之鹼質以消解酸素及涎素以消化餘屑用之不特可使白潤尤能永保健全而無牙患

保護牙磁　必素定牙膏除解薄膜係用一種極軟之物不雜傷牙磁之砂礫

穩愼與適意　必素定牙膏之製法全以穩愼出之其中不雜有害之砂礫用之快意而效

速請即將下劵裁下並附郵票三分塡寄本公司索取十日管試用並注意其用後齒牙之潔白

TRADE Pepsodent MARK

各處藥房及京貨號均有出售分大小二種

上海匯豐銀行樓上一一九號 必素定公司啓

總批發處 上海江西路A字一號 電話中央二千五百號 信源行

贈十日管送

茲附上郵票三分請即惠寄必素定牙膏十日管一管至　　省　　縣　　收爲荷此上

上海郵政箱第一四一六號必素定公司

地址務須塡寫詳明

Dept. CH5-7



國民革命後幕中之孫中山夫人

君平

原文爲中山先生秘書章玉君撰，曾載北京法文報，後經陳友仁君譯爲英文，載北京東方時報，茲從英譯，略參己意。按夫人姓宋名慶齡，幼遊學美洲，肄業威士萊恩大學（Wesleyan College）。一九一三年得文科學士學位。歸國後卽任孫先生秘書，一九一五年與先生結婚。

當四十年革命領袖遺體移往中央公園受羣衆哀弔及移厝西山碧雲寺之時，緊隨其後者，有一無限哀痛之細弱人物。伊爲一婦人，行極緩，一幼妹扶持其旁，其面深網黑紗，僅隱約可睹。伊隨行至力盡時，始入馬車。在此偉大死者移停社稷壇所經過之萬頭攢動街市中，衆幾不知有此人。伊爲一家庭之護持者，爲『一人』健康情愛之源。伊何人？是爲孫中山夫人。

中國舊俗婦女僅爲男子之附屬品，其所居別一環境，其事業僅爲敬奉祖先神位與祠廟。此種風俗爲多數婦女所默認，不敢一言。在此軍閥控制與攪亂之中國，孫夫人獨爲一特出之例外。伊之教育，才能，仁慈之心與國外之社會科學訓練皆足使伊在今日中國之婦女中獨闢一新紀元。孫夫人以爲在中國之爲婦者，同時可爲其夫之良友。同快

榮，共肩失意時之負擔與挫折，調護其身心，鼓勵其工作，凡足爲國盡責者，皆當冒艱險耐勞苦以隨之。而孫夫人自身卽爲此種婦女。夫人雖似文弱靜默，實具剛毅之性格，嘗在極可紀念之時會，表現其毅力勇氣，爲中國婦女或任何種族之婦女所罕睹。吾所指者非男性自大之婦女，此輩雖亦嘗與人類歷史以光榮或浩刼，然孫夫人非其類也。夫人係一有自信力而仍願在當代領袖指導之下爲繼續的沉默的工作之婦女。

孫夫人因得爲一革命領袖，中國最有力政黨之創造者與抵抗反革命中心之政府首領之婦，遂得目睹其夫生命中所遇之重大事變。伊無處不隨之同行，其仇敵之圖謀殺害者，亦未嘗捨之不顧。在廣州日，當一九二二年之夏，夫人與孫先生同居觀音山上之一村舍（後毀於亂徒），山前可見全城風景，此城固昔時商業最盛之區，且爲西人侵略中國之門戶。某日夜已過半，忽聞鎗聲，總統衛隊之一小部份急以鎗還射，時夜黑不能見敵人，然彼等已知爲陳烱明之叛變與暗殺。夫人忘其身之安危，力勸先生卽離，然電話線已斷，竟不能得救助。先生未攜武器，冒險出走，僅一侍者相隨，以夫人託之平日侍衛之衛士兩人，於彈雨中護衛夫人出走，境至危急，終獲安全。夫人旣履安土，第一事所急欲知者卽爲先生之安危，及聞先生未遭傷害，方避難於永豐兵艦，驚喜如遭大赦。著者見彼夫婦相逢，此蓋世之英雄以手接夫人時，不覺淚下，旁觀者亦爲之酸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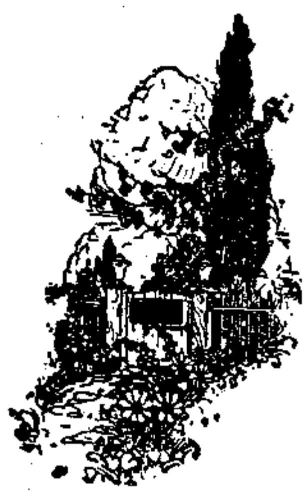
先生所至，夫人無不在其側。一九二一年之冬，先生經兵匪叢中，達山明水秀之桂林，夫人同行，時正組織爲衆所誤會與反對之北伐軍。其後先生因陳烱明之反抗，不得不改組軍隊，夫人復同往韶關。當時軍事組織，雖諸多未備，先生決踐其與北方友人之宿諾，出兵盡力援助。夫人與先生同居一極簡陋窄小之鐵路宿舍中，所受艱苦，視夫人以前所遭遇者更甚。先生最後赴京時所選擇之隨員中，余亦爲一人。當抵天津時，此偉大領袖之腦海中方充滿一解放與更新的中國之夢想與觀念，不幸竟染沉疴。世界許多不朽之名人，如拿破崙葛蘭脫之流皆隨此沉疴而去。

先生由病至死，無日不以其堅強之志願與最後之病魔相戰。所希望者，僅在延長數月之生命，以冀其廢除不平等條約以解放中國之主張得深印於國民之心坎。在先生一生之最後奮鬥中，夫人竭其心力，以盡看護慰藉之責，其

犧牲之精神，以著者所知，求之歷代創造國家改革時代之偉人傳中，殆無其匹。

今中山先生死矣，兩月以來，震蕩於全國乃至全世界人之耳鼓者，無非追悼中山先生之哀音。吾人愈追念崇拜先生之人格，事業，文章，愈不能忘後幕中犧牲一己盡瘁護持革命之中山夫人。民國以來先生努力革命之奮鬭，夫人無役不從，履險如夷，茹苦若甘，十餘年如一日。先生不朽之作，如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書，皆成於最後十年之中，搜集材料，整理稿件，得夫人之助為多。先生晚年時患目疾，而讀書成癖，不肯一刻自逸，夫人知不能諫止，乃手一卷坐病榻旁，為先生誦讀，日以為常，幾如功課，先生亦樂聽不疲。雖臥病津京，夫人尚時為誦由日本新購之參考書。先生一生為國勞苦，惟病乃得休息。其家庭唯一之樂，殆為病中臥聽夫人之讀書聲。先生逝後，所遺惟書籍數千冊而已。夫人以先生手澤所存，珍同拱璧，日婆娑其中，不忍稍離。先生生平事業，讀書革命二事，可以盡之，夫人辛苦犧牲以協助先生者，亦即此二事而已。先生往矣，國民之革命尚未成功，吾人於追悼先生之餘，宜如何奮勉努力，以期不負革命導師之中山先生與後幕中護持革命之中山夫人乎！

先生逝後之第二周月，書於上海。





家族制度的性質與機能

蔣徑三

一 社會組織的基礎

家族制度在諸社會制度中爲最重要的一種制度。現代的文明，殆以一夫一妻制的家族制度與私有財產制度爲基礎，建築其上而發揚光大之。故想了解現代社會組織的構成與機能，及攻究社會生活上的諸問題，非將家族制度與私產制度十分徹底研究不可。如其對於這兩種制度，沒有充分的知識，不必說我們雖爲社會國家的一分子，而不能享受眞正文化的生活，卽對於現今各種重要的社會問題，也難期有相當的理解。

但關於家族制度的諸問題，因爲各國與各民族間的文明程度各各不同，因而發現了種種相異之點。所以對於這制度政策上的研究，實難施以概括的考察。但這些問題，畢竟有所以發生的原因，若從原因上攻究起，我想總可得個梗概。如關於家族制度的起原，形態，機能等等，都能依着發達的程序，一一爲之探究，沒有不得到美滿的結果的。

家族制度與私產制度，雖然同爲各種社會制度的基礎，但前者比後者更有一層原始的起原。因而於人生生活上，更爲一層重要的制度而存在。但家族制度，在現今社會上有自存能力的各團體中，是最單純的。各種社會制度雖以家族制度爲基礎而漸次逐其複雜的發達，但家族制度的自身，却跟着文化的發展益益趨向於單純。

所謂單純的意思，就是永久保持着自存的能力，而爲社會的基礎制度而不變。詳言之，就是家族制度，因爲包含着那組織的必要條件的男女兩性，所以得使其自身及社會組織的全體永續再生，不致間歇。故家族制度是人類社會生命的維持者——有機團體的永續存在的機關，具有古今不變的最原始的機能。他的機能，卽在現代各種文化急變的潮流中，尙依然保持着一種原始的態度，不稍動搖。除非將來有更好的制度來代替現存的家族制度，否則，卽其他諸機能與家族制度脫離關係，而家族制度的本身，依舊不失那社會生存上最重要的地位。

二 社會組織的單位

將來的事情，原是不能臆測的，但從過去到現在的實況觀察起來，各種的社會關係，大都縮收在家族組織當中。某學者以家族組織爲社會組織的縮圖，決非過言。這樣關係，雖依文化程度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言，但在現今進步的文化狀態底下，於某一範圍內得如此說，那是無疑的。現今社會組織的趨勢，似有個人主義的傾向，但在事實上，却尙保持着以各個家族團體爲社會組織的單位的性質與地位。

惟照此推移的傾向，家族制度的將來，確有重大的變化，卽說此種制度的命根繫在這種傾向，也未可知。在古代或現代文化低下的諸民族，因家族爲切身的組織，認此卽爲社會的組織，所以把所有的社會的機能都具在家族制度當中。後來文化逐漸發達，各種社會制度也跟着猛力的進步，家族制度遂不過是各種社會制度中之一制度而已。在文化低下的民族，組織社會是各個的家族組織，個人從屬於家族組織，不過是組織社會的一分子的關係而已。換言之，個人非直接組織社會的單位，乃是組織家族的分子，而間接的組織社會。直接組織社會的單位，卽不外各個的家族團體。但文化逐漸發達，逐漸打破此種關係，到了近代，個人逐漸解放，社會的組織，直接以個人爲單位，於是家族組織原來的地位逐動搖了。現在文化最進步的各國，個人早已贏得社會組織的單位的地位而從家族組織中接續的解放出來。

但詳細的考察起來，個人得直接爲社會組織的單位的狀態，在構成的某一方面觀察，固屬有之，却決不是全體的意思。如對於日常的實生活，家族的結合依然係

持其重大的任務，社會也依然由各個家族團體的結合而形成，個人從屬於家族組織，而家族組織仍不失爲社會組織的單位。至如日本等現狀，文化發達的程度，尙不及歐美諸國，雖間有盛倡個人主義及廢棄或改革家庭的論調，但一經考察實況，不論他爲機能上或組織上，都是繼續保持着舊日的狀態。

更從另一方面觀察，家族制度不但是一社會制度，同時又是一自然的生物學上的構成物。即形成家族團體的各個分子，依着各個自然的本具的性能而結合，夫婦則以性的不同，親子則以血肉的關係，互相結合，造成所謂家族的團體。這是家族制度先於他種制度而發生爲原始的制度的第一理由。祇有他種制度以家族制度爲起原而漸次發達，從不見家族制度原始於他種制度而發達進步。

三 維持社會組織的機能

由上敍述，家族制度的性質，已可見其一斑了。但其在社會生存上的職能，到底是怎樣的呢？這是不得不繼續研究的。家族制度之社會的職能，第一當然是生殖子孫，教養成人了。這是家族制度特有的任務，似任何制度也不能代替的特有任務。故以社會學的眼光來觀察社會生存問題，凡是不能生殖子女的家族，即已失其存在的第一義了。不能生殖子女的家庭，從夫婦個人的立場言，或以爲是便利而且必要，但從社會的立場言，却是不行。要知社會非只是現存的社會，乃是生生不已，代代永續的社會，故以現存的夫婦一代而解體，不爲社會的永續而遺留子孫的家族，他的存在目的，不得不說已失其重要的意義了。總之，不生殖子女的男女結合，在夫婦個人即以爲是成功，但就社會上言，無論如何總是失敗的。這樣的議論，雖不免偏於生物學的，但就家族制度本來的性能言，也不能不說生育子女爲家族制度對社會應負的第一任務。

家族制度第二的重要任務，是遞傳各種物質的產業。一家所有的動產或不動產，全靠着家庭爲之代代傳遞。即現今經濟上的重要生產要素的資本，也靠着家族組織爲之移轉。關於私產制度的是非利害等，那是另一重大問題，自當另外詳細討論；惟現代的社會組織與經濟組織以私產制度爲基礎，這是無疑的。在這樣狀態之

下・欲將其財產永久維持，自然以家族制度爲最好沒有了・一方因其是維持財產的機關，同時他方又不得不生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任務・因爲現代的社會組織，是以私有財產爲基礎而組合，現代的經濟，特一私產制度底下的經濟，舉凡生產交易及分配上的規律，皆依此而成立・於是形式上的法律，實質上的家庭生活也依此而成立・有了這種組織——法律與家庭——那私有財產的命脈得以永續，社會與經濟的秩序得以維持・除非後日私產制度歸於消滅，新的社會組織的基礎重新建築，那是另一問題；否則，現時的社會組織依舊維持，而經濟的基礎一日不改革，則家族制度對於社會生活上的貢獻，仍是偉大的・

四 文明持續的機能

家族制度不僅是遺傳物質的財產的機關，又是一個存續精神的財產的重要機關・例如一民族所有的言語或一國民所有的文藝技術宗教道德等，主要是靠家族制度爲之保存及繼續・一家有一家特有的一種方言及學術上的能力，文藝音樂上的趣味，道德宗教上的信條，遺傳給子孫，永保着一家特有的個性・合此許多的個性，融會貫通，又成爲一國民或一民族特有的個性・而此各種精神的產物於各個家族間的輾轉推移，不僅永久保持着原來的狀態，且因了移轉的關係，漸次使其精練發達，此實一家族制度對於文明發展上的重大的貢獻・所以家族制度是發展文明的血管或神經系統，若是沒有家族制度爲之存續，那文明簡直可說無從發展・

今日文明各國，雖有學校，圖書館，博物院，美術館以及其他各種公共場所之設備，以爲發展文明的要具，但家庭對於文明的貢獻，實不亞於社會上各種公共的設施・家庭不但能產生新文明的成果，同時又能將家庭以外造成的各種文明爲之保存永續，而更使發達・關於這一點，不但不亞於其他社會制度，而且爲其他制度所不能替代的唯一任務・因爲家庭是依血肉與愛情而結合，其間含有活潑生動的機能，不像他種社會制度，只不過機械的結合與作用，爲一種單純的組織・

家庭又是一個利他主義的教育機關，社會上共同一致的精神，最能於家庭中養成之・如服從法律，保守秩序，相互愛敬，以及權利義務的分別，人我的界限等種

種道德上的訓練，家庭實爲最好的教育場所。共同精神爲發達社會必不可缺的條件，而家庭恰又爲教養共同精神的最好場所，所以家庭直是發達社會的搖籃。若家庭怠忽此種任務，則那集合成的社會，不但難望發達，而一時偶合的羣集，也不難漸次解體。現代社會日益進步，而共同生活的必要，也日感迫切，若無共同精神爲之維繫，社會不難立呈解體。現代社會一般的趨勢，因經濟上分配的衝突而起的階級戰爭，與由他種原因而起的社會分離的傾向，日益增高氣勢，繼續不斷的脅迫我們的社會生活。這二大時代的勢力——社會上求心的勢力與遠心的勢力——怎能使他調和而遂其全般的發達，實是現代社會最重大的問題。

在這樣的時勢之下，家庭對於社會生活上的教育任務，尤覺必要。總之，家庭生活是社會的教育（譯者按：這里所謂『社會的教育』，與學校教育對稱的『社會教育』不同，乃是教育個人使成爲社會的人的意思）的基調，特一社會化的重要學校，故這學校教育的良否，直可決定養育其中的各個人將來能否有做社會的一分子的資格，也是社會全體文明能否有發展的可能與希望。

五　經濟上的任務

從以上幾節看來，社會的經濟活動與家族制度關係的密切，以及其影響於家庭生活上的重大，當可想像其大概了。茲又詳論二者的關係與其影響的深大。

在原始狀態所有經濟的業務，大概以家族組織爲中心而結合。一家造成經濟行爲的範圍，生產是自給的生產，以一家的必要爲目的，同時又以自家生產自家消費爲原則，與他人少交易的行爲，所謂交易經濟尙未發達，以一家自給的經濟爲經濟組織的大本，一家即有所謂專門職業的，大抵也是世襲，沒有現在自由競爭的意味。其後社會進步，經濟上漸行分業，舊日家族制度所有經濟上的任務，逐漸與家庭脫離關係。詳言之，生產非爲一家的必要，主要是爲他人，特爲市場上的需要而行動。從而交易的行爲大盛，市場生產與交易經濟起而代一家自給的經濟，至爲經濟組織的狀態。到了現在，家庭內只是關於飲食及雜多的消費上的行動，其他全與家庭脫離關係，另造一種社會組織的系統，即所謂企業的組織是。但這些事業，因產業種類的不同，而多少異趣，不能一概而論。現在的農業或手工業，雖有一部分

的業務，尚與家族組織連結，未盡脫離，但此不足爲經濟組織的大本。而現在經濟組織的大體，總算全已脫離家族制度，所剩餘的也只是消費方面，尚爲家族經濟。但此剩餘的消費上的任務，現今歐美諸大都市，也有漸將脫離家庭另爲組織的趨勢了。

現在歐美各大都市，夫婦因各在外從事業務，不便一一回來吃飯，而卽在業務的場所或飯館中吃的很多。向以經濟上的關係而組織家庭的必要與便利，到了今日，已漸次失其效用了。文明進步較遲的各國，雖尚保持着家庭必要的性能，但家族制度對於經濟上的任務，日益趨向縮減，是不能不承認的事實。

六　經濟任務的減少與其結果

現代經濟上一切的任務，漸次自家族制度移轉到他種制度，除生殖子女與養育子女的兩大任務以外，其他一切任務，差不多都可不必定要家族制度去處理了。卽關於經濟業務上的教育，也不一定要在家庭教授，社會上自有相當的學校可以學習。果如前節所述，像家庭中烹調食物這樣重要的任務，都可移到家庭以外去料理，那麽，家庭中一切任務，越見減少，而對於教養子女上却當有充分的餘裕了。這樣時間利用上的進步，以費於價值較少的時間，移用於價值更多的地方，增加人們活動的能率，不是社會上應該歡迎的現象嗎？

但就事實上觀察，這樣經濟的任務逐漸離開家庭的結果，父母非但不能有充分教育子女的餘裕，反因此越發離開家庭，利用剩餘的時間而從事於社會的事情。這樣實際狀況，在上中下各種家庭都能見到，上級家庭的婦女，則利用時間與能力的餘裕，從事慈善救濟等事業或其他社會文化運動；下級家庭的婦女，則迫於衣食之不給，日從事於工場中的雇傭生活而不遑；他們所從事的社會事情，雖各不同，其結果漸使家庭生活荒廢，却是一樣。這樣的結果，單從一面看來，原不算壞事，但就家庭教育方面着想，無論如何是不行的。

未成年的男女雇傭於工場或商店，從事於家庭外的勞動，現在差不多也成爲一般的趨勢了。此事單就一方看，子女得有受產業上實地的教育與訓練的機會，原有多少的利點，但同時子女的身體與精神，不能使其充分發育，致成畸形，在造就健全的國民上言，殊爲缺憾。

所以現在各國，對於工場或商店中雇用未成年的男女，多加以法律上的制限——關於子女的年齡，勞動的時間與種類等——，由國家嚴重監督之。此層對於家族制度的現狀及將來頗有重大的關係，現在有須特別注意的必要。

總之，此等事實，是關係於家族制度之社會的機能，在為經濟上和企業上的發達起見，似有許多利點，但從社會全體的發達上觀察起來，像尚未完全長成的幼年男女，卽令其雇傭於工場或商店，而自謀衣食之資；夫婦則捨了家庭美滿的生活，而終日牛馬一般的與機械作對，只為物質上享樂手段的增進，而忘却精神上美滿的愉快，其於社會文化上決難遂其圓滿的發達。此種現象，寧說是現代的禍患。

七　經濟過重的時弊

本來從屬於家庭生活的所有經濟業務，現在反為家庭生活戶從屬，恰倒置其原來的地位。現在社會上經濟的業務，為一獨立而甚有力的要素，對於社會全體的利益勤卽取背馳的傾向。家族制度與經濟組織間的關係，當然也避免不了此種時弊。現社會對於經濟的任務自給與重要的地位以來，對於人的教育與人的價值，非但不與相當的敬意，而且賤視之，妨礙之，甚至為物而犧牲人亦所不惜。像此極端的傾向物質，人非為人而生存，乃為物而生存，其結果雖不能預測，但總非人生的幸福，却可斷定的。

此種時弊若不挽救，全般的社會問題終難有徹底解決的希望。家族制度是人類謀生存的結合團體，其於社會制度上所處的地位和機能是怎麼重要，到了現在，忽然改變了舊日的狀態，從基礎的地位一轉而為從屬的地位。但關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重要問題，到底不外是人與人中間的關係問題，而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從家庭間人與人的關係而出發，那是無可疑的，故想社會問題的解決，仍不得不先從家族制度的問題解決。

(節譯河田嗣郎的家族制度與婦人問題)

人生三件事之一

△「衣」「食」「住」是人生不可缺一的事；今且談談食品罷：
△食品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合於衛生，且有益身體的。
△根據這個原則：那麼冠生園著名的美味「陳皮梅各種果子」能夠開胃消食，生津止渴，「果汁牛肉」「結汁牛肉」滋養健胃，充饑下酒；還有各種精美「餅干」「糖果」「罐頭」「西點」「臘味」「廣東特產」等：不但原料揀選最合衛生，而且送禮款客第一的食品啊！

（注意）註冊商標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冠生園有限公司啓
南京路望平街西 電話中央六五三六
支店 天津法界馬家口 漢口後城馬路
分銷處 各埠商店均有代售

治蠅要覽

此書乃浙江昆蟲局長費耕雨氏本其歷年研究旁參東西名著數十種編輯而成內容美備取材精當文字暢達圖畫豐富凡治蠅理由及捕蠅器之製造滅蠅藥之調合莫不詳述所採方法簡捷穩妥倘能彷行必奏奇效暑期學校以充自然科學之教本亦甚適當

一冊 一角二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溫士羅夫人糖汁



為善育健全孩兒者所必須之品凡嬰孩腸胃柔弱易患積食瀉痢等病該糖汁係清純植產最為合用

登錄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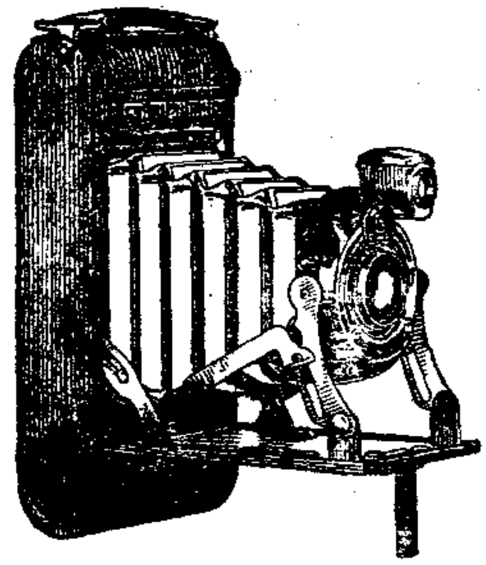
上海福州路五號
高登洋行總經理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第二類一號柯達袖珍鏡箱





（定集光式）

柯達攝影術最爲簡易無人不知今用此號鏡箱不獨簡易而且迅速鏡箱一開鏡頭即自動的處于已集光之地位再將快門一撳快照即成且鏡箱輕小攜帶便利照片可拍

二寸四分一×三寸四分一

注意祇真正柯達出品可得精美之效果

◉中文攝影術綱要出版

是書爲科學博士米克納君所著根據科學理由詳述攝影術之方法爲求高深拍照智識者必備之書每冊售價一元二角半寄費外加

一九二五年目錄已出函索附郵票五分

美商 柯達公司

上海江西路六十四號

柯達

KODAK

乙種徵文當選

非常事件的經驗

碧浪湖破舟

章君俠

散步到江邊頓把塵俗的煩惱忘却了！浩蕩森遠的流水是我所最流連不過的：他使我徘徊不忍去，他那高亢雄渾的氣象擴暢我的胸襟不少。他把我腦幕上沾染的世俗的虛榮和得失洗滌得潔白淨盡了。江水呀，你眞是我愁苦生活的安慰者！

可是我雖流連着我所貼近的浦江，但他那混濁昏暗的顏面對於我所生的不滿，恰恰引起我對於我那遼遠的故鄉的澄澈悠逸的碧浪湖的企慕。他那紆徐青碧的波光映着四圍秀挺的山色恰像美人的明眸。和風過處，綠波微漾，一片欲興還憩的漣漪宛如美人的笑靨。……啊啊，放着這般妙景在故鄉不享，偏偏飄泊到浮囂的海上來流連這般汚濁昏黃的浦江，碧浪有知，豈不怨我！

當我遇見河水的時候，當我妄想在水的懷抱中安憩的時候，爲什麼我那故鄉的碧浪湖會不期然而然地湧現在我的腦膜上呢？啊，原來他不僅是我的同鄉，且另有更深切的關係足以使我永記不忘的！

已是十餘年前的事情了，慈愛的祖母還是很健康的在理護我們一雙孤雛。一個暑天雖去餘威未消的初秋時節，祖母送我進城入學。驕陽煊赫地

跳出水平線開始他的行程了，他那輝煌的金箭射中了對面的樹梢。我很興奮地跳出了牀！匆匆地把我自己預備端整，就催促祖母快些上船。一隻光色黝黯表示他年齡已高的小船在門前埠頭上繫着；穿着被塵垢染成灰色的衣服的兩個舟子，一個把櫓一個撐篙在那里等候着，我們上了船，不久做我入學介紹的憑先生也來了。於是撐篙的用篙子撥水，叫一聲『順風』，船就開行了。

我真不解，人們這麼愛說吉利話而所得的結果往往相反！

我們緩緩地行來不覺已入大河了。微微的北風迎面噓拂，為之爽然！兩岸桑林，葉上呈蒼黃色，道場山的石塔好像一串鑄錢，聳峙山巔。在蔚藍的天空中浮漾着的白雲，清澄的碧水裏飄蕩着的萍藻，隱約的遠山，幽邃的近林，……採取無盡的大自然的寶藏，欣賞不完的大自然的美景！

約莫行了兩點鐘光景，來到我們企仰的碧浪湖（此湖係從鎮進城必經之道）了。風漸大，波浪亦失其靜穆的態度；逆風迎船，船頭激水，浪花飛濺。陽光射注水面，幻成千萬金龍，和波瀾上下騰嬉。遙望四周山峯，微帶灰紫色，遠如屏障，近若眉黛。白雲過處，倏隱倏現。出了碧浪湖，頓覺炎熱異常，灼日愈顯威勢，我心裏也覺得異樣的鬱悶。

正午時分，我們已進入煩擾喧攘的城市了。悶沉沉地昏熱起來，汗珠不息地滲出，時時把手帕拭着。我們到了學校，經過憑先生的介紹，入學事就停當了。可是校長說，『一星期後才開學，現在不能就住校！』所以我仍得和祖母同歸。剛才為了要離棄祖母進入陌生的新環境裏的憂懼也都消除了！

祖母是富有經驗的，她說，『天氣這麼昏悶，風暴是免不掉的！』因此我們沒有暢頑，就匆匆上船了。

太陽斜掛在西天，昏沉沉地沒有先前那樣炫燿晶明了。風稍稍大了，灰白的雲片在無垠的空中賽跑，西北方昇起來一大塊烏雲，好像一張黑幕遮蔽了光明的天空；四周山嶺都濛濛然隱在雲霧裏。祖母細細地觀察了一回，側過頭去對舟子說，『煩你們快些搖罷，恐防途中遇風暴。』

『哦，但願那風暴不要在碧浪湖裏遇着就好了！』老的舟子瞀着眼說。

果然，船才進入碧浪湖，狂飆就發動了。平日緩流紓行的碧波，一變而爲淩急洶湧的猛浪。山峯一般的高起來，谿壑一般的低陷下去，全湖面像似受了不平等的待遇一般互相衝突起來；白的泡沫水花在空中揮洒。天空滿蔽着黑雲，昏黑得和黃昏時分一樣，船在湖中飄蕩起落好像蕩秋千一般。我驚駭極了，祇有倒存祖母懷裏呼號。年邁的祖母却還能保持她的鎮靜態度，不過微微地吁着，吩咐舟子傍岸。傍岸自然是惟一的脫險方法，可是本來就有目疾的舟子，在昏暗的天色中廣大的湖心裏那能辨識湖岸？祖母也是老眼昏花了，只有那位應先生才能做舟子的望遠鏡。他於是指點他們道：

『去西岸不過三里許，去東岸還遼遠得很呢！不如向西搖罷！』

方向到還未迷失，因爲他們早已知道狂飆是從西北吹來的。但去西岸是逆風，人力欲和風力水力爭勝却不是容易的事！兩個舟子好容易搖上一丈，一陣狂風反退後四五丈——他們竭盡平生之力這樣無益地和狂飆爭扎了一點多鐘，已疲憊萬分，無能爲力了！這時失却了自主力的小舟宛如一片柳葉在狂波怒濤中顛簸起落，船艙上蓋的蘆蓆和遮蔽船頭的木板亦都給風捲去了。這時候祖母和應先生也都驚惶失措，而我尤其抖戰得利害。時光是在恐怖中一秒一秒地挨過去，只嫌他冗長！

夜色愈深沉了，風聲愈緊急了，小船在漩渦中盤旋也愈迅疾了。冷氣如尖利的鋒刃向我們刺來！我本來不慣趁船的，此時頭暈得嘔吐了，慈愛的祖母用衣襟緊緊地把我裹起抱在她的懷裏。她已年邁了，豈耐得起寒冷的？不過她愛我摯切，所以寧願犧牲自己！

危險的境地愈入愈深了！悄悄地大家面面相覷，等待命運的支配！靜忽地裏砰磞一聲，一個巨浪突然衝激過來，船裏潑了許多水；同時船底嗤的一響，好像觸在什麼東西上面。我把眼睛一閉，緊緊地抱着祖母預備天使來領我們進天堂了！忽聽祖母驚喊道：

『不好了，船破了！』

『啊喲！已經有了水了！……』應先生恐怖幽怨地說：

舟子在船尾驚呼着『救命！』但狂風怒濤中有誰聽見？這波音在空氣中迴旋一會就沉寂了。還是應先生有主意，他出去看望光景。一會兒忽聽得他喊道：

「不要緊，船已近岸了！」

「近岸了，那麼我們上岸去！……」我睜大眼睛狂喜地說。

「痴孩子，你以為到了家了？船還是在碧浪湖裏，不過離岸不遠罷了！」

我聽了祖母的話，倒抽了一口冷氣，因為我知道近湖邊並沒有村落，只是一片荒涼蔭葱的桑林，怎能……

舟子此時已清晰了些，忙用篙子撐着想把船攏近岸；可是船底牢牢擱淺着不能動彈。祖母把舟子叫進來，叫他看船底破得怎樣？舟子擦了好幾根自來火，把半截蠟燭點起來往船底搜尋，我們也都伸頸望着；船底已有了好許多水，舟子把手在水裏摸索着。

「有了！……好幾個！……」

我睜大了眼睛，可是看不出；只見水一會比一會加多。

「怎麼好？……船要沉了！……」我驚悸地說：

「但……不要緊，船擱在泥上不會沉的！」舟子安慰我說。

祖母叫舟子把洞塞止，又把水舀出去。洞裏雖然還在滲進些水來，可是已安穩得多了！

夜深了，四望黑沉沉地沒有一些星光月光。只有狂風呼嘯聲，浪濤澎湃聲。我驚悸的神魂疲乏極了，顧不得饑餓與寒冷，昏昏地倒在祖母懷裏睡去。

不知道是幾時天亮的，天空中並不見有燦爛的陽光，只是些灰白的愁雲。風已稍稍息了。祖母叫舟子涉水登陸去弄了船來，我們才得歸家。抵家後，祖母嘆息着說，『唉，我們何等地幸運啊！……沒有葬身魚腹！』

祖母因為可憐舟子的貧窮，賠償他修補費。

我們又生幾天的病。

距這事後三年，仁慈的祖母拋棄了她疼愛的孫女上天去了！她的精力為我們消耗而逝了！她是我唯一的護庇者！我失去了她就如同船失去了舵一般。

慈祥的祖母呀！我現在還是乘着一艘沒舵的孤舟在兇風惡浪裏飄泊着！可是祖母呀！你那溫暖的慈懷在那裏？你來抱我，依舊緊緊地抱着我罷！

一九二五，六，七。

紅斑

蔭普女士

孩子，你覺着媽媽臉上的這塊紅斑，有些難看麼？

孩子，來，近前來，媽媽給你講一段可怕的故事：

那是大水的一年，——民國八年的夏秋之交。

龍王肚子破裂，雨點晝夜不停地往下滾，河流陰沉沉的號泣，洗穿了兩岸的土堤，油油的禾稼，都沉浸在涼水裏；過了幾日，祇剩下萎敗的枯榦，……你爸爸為飢寒所逼，拋下了我和你，在外鄉流離。

孩子，那時候你纔兩歲，——不錯，剛剛的兩週歲；可憐呀！媽媽窮酸的淡乳，將你的肥白的軀體變為黃瘦，——這一點媽媽實在對不起你！

有一天，你在屋裏睡覺，我往野外拔苦草；忽然聽得村裏破鑼似的嚷：『阿呀！着火了！着火了！』我仔細一看，『喲！』正是我家的房屋；渾身篩糠似的亂抖，沒命的向前奔跑。跑到院子，已是喘不過氣來。那大火濃煙，一齊從屋裏噴出來。我急了，——為了你的緣故——立刻要鑽進去。『危險！進不得！……』救火的人，却把我拖回來。『呼呼呼！呱呱呱！』火勢愈燒愈猛，『兒呀！我的小寶貝呀！』我像瘋子一般，閉着眼睛，沒命的跑進去；險啊！火焰離你不過二尺的光景了！我把你用被裹着，一口氣跑出來。孩子，媽媽那時候，已經像從竈裏燒過的雛雞一樣，那里還像個人呢！我把你遞給一個救火的人，『我已經救出我的好寶貝，請送給他爸爸，好好的看護，我……』話未說完，就暈過去了。雖然沒有死——病了一個多月的工夫，竟得了痊愈——但是臉上却落了一大塊的紅斑。

孩子，你看，就是這塊紅斑；我的孩子，你近前些，仔細的看，這紅斑裏隱藏着的是什麼？

『已往的悲哀，

慈親的愛淚。』

四，二七日，試作於扶倫女學。

告可憐的孩子

惠生

『這心靈深處的驚痕，
像毒蛇一般的蠢蠢蠕動；
任天堂開放，地獄沉淪，
也毀不了我靈府的隱痛！』

孩子，你要牢牢記着：你雖然沒有見過你爸爸的面，但是從前確有一個可愛的爸爸呢！

那是民國六年，兵變的一年。

『乒啦啦……』

『乒啦啦……』

我從睡夢裏驚醒以後，城裏的槍聲，已是像炒豆般的響着；『呀！又鬧什麼亂子了？』我從被窩爬起，顫抖抖地問那躺在牀上的婆母。她側着耳朵怔了一怔說：『喂！恐怕是兵變罷！』『阿呀！他們又要搶錢物，姦淫婦女了！怎樣好呢？』『像我們這樣的人家，也許他們不來光顧的；但是壽兒在交通銀行，却有些危險呢！』

老太太說完，翻身爬起，雙手合十，默默地祝禱她的愛兒的平安；我呢，心靈像鐘擺一般的盪着……

『乒啦啦……』

『乒啦啦……』

越響越近的槍聲裏，夾着變兵的呼噪聲，商民的驚擾聲，防軍的覊捕聲，……我們覺着勢頭來得凶猛，趕快熄了燈火，伏在牀下，動也不敢一動的，等候命運的裁判。

『乒乒』——忽然東鄰的沈大娘，發出一種尖利的，悲悽的哭聲：『喲！像我這大的年紀，你們還要……呀！她纔十四歲呀……阿喲！芳兒被你們扎死啦！天呀！你也把我扎死罷！我還活着什麼呢！』我聽了，心中像刀子刺着一般的難過；『完啦！芳兒死啦！可憐的孩子呀！』我和婆母，這樣低聲嘆着。

窗紙照得通紅，外面如山崩地裂似地擾亂了一陣。隱約聽得有人喊：阿呀！交通銀行的大樓燒咧！……』

我『阿喲』一聲，渾身像篩糠一般的抖着；老太太雙手合十，口裏喃喃的，祝禱她的愛兒的脫險．

我的孩子，命運誰能預定呢！在這一夜裏，你那可愛的爸爸，胸口上竟被流彈穿了一個圓圓的小洞！……過了兩個月，我纔產生你這一個『生命之果』來．

孩子，你爸爸沒有什麼珠寶遺贈我們；你要切切藏着：這是一顆帶着血汙的槍彈；可憐呀！來，孩子！你袒開胸來，媽媽給你嵌上兩個可怕的大字『兵匪』．

一四，四，二四．

汽車上的失火

玳玉

我們學校的工作，隨着十二年的光陰停止了；也就是十二年的歲月，隨着我們的課程畢業了．

新年八日——十三年一月八日——舉行了畢業典禮，同學們一個個『歸心似箭』的回家度歲去了；喜歡貪玩的我，還是住在校中，因爲等候一個同伴．

趙君是我的同鄉，我們原約定一月十六日早車動身；偏偏十五日晚上，我們兩人計議着，『與其在濟南再住這一夜，不若我們就今天晚車走罷．』不知受了何種惡魔的驅使，說着，便帶了行李到車站來．

這天搭車的人，特別的多，密密層層，人山人海．我們好容易買好了票，上了車．十一點過後，車輪開始輾動了．

我們兩人閒談了一會，那單調的車行聲，催我入夢，便昏昏沉沉的睡去了．但這種不安靜的休息，使我時睡時醒．

『玉呀！我看着行李，你安安穩穩的睡罷．』趙君看出我的疲乏，這樣向我說．

『已經快到了，我不睡了．』

可憐，我們已經快到目的地的時候——已經過了辛店，下站便是青州——我在睡夢中聽見一個人大聲喊道：

『失火了！』

「刼車麼？」心裏想。

我們站起來往後一看，秩序大亂；由後邊一節車上已經燒到靠近我們的一車上來了！

哭聲，喊聲，跑聲，跳聲，越使我們兩人沒有主意。一轉瞬間，我們車裏濃煙灌滿了，眼看着無情的火光就要飛撲過來！不知道甚麼緣故，機車的速力越覺得加快了！往前面車上走罷，我們這兩個弱者，是無論如何擠不過去的。看看車上，往下跳的人，已經有三分之一了，如果再等，恐怕惟有叫火燄來消滅我們！

往外一看，跳下去的人，全都不見絲毫動轉；尤其是穿大衣的，全都裹到車身下面去了！是何等的慘劇啊！那里還敢再看呢！

再往車裏一瞥，紅光直射的火舌，帶濃煙，向我們捲來，把素來膽小的我，直駭得呆若木雞一般！

「我們也跳罷！」趙君很不自然的向我說。

「跳下去也是不能轉動……」

「非跳不可！」趙君急迫的喊。

「我們只有跳下去再說……」我答。

「玉姐！你得先跳！」

我還算很清楚的，把長大的圍巾取下來——恐怕被車輪裹到車身下面去——便向着車窗外邊跳去。後來的事情，就絲毫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我從深溝的棘荊裏面醒來，接連着吐了幾口鮮血。

趙君也醒過來。我們在車上一個先跳，一個後跳的距離，竟隔了數丈多遠！

路局派來的火車，把所有受傷的人們，一個個載上去，開到青州車站。傷重的抬到青州醫院，比較輕的，要算我和趙君。這也是我們大難中不幸中之大幸了！站長的太太，特別招待我們；親自陪我們到了醫院。進了病室的我，仍然是半醒半夢呢！

斷腿折臂的人們，我也沒心計其確數，惟有一個學生裝飾的女子，燒的滿臉出水，慘苦不堪言狀，認不清是我們的同學否？尤其使我中心酸痛！

第二次為人的我，受了內傷的我，再也不能多看一點書了。前途的進行，是狠不容易的了——神經稍微動

作，便腦子痛；繼續着就要吐出血來——升學的計劃，只好暫且中止，無形中加上了一層劇大障礙。每次想起來，不能不多謝膠濟鐵路的賞賜呀！

匪禍的一幕

徐伯璞

這莊被賊搶了，那寨被賊攻破了的息消，是一天多似一天，恐怖的空氣也一天緊張似一天；看那鄉間大路上的大車小輛，滿載着食糧行裝，從灰色的塵土中，匆匆的趕向城內去。——城內的人簡直到了幾乎擁擠不動的時候，不但是房間沒有空，連各舖子的簷下，都作了暫時的宿舍。

那時我家裏也住滿了人，院中堆滿了雜色的包裹，並且屋中當地也住滿了人。十三歲的我是如何的高興呵！雖然聽着許多嚇人實事的談話，但我仍是笑嘻嘻地跑在人叢中看熱鬧，或到城牆上眺望去。

城的北門不開了，南門也是極早的關（註一），所以恐怖的氣息尤刺人的心懷，無形中莫不使逃難的人心震膽寒。夜間，城上也派了人民拿着木棒鳥鎗在助威，換班守城，縣中不够二百人的保衛團也來往的巡哨，但大家總不敢明目張膽地往外看；靜悄的黑夜中，一個個都一聲不響的如靜候一件什麼重大的事情來臨！……結果終被土匪勾結了兵，裏應外合攻破城了！啊！可憐無辜的平民！這萬惡的土匪，這流血的實事啊！

深秋的早晨，微涼的北風輕輕的刮着院中槐樹上還未掉淨的枯葉，響出一種令人寒慄的聲音。——那夜我因爲床下睡着的小孩的吵鬧，醒的特別早，東方破曉家雀未鳴時我便醒了。萬籟俱寂的沉默中，樹枝枯葉搖曳的音調尤淒婉悲悽！我把衆人吵醒了，叫他們給我談話，說鄉間有趣的事情，漸漸也就嘈雜起來。

一個妖精搶去小孩的故事還未說完，『拍……拍…………拍』的聲音便從西南城角間響起來了！祖母聽到說，『怎麼還有放炸的？』我搶着答：『這許是娶媳婦的

畢……」

我們的閒話還未談畢，極少沉靜的時間後，響聲又起，竟『拍！拍！拍……』的響成一片，該班護城的父親回來了，他穿了一身藍布短衣，手裏還持着不滿三尺的木棍，吁吁喘喘的低聲說，『土匪已來攻城了！』——我再也不敢做聲，大家都不言語了。祖母欠身披衣坐在牀上，我父親帶着不安的神情只是出神。這時天已大明，遠遠的鎗聲也不緊了，可是街上却有極凶暴的舉動！

晨曦蒙上了一層淡雲，光線慘白到極點，祖母剛剛吸着煙，忽聽到大門上『砰！砰！砰！』踩門的聲音，接着木門咕嚕的便倒了，隨後惡狠狠的進來三個青布包頭，手托快鎗，肩背闊刀的壯年男子，花拉拉弄着鎗機子，口裏喊着『打打打』！我父親急忙迎着抖抖的說：『老……老總！……我我……是……剛從城上……下……來』……他們也不管什麼，一直跑到北屋裏，並說：『有火麼？有火(註二)？』我祖母揉了揉眼，從煙筐裏拿了洋火說，『老……總……洋火！……我兒……剛從……牆上下來……』說了『不是那個』，又罵幾句，周圍看了看，就把箱子從架上拉下來，用刀把箱子割開，將衣服拋到地上，亂找了一些，便汹汹走了。可憐我親到這種情形，站在門旁全身抖的不能動了，以後才慢慢的移到祖母牀前，哭着也不敢問。我父親的臉黃了，他說完『城是被打破了』以後，接着又進來三個土匪，更凶狠的三個；他們把鎗機子晃了晃，裝上子彈，就把我父親圍起說，『花腰子(註三)！打死！打死！』我父親嚇的說不上話來，只是斷續的說『不是』！一個抓了父親的短衣，各屋裏又重樣找了一回，但仍說『花腰子！打死！』的話！我父親那里還敢動，只叫『好漢！好漢！』臨走他們拉了父親說，『走！領着我們找鎗去！動！就打死……哼……』

街上眞是人喧馬嘶，我祖母哭了，我嚇的也忘了害怕，聽着外面有我們街上的小孩喊：『抱衣服去，上當舖！』我那時癡了，不由的也走出大門！看哪！擠不動的穿紅掛綠綢的持鎗荷彈的土匪，那些各樣的牲口負着累累的東西，又加上窮人搶拾地上的遺物，啊！一團殺氣的街道，一羣殺人不眨眼的凶神！

在街頭上打死我街上打更的，他似是被刺死的，他腹部全露着心腸，鮮紅的血液完全滲在他的身下；離他不遠捫了一匹瘦馬，不時還跳躍的踏到他黑而有鬚的臉上！……

——我不知害怕了，我在土匪隊中亂跑，看着許多死在地上的民團，個個都是鮮血沾滿身，也看不見傷在何處，來往的人馬都踏着！……

一陣鎗聲亂放，我早轉到家裏，太陽快晌午時，街上的喧聲才少了，土匪才走了！ 匪走後，哭聲頓時起來，這家沒了父兄，那家沒了子弟。父親也未回來，我全家也嚎啕哭起來！我祖母扶了我哭，她慘白的面色和流淚，才把我以前麻木的樣子刺激醒，我於是也哭了。躺在地上哭！……

我們正哭在一堆，父親來了，他臉上還在滴血，他全早已滿了血，好像一個血人！他頭上受了傷，是有三寸來長半寸來深的刀傷！祖母更加傷心，哭着找出藥來敷上，用布包好，才暫時不哭了！

一片哭聲震天地，『還沒有放火和奸淫』的舉動，大家於哭聲中還似有點感謝意！ 唉！ 這一幕竟這樣過去！……

(註一)因我城僅有南北二門。

(註二)『火』爲匪的切口，卽子彈。

(註三)『花腰子』爲匪對兵的稱呼。

東南的戰禍

天朴

她歸來了

那時，我脆弱的心，浸在震顫的空氣裏，不復能鎮靜了。

聯和她的同學星夜覓船從城中趕回來，而她還遙留寶山維持學校秩序，似乎不會知道歸途中已滿塞了雙方的軍隊。

門外，大擔，小擔，車兒，艇兒，都載得異樣笨重，從他們踉蹌的步態和慘淡的面色上，顯示着『大禍

立至！』

家人也失了常度，悽惻慘怛，

我們校裏的學生好似風雨中的落花，教員也有提議停課的。『停了課，不是害得社會更騷亂麼？』被責任心壓迫的我這樣地抗議。

兩天又挨過了，聽說，長途汽車真的停駛了。那時，憂懼幾乎炸裂我的腦殼，恨不得化作飛鳥，迅速地駝她回來，就是一起死在火線下，也是甘心的。

我鬱鬱地踱到岳母家中，滿望得些慰藉，但一見了她的愁容，我只得絮絮地安慰她了。

剛踏進家門，似夢一般地忽聽到我妻的細語，陡然的驚喜，我委實不能不疑爲聽神經的幻覺。

她顫顫地捏了我的手道，『寶山城裏也在整天整夜地扛子彈，我昨夜沒有睡，只是不安！只念着你！』

浦村投宿

從崑山來的蘇軍潮一般地衝到，劉河的浙軍壁壘森嚴地堅守着。我鄉介在雙方陣線中，恰似『甕中之鱉！』

九月二日的晚上，父親把契據，簿籍，封閉深土中，母親面無神色地藏掩些珍器重物，我們則助理衣物，預備兵到卽逃。

果然，不到明天的中午，忽地『四面楚歌』，吾鄉被蘇軍進佔了。

雙親還想留家看守，促我快逃；我們堅請他們一同走，爭辯了多時，終無法解除他們固執的意見，只好悽然先逃，跨上那茫茫的路。

暴虐的秋陽，黏濕的泥塗，對於這四個弱者，——聯妹，嘐弟，吾妻和我——似乎嘲笑他們的狠狽。呵，沒有憐憫心的太陽！無情的世途！不可知的生命！

走到浦村，四叔教我們暫時駐足，等候雙親。但是喘息未平，驚風又至！『拉夫！拉夫！』村裏的人們逃得一空，祇剩一個老婦和我們死守着。

那一夜，眞是『草木皆兵』，我們四顆心懷着同樣的痛刺，同樣的祈禱：『爺！……娘！……快快來呀！』

像四只猪一般，我們蜷臥在地面的蓆上，覺得侷促不耐。我立起來在殘月曉星下踱着，露珠滴灑，空氣清新，我不由得羨這鄉村生活，清幽可愛。

忽然，連串的鎗聲，洪亮的砲聲，從南風中送來，

生平第一次聽得的我，覺得這聲音近在村旁•一陣的驚悸，把心瓣打得粉碎，『唉！爺呀！娘呀！你們爲什麼冒着鎗林彈雨而留戀那身外之物呢？』我悲憤地想•

團集在王村裏

我們肚子餓得空虛了，但飄泊的心房更空虛！眞的，像天使一般，遠遠地走近了一個她，敎我們不要這樣的死守，指示我們以安全的遠處，催促我們立刻跟她走，更替我們背了行李做我們的引導，她是吾妻的母親•

不巧啊！父親送母親到浦村的時候，就在我們剛剛離村以後；沒有半個踪兒留給他們，沒有半句話兒寄給他們，祇剩一個空廓的村舍的門上，留着聯妹臨行時的手蹟，使他們的驚魂稍定•

我們繚繚繞繞地到了王村，飯後仍全體縮到浦村去探聽，半路上，又要拉夫了，我只得獨回王村去•

鎗炮老是軋軋地響，王村的人也續續遠逃了•我看了這種景象，渾身好似緊縛在一個網裏，——一個千絲萬絲的憂懼，憤恨，哀傷，彷徨，所織成的網•——我的神經無異於瘋人的神經組織•

忽地村犬一陣狂吠，短牆外，人影幢幢，當頭走來一個喜沖沖的畯；接着便我妻和聯，植了一些東西來；末尾，岳母和母親細步曼聲地來了！

蚊和兵的權威

『父親爲什麼不一同來呢？』

『他回去維持地方的秩序了！』母親慘然的答•

『哦！媽啊！我們昨夜飽受虛驚！』

『我也是一樣！昨夜，被那喧擾的扛砲聲，挑彈聲，步兵，騎隊的行陣聲，號令聲，……嚇得麻木了，偶在門縫裏一探，唷！雪亮的刀鋒，桶口大的炮眼，竹林似的鎗桿，都使人魂飛魄落！唉，現在一想，昨夜正難過啊！』

我們一直談到夜，心神稍定，似乎慈母的臂彎，能够掩護一切危險！

那一夜，槍聲比白天更激厲，村蚊像雷鳴，沒有帳兒的我們，只好把這驚顫和憂懼的血汁奉敬了•啊！人

類祇是一種虔誠的犧牲品麼？

戰壕下的犧牲

第二天，大批的兵，不停地調來；氣燄狂熾，挨戶刼掠，父親和四叔冒雨趕來了。

四叔是稟着剛愎的性格，冒險的興趣的人。伏在這寂寞的荒村，恨極了，不上兩天，狠命地淋雨回家，一探刼後餘灰。他守候着機會瞎瞎地踏進家門，瞥見兩個兵正在翻箱倒篋。於是落在他們的手中，刀臨頸項，迫他說出錢來，幸虧他的機警的天才，逃回王村來。但停了幾天，他聽得兵慾已足，就決意回家小住去了。

這樣驚天動地的槍炮聲，八天八夜，沒有一刻兒停歇。火燒的瀏河連夜在蒼黑的東南天吐出靈動的燄舌。

攻了一個多月的瀏河，不曾進佔過一寸，而三三兩兩的兵，一村一莊地搶近了，成羣的人，不絕的逃！再逃更逃！路旁的病人，孕婦，棄兒，屍體，隨處都有。我們輪流的患痢和瘧。而四叔因了驚懼，勞頓，哀慟，病在家裏，我們趕回家來。他就安安地長眠了。他已逃到永遠安逸的地方了！

一四，六，六。

逃難

葦萍

那年暑假，我回到故鄉去，却不料一向很太平的故鄉，居然鬧起土匪來。人民終日從這里遷到那里，從那里又遷到這里，遷個不住。這樣的遷移也够麻煩了；然而一想到還是生命要緊，便不斷地這樣遷移着。田裏的莊稼，雖是漸漸長大起來，可是沒有人耘他管他；不幸還被踐踏壞了，或者充了匪大爺的馬的食料。大多數的鄉村，差不多都被搶過了；而殘酷無比的綁票，備極凶狠的放火，還是天天發生的新聞。由人口中傳來，都覺得件件確實，好像親自目睹的一樣。這種消息，帶來了恐怖，驚駭，戰慄，往往使家庭離散，骨肉逃亡。日處於愁苦城中的人民，戰戰兢兢地說不定何時喪了性命；房屋田園也說不定何時化爲烏有。

我家裏也這樣的驚慌着，逃難也逃了好幾次了。在臨邑城裏還算是差强人意地安居了幾天。然到了第五天上，可怕的消息又傳來了：說是城西相隔十餘里的地方，有一大股土匪聚集着，想於夜裏攻城。縣長正積極籌備槍藥，決意死力抵敵，城牆上站滿了兵隊，四門也快關了。於是搬居在城裏的人，各各慌亂，不知所措，急忙忙地綑了行李，奔逃出城；我家的人也一樣的逃出來，像身上的重量減輕了似的快樂。

一輛笨重的騾車，載着我滿家的人，走了一天一夜，在第二天晌午的時候，平安地回到故家了。聽說在我們走了以後，我們村裏雖然日日驚恐，可是匪大爺却未曾光臨。據說匪大爺已探知我們村裏殷富，然人口衆多，園牆也堅固，終未敢輕易闖進來。誰料到了後來，給我們一個不提防，大搶一次呢。

『了不得了，匪來了！……』我們在故鄉裏住了一天，倒也沒有甚麼，忽然隔了一天，大清早起，全村的人這樣驚呼着。

『了不得了，匪來了！……』龍鐘的祖母被驚醒了，在牀上爬起來坐着。門外刷拉刷拉地正在落雨。

增叔從外面走來，走到祖母的牀前，告訴消息，全家人都湊上去仔細聽着。他說，『王財主家特叫他的傭工各處的偵探去。他的二傭工回來說，在東邊賈家寨的地方——離我們這兒只六里來遠——有一股匪，人馬比北邊的這一夥子還要多。臨近除了我們的村子，別的村子可以說沒有；即有一二個也是很小很小，不值一顧的。聽說他們還捉住賈家寨的人，問臨近那個村莊富庶呢。他們又是遠道而來，那能不先捉塊肉呢？所以我們這村子是很危險的。假設他們要來，立刻就能來到！全村的人都慌了，又各都預備着逃難，外面還正下着雨；咱怎麼辦呢？——也逃罷！』

『往那里逃呢？——』祖母顫聲問着。

增叔說：『臨邑是不能去的了。濟陽在東邊，得經過賈家寨，也是不能去的。頂好是渡過黃河到濟南，可惜路途太遠，現在又下着雨，也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要背着土匪的方向，往西去好了，走到那里就住到那里；好在逃難的人很多，不只我們一家。』

車套好了，我們又都乘上起程了。逃難的車，一輛

挨一輛地確乎很多。車夫的鞭，在牲畜的身上響着，他們頂着雨點，踏着泥路，還很盡力的飛跑。我撩起車簾來一看，呀！多可憐呀！他們被雨淪得滿身上都濕了！我的心之深處，遂感受了一種莫名的創傷。

『噔噔噔，……』可怕的鎗聲從雨中送來，分外使人驚駭。每個人的心上都擔了恐怖；每個人的面上都聚了憂愁。車更行得快了。

『噔噔噔，……』鎗不住的響，雨不住的落，我們的車也不住的走。

大概晌午了罷，鎗聲遠了，漸漸聽不到了。雨還在下着，牲畜到這時實在也不能走了，不得不歇息歇息，略微喘一口氣，但是往那里歇息去呢？恰好前面就有一個村莊，有的人已經進去了，我們便也進去。車夫說，這村子叫河沿頭。祖母聽了很喜歡，她說姑母就住在這莊裏，我們可以往她家裏去。車夫轉過車來，走了不多遠，就來到姑母的大門口了。

我們從此就住在姑母家裏，也不再想往別處搬了。姑母說，這村子三面臨着河，圍子也好，土匪攻打很難。此後逃難到這里的就接連不斷了。

姑母家裏很清閑，因爲滿家就只她兩人——她和她的女婢。姑母往往嫌孤獨，寂寞，所以我們這次來了，她非常的歡迎。她怎樣誇奬她這里能避難，怎樣保險土匪准不往她這里來，怎樣……這無非慰留我們多住一會子；我們只要一說出個走字，她立時就不自在起來。

她的女婢——筱鳳，大約有十五六歲的光景，性情很和善；不大好說話，也不很活潑。她擔任一家的飲炊，及一切如灑掃，煮茶等零碎工作，閑時還做些針黹。姑母漸漸有點衰老了，她很加心很勤懇的服侍她。姑母每逢有甚麼吩咐她，她都是唯命是聽，永沒有帶着不如意的樣子。姑母嘗對人誇她好，說是她年紀也不小了，當擇個合適的人家，給她完了婚配。

當我才到姑母家時，我見了她這樣勞苦的工作，心裏就有點憐惜她。及至住了幾天之後，見她還是這樣的工作着，絲毫也不厭倦。我們來到這里，不用說她的苦工更加重了；然而看她的樣子，還是更快樂呢。有時我見她煮茶——或者炊飯——我就湊上去幫她。她微笑着對我說，『喲！不用少爺來幫忙呵！這點輕輕的工作，我自己就行——這裏些漆黑的炭灰，看污了少爺的衣

服。」我只得走開。

我們搬來以後，往這里逃難的還是不絕，那駭人聽聞的搶刼，也依然天天被人傳說；很遠很遠的鎗聲，也能常常聽得着。有一天聽說我們的村子也被土匪搶了，我們的東鄰雲姑娘和她母親都被架去了！忽然祖母暈了過去，我們駭得戰慄。

這樣的住着，已經兩個整月了；土匪終沒有平穩。我們在這里累月的住着，到底不像一回事。然而故鄉是怎樣也不能住了；無法，遂別了姑母和筱鳳，又逃到濟南來。

五月三十一，在濟南。

虎口餘生

胡建寅

偶然和朋友談起往事，一個深刻而恐懼的印象，不覺立時從腦海中湧出。如果他們不知我的險遇，我就毫不思索地說個詳盡無遺，好像這是我前途的幸運一般？

那是深秋的一天晚上，村邊一株大樟樹下，圍坐着三數村童，商量明晨放早牛(註)的目的地；并預備如何燒山薯的計劃。我聽到這件事的有趣，心裏很表同情，懇求他們帶我一淘兒同去。固然得他們允許，不久都歸睡去了。

「……時候……不早了……快……快來……」我從睡夢中驚醒，似乎屋外有人這樣叫我。我就迅速起身，跑到金水（我家的牧童）的房裏，立刻叫他醒來，他也毫不推託，和我一樣的奮興，一面穿衣一面走，同到餘屋的後間，牽着兩隻水牛，步出後門。

這時天色灰黑，不見人影，我們以爲他們先走，只管驅着牛跑，正想早點嘗嘗火燒山薯的滋味，可是到了目的地，絕沒有一點聲息，那一片已割去頭的菽地，颯颯地響個不休，我當初火熱的心田，到此也覺得有些失望和恐懼起來。還是金水膽大，獨自去偸來好些山薯；并且促着我同去拿來許多稻草。我們忙着點起火，把山薯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秋天的晨風，帶着幾分寒氣；濛濛的微雨，隨着風勢吹來。我們靠近火邊，身上倒不感寒冷；但沒有東西遮蓋的頭上，禁不住細雨陣陣的侵凌。虧得金水聰明，已用稻草束成的代用箬帽，給我一個戴在頭上了。

正當山薯燒熟，吃得有趣的時候，突然我向後倒了，心神恐懼得利害而昏迷了。模胡間，知道什麼凶惡的猛獸，緊咬住我背上的衣服，急促的向後移動。心裏儘想叫喊救命，可是口裏已喘不上氣，死也叫不出半句話來；四肢也疲軟異常，再沒有抵抗的能力，自念極大的痛苦，究竟怎樣的難堪呢？

蓦地裏烈烈的追趕聲，直向我的身邊撲來，我的身軀也突然停止了不動，眼看見奮勇的二隻牛，左右角逐着凶獸。我心中雖已明白逃生的機會已到；但是人又直立不起，只得四肢着地，竭力爬行過來，金水還呆然立着，恰似一隻木雞，直待我叫他的名字，他才始清醒過來。

二隻雄武而戰勝的水牛，豎起旗一般的尾跑回來，我和金水火速騎上牛背，奔跑到家裏。

這個驚奇的消息，清早就已傳徧了全村，大家都說我的命根不錯，難得是『虎口餘生』了！

(註)我鄉在秋收以後，日裏牛要耕田，所以有這個清早放牛的風習。

忘羞的我

譚陳瑜娟

羞怯的心，是人所同有，我們女子似乎更利害，但有時也不盡然。往往在『危急存亡，間不容髮』的當兒，她的羞怯可立化神勇，這種神秘的變異，自己也不能制止。但當事過頃刻，終爲羞怯的心所戰勝，眞不曉其所以然了？

回憶六年前我未嫁時，遇着一件很危急的事，覺到心理的變化，正如上述。自問我是很怯弱，很畏羞的，那時驟遇這事，就以救人爲急，不知那羞怯的心，飛向何處去了。

在我家裏，有小園一所，內築小房子一間，用作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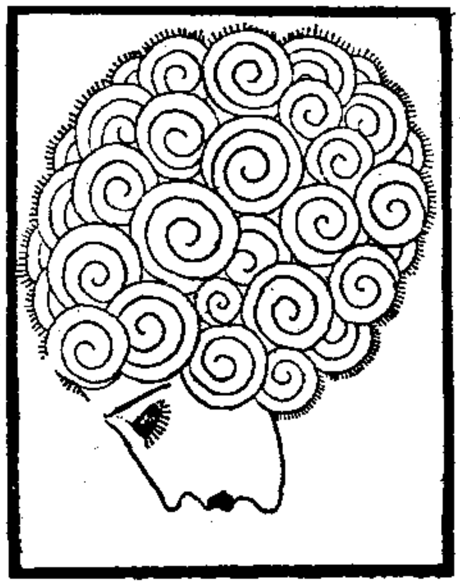
室，對面有小樓一角，與大堂相接，是我的父親少時讀書之處。遠山在望，花木當窗，很覺幽靜可愛。自我兄出外留學後，我就搬進這里居住。取其讀書或縫繡時，可避却家人的嘈雜，且與我母親的住室相離不遠。

有一天，我的表叔很懊喪的跑來，探訪我的父親，並且留宿，我很奇怪他此次來的神色，與往日大不相同。我就向母親方面打探，才知他因妻妾爭鬧，很憤怒地避來這里！他是一個舊式的讀書人，兩代單傳，他的妻，也是出身名門，愛情很篤。但結婚數年，尚未產育，他的老父望孫心切，他也以無後爲大，那就納起妾來。自此之後，他的家庭幸福就不堪問了！

我的表叔，住在我園裏的客室，已有兩天了。有時我從樓窗望去，每見他在裏面喃喃自語，大有神經病的狀態！約在第三天的晚上，天氣很熱，我就多念兩頁書，解解煩燥。那晚，銀河瀉天，頗有「愛月夜眠遲」的樣子。及聞壁鐘二響，正欲收書就寢，忽由窗中望見園裏，有人踱來踱去，知是表叔煩悶未睡，我也不奇怪。但忽然見他向天跪拜，便不禁驚奇起來，繼聞「噯喲」一聲，人已倒地。料他是憂憤塡胸，氣窒昏迷的緣故，我即飛跑下樓，一瞧究竟，及見他的下體，鮮血四射，旁有剃刀一把，方曉他已自割生殖器，欲行自殺啊！我就急握他的傷處，制止血流，並大呼救命！那時家人從夢中驚醒，急上我樓，也大喚「瑜娟那里」。我在園裏速答，「快來，表……表叔自殺了。……」及見有人到了，我便即刻放手，我的父親就施行救急法，母親也同時着人飛請醫生去。

那時我卽離開傷者，走回樓上，大驚之後，幾失知覺。忽自瞧身上穿的寢衣，鮮血斑斑，很覺羞極怕極，不禁失聲大哭！第二天不敢下樓見人。我父親特向我安慰說，「瑜娟——親戚們很贊許你有急智和勇敢，醫生也說若不得你制止血流，傷者必無救了。你不必事後羞怯，我很愛你的。」

我的母親，她對於這事頗不贊我，但也不責我，據我嫂嫂所述，她的意思，以爲「女兒家，不應這樣不害羞，但能救人生命，也功德無量。」後來我的表嬸特來我家道謝，我一聞她到，避之惟恐不密，惟她偏要見我一面。在她答謝的熱誠，是令人可感，在我呢，益覺羞愧無地了。



俄國母性保護的實際

茂森唯士著
周敬毅譯

一

認母性為一個社會的職能，為了母親與小孩的保護，而制定最進步的法律，設置最完備的實際機關的國家，在現代世界列國中，勞農俄國要首屈一指了。據俄國為政者說，他們的改革非常徹底，便是全世界文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如美國英國，他們十年以來為保護母親與小孩所做的事業，也不及俄國革命後一年內所做的百分之一。雖是十分憎惡俄國的人，在這一點也不能不嘆服。因為他們看見現在的俄國，已把限制婦人權利的不合理的法律，關於離婚的大障礙，與罰及無罪的私生兒的殘酷法律，都已撤廢了。西歐諸邦，對於此種事情雖提倡已久，但未見有何等實行，只有在俄羅斯公認母性為一個重要的社會職能，一一實現，而成就其驚人的發達。

在今日的日本，以保護母親或小孩為目的的公立或私立機關，是極少的，那些震災以後發見各處的免費產院免費姙婦寄養所等，在今日雖仍屬必要，然已經幾乎在封閉的狀態。這究竟算不了一個有組織的制度。

在帝制時代的俄國，比現在的日本，保護的設備更少。當時不消說，無意以國家的名義經營此種事業，更不以此為必要。但十一月革命後，形勢完全一變。勞農政府，先打斷了束縛婦女的鐵鎖，除去那婦女們所負的十字架。

認母性爲一個重要的社會職能。於是母親及小孩的保護事業，雖在減却想像的革命戰時困難之中，七年以來，仍是繼續的施行。重要的法制上的事業，特種公立機關的組織，衞生知識的普及事業，其他關於婦女及小孩百樣指導事業，俱着着實行。

現在從法制與實際施設兩方面介紹俄國的此種事業於下：

二

一，勞動　婦女及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者，不准雇傭於特別激烈的業務，不健康的勞動，或地下勞動等。又不許她們做夜工，不適於健康條件的勞動，及搬運重物的勞動。

（認爲對於她們不適當的勞動（職業）的表，及她們所能搬運的重量的限度，或不得已的時候的夜工等，由全俄勞動組合委員會與政府勞動部協定及許可之。）

二，姙娠期間　姙娠中或授乳中的婦人，絕對禁止雇傭於夜工或看守事業。又婦人勞動者自姙娠最初一月起，不得本人的同意，即不許爲了事故派遣到在日常作工的場所外面去。

從事筋肉勞動的婦人，分娩前後各給假八星期。（共計百十二日）。從事精神勞動的婦人，分娩前後各給假六星期（共八十四日。）那些婦女在這時間內照常給與生活費，那位置仍空着留待她們。

三，哺育期間（九個月中）　應給母親特別補助費，其額約當月薪的四分之一。　又有乳兒的母親，於普通休息以外，應給額外的休息時間以便其授乳。休息時間的仔細辦法，由內部管理規則定之，但爲授乳的休息，每三小時內至少有三十分鐘。那授乳時間亦當算入勞動時間。

四，保險局（在勞農俄國，社會的保險，爲全勞動者的義務）　對於母親，給與相當於其一個月工資的特別補助費。

五、結婚　結婚當事人，必須取得醫生健康證明書。又傳染黴毒於他人者處罰。

六，墮胎　依醫學的方法者不處罰。

以上爲現在俄羅斯施行的母性及小孩保護法制上的主要事業。其『五』結婚一項係最近(一九二四年)政府所定。

如上所述進步的母性保護的許多法律，即在文明最發達的西歐諸國，與美洲諸先進國亦尚未宣布，日本更不容說了。在那先進諸國，母性及小孩的保護問題，既久經研究，又由許多人長時間的提倡此種法律之必要。然而在西歐與美洲，如此澈底的法律，還全然沒有存在，即令存在亦加有許多的限制。

尤其如右述法制之中，第四項的社會的保險局，如對於母親津貼補助金，不能不說是現代俄羅斯法制的特長。又把授乳時間算入勞動時間，雖說是當然的事，但與他國的現狀相比，則可明白今日的俄國是充分的認母性爲一個社會的職能了。

第六項墮胎不處罰的法令，也是最近一九二三年實施的。在慣於嚴罰墮胎的我國讀者看來，也許覺得十分奇怪。自然，墮胎的本身，是任何人所不希望的。這是一種罪惡，一種冒瀆。然而墮胎不能專由處罰而防止。反而處罰之後，使墮胎成爲祕密行爲，乃至陷於非醫學的非衛生的大缺點，這是應注意的。多數的婦人，多以無智的產婆，及其他奇怪的方法，暗裏施行墮胎，其結果釀成疾病，並且一生也不得恢復其健康，這是常有的事，只要稍微留心些的人便能察出許多實例。

據說事實上俄國婦人病院中十分之三的病婦，是爲了墮胎方法的不良而惹病的。在我國(日本)婦人科病院，也許不及那麽高的統計率，總之俄羅斯鑑於那十個婦人病之中有三個由於不完全的墮胎，於是對於墮胎改定那麽的法律，實在很爲有理。其實驗的結果，因醫生在病院內實施墮胎手術，墮胎後病者之數顯然因而減少。不僅如此，由此得到行墮胎的原因與其實數的正確報告，纔能開始眞正的墮胎防止術。這比不究眞因徒以嚴罰從事而思杜絕墮胎者實屬高明萬倍。

本篇開首已經敘述過，在勞農俄國，全無『私生兒』的一物。在我國對於私生兒，法律的與社會的常加以種種的殘酷的限制權利或排斥。這是十分不通的，是一種對於純潔無辜的人類的荒謬野蠻的壓制。然而此種蠻法，不僅是對於那私生兒本身的壓制；對於那婦人自身還含着男尊女卑的意味。私生兒的撤廢，關連於婚姻法的改革，我相信是值得寫在婦人運動者的標語之中的一個題目。

勞農俄國的全立法，盡量以規定兒童的保護爲依據。依照勞農俄國的婚姻法，母親(須由父親扶養小孩的時候)爲保護小孩的利益，可不拘他們結婚有否登記，申訴於法庭，強制的使父親承認小孩的權利。這不消說是關連於殘酷的『私生兒』制度的撤廢的。

三

勞農俄國一向處於帝國主義戰爭，革命戰爭，大飢饉，與嚴重的難境，爲了窮迫的經濟狀況，政府要如意的發達母性與小孩的保護事業，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然而這種事業却仍然徐徐的進步。法制上的事業既如前述，以下更一觀其實際的施設。

先舉其表示進度的數字。在帝制時代的俄羅斯，以保護母親及小孩爲目的的設施，全部不過三十四處。并且那大部分是作爲慈善事業而設施的。但他依一九二四年十月的調查以保護母親及小孩爲目的的組織，全俄有一千六百五十：託兒所六百七十五，母親及兒童的家四百七十，育兒顧問所二百，妊婦顧問所四十五，其發達於此可見。

一，妊婦顧問所　這種組織是以教婦人以妊娠中的心得爲目的。在那里，醫生診斷妊婦的健康，有病時可送入施藥所，於適當的時期，送入產院，又一般的給與衞生的知識。

二，母親及兒童之家　專爲勞動婦人，女使用人，乃至失業婦人等收容母親與小孩的有組織的家。在那里，母親法律上所應得的分娩前後的休暇，由醫生的看護，送入衞生的環境中。由此分娩前給與完全的休息，分娩後教以最善的育兒法。

三，育兒顧問所　在那里專門家給與母親關於育兒的種種助言，并得保護小兒的健康。這種顧問所的保姆，走到各家慰問小孩，因此公衆衞生的辦事員，與一般勞動者的家庭，更有密切的結合了。

四，託兒所　這是母親在就業時間，保護勞動者的小孩的公立機關。使婦人安善的寄託了小兒，可以安心業務。那里有適於小孩的食物與保護，故在母親從事勞動的家庭，其兒童的死亡律顯著的低下。

此外有給與各個勞動者的小孩以遊戲與食物的託兒所。又於地方上，有保護地方兒童的地方託兒所。有農忙期中母親非赴田間工作不可時——尤其是地方農村——特設的夏期託兒所。

五，孤兒院　這僅僅保護孤兒與棄兒。所以須盡量的給與母乳。

六，育兒博覽會　此種博覽會可分別為產前與產後兩部。前者從遺傳起，關於產前所需要的注意，與以指示。後者則就兒童相當的營養分(依據年齡)，以及母乳養育的小孩比其他方法養育的小孩更為康健的事，與以明白的顯示。會中皆以圖表模型繪畫等陳列，使無智愚都易於領悟。

自墨斯科里寧堡的常設大博覽會起，各都市也開博覽會。此博覽會之組織，有名的教授，醫生及藝術家皆有參加，使成為世界無類的博覽會。他們政府以為在母親及小孩保護的問題，那衛生知識的普及事業，極其重要；此外於講演，談話，書籍，小冊子，於所有的方面，努力宣傳。如小冊子印刷百數十萬部，都是免費的分送。

七，幹事員養成　在母親及小孩保護的公立機關辦事的老練幹事員的養成，亦加很大的注意。在八大都市，教保姆以育兒法的專修科，亦已開設。預科以兩年半畢業。又在墨斯科以母親及小兒保護為目的的中央科學院內，開設收容二百名的中央專修科；助產婦養成所亦已開設。

四

在俄國，這母親與小孩保護事業，為國營事業，當然是免費的。受惠的母親，雖在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的今日，亦不必出一厘半毫的費用。這事歸保健人民委員會的母子保健局所掌管。

此種情形，與他國相比較，實很有趣。在他國此種事業——那也不及俄國幾十分之一的分量——不以國家經營，因為尚不以母性為社會的職能。故其保護事業，幾乎全部是富豪們對於貧乏階級的慈善事業。俄國的母親與小孩，視為生存者的權利，從社會上得到社會職能的保護而享有此種權利，故其意義大不相同。

我們爲甚麼要研究學問？

(一)學問與位置——學問增高，則位置亦增高。

(二)學問與薪俸——學問增加，則薪俸亦增加。

中國最良之通信教授機關

吾人既爲職業所羈，不克親到學校上課，可不設法求學以謀進步乎？**函授學社**係**通信教授**之**機關**。入函授學社者，可在家中或店中，於每日閑暇之時，研求學問，而不致妨碍其現在之職務。

凡有志求學者，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科別

①國文科 ②國語科 ③英文科 ④算學科 ⑤商業科

特色

①講義完美 ②教法精良 ③答問詳明 ④學費低廉

本社各科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一)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報名處 (二)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英語週刊減低定價

本週刊自民國四年出版以來,已滿十年,銷行極廣.本年發行特價,原定六月底截止;展限一月,亦已滿期.茲自八月一日起更將定價減低,以酬　愛讀諸君之雅意.新舊定價,列表比較於下:

◀ 零 售 ▶

每星期出版一冊	
書價:	〔現改〕三分 〔原定〕五分
郵費:	〔國內及日本〕半分 〔國外〕二分

◀ 預 定 ▶

時期	冊數	地域	書價連郵費	
			現改	原定
半年	二十六	國內及日本	七角八分	一元二角三分
		國外	一元二角	一元六角二分
全年	五十二	國內及日本	一元五角	二元二角六分
		國外	二元三角	三元零四分

上海及各省

商務印書館謹啟



畢度因的訂婚

P K

喬治說：『婦女的歷史就是婚姻的歷史。』不錯，我們無論從縱的歷史上或橫的地域上考察婦女的狀況，祇要一看那時或那地的婚姻情形，就會明瞭大半的。這因爲婦女的歷史與婦女的狀況都是和男子對比的話，而婚姻是男女間最重要的一種關係。他在一方面是一種形式，另一方面是一種制度：形式是事實的表現，而制度又能束縛事實。所以隨着歷來婦女狀況的改進，婚姻狀況也逐漸改進，這就是隨着思想與環境的開展把束縛着的制度逐漸破除的意思。下列的一段敍述，是住在沙漠上通稱畢度因的游牧亞拉伯人的訂婚的情形，看了這一幕又滑稽又質直的婚姻的楔子，一羣半開化民族婦女的日常生活的寫照便隱約地浮在我們眼前了。

在某日早晨，太陽剛出，一個蓬帳裏面突然的熱鬧起來，一大羣的人聚到這蓬帳裏來。原來那一天是這蓬帳的主人的女兒和別一個蓬帳的主人的兒子訂婚的日期。他們的訂婚是沒有什麼儀式的，祇是講幾句話寫幾個字罷了，宛如做賣買的商人賣方買方走攏來酌定價目寫一張契約就算訂定一場交易。參與這場交涉的主要人物是新婦的父親，新郎的父親，新婦的代表，新郎的代

表，幾個證人，此外就是一大羣的賓客了。華度因女兒是沒有獲得嫁奩的權利的，而新郎方面却必須把她的身價給予她的父親，這身價因部落和民族而不同，平均的數目是五隻至十隻駱駝，有時再加上十枚至二十枚土耳其金鎊。主要人物到齊後，便開始談判。出讓女兒的父親招呼了新郎的代表，作下列的談話：

「你願意出多少錢呢？」

「五隻雄駱駝，一隻雌的。」

「呀，亞拉（註一）在上，難道我的女兒是一個奴隸麼？他必須給我三十隻駱駝和二十五個金鎊纔行。」

「你要弄得他破產了！為亞拉的緣故請你減倒你的價目罷。」

「為亞拉的緣故你願意減少



汲井水回家之華度因婦女

多少呢？」

「為亞拉的緣故我減少五隻駱駝和五個金鎊。」

「為希克（註二）的緣故你願意減少多少呢？」

「為他的緣故我再減少五隻駱駝和五個金鎊。」

「你願意再減少多少，為——？」

「一隻駱駝也不，一個金鎊也不！」

經過半小時劇烈的辯論，兩方面商定一個價目，便是十二隻駱駝和五個金鎊。價目議定了，契約訂立了，於是新郎宣言道：

「我已經承認付給你十二隻駱駝和五個金鎊；但是假使將來你的女兒從我這裏逃去

了，那就你必須拿兩隻駱駝賠我一隻駱駝，兩個金鎊賠我一個金鎊。』

這預約，新婚的父親立卽承認了，他說道：

『阿，別這麼說，亞拉在上！但是，如果她逃開你，我就把我的牲畜都賠給你，謨罕默德在這里可以證明；但如果你虐待我的女兒，我就要把她奪回來，而你祇剩得一雙空手。』

這一場序幕便在羣衆的歡呼聲中完結了。

讀者不要揣度上面的一段敍述是胡亂編派的話，也不要揣度這是『靠不住的旅行者的報告』。這是現代住居沙漠的游牧亞拉伯民族——畢度因——訂婚的確實



羊毛蓬帳前製備膳食之畢度因婦女

的情形。報告這情形的是著名學者和遊歷家蘋博士(Dr. Edward J. Bing)。他在英國牛津大學專攻回教哲學及東方語言，畢業後卽從事長期的東方旅行，和畢度因族人曾有一時期密切的接觸。據他說，上述的訂婚情形，在畢度因中間是普遍的，而且是歷來如此的。

我們看了這一幕婚姻的楔子，第一個概念便是畢度因婦女是一種貨物：因爲是貨物，所以當她從一個所有主移入別一個所有主的時候必須較量價目，訂立合同；又因爲這貨物是活動的，所以也必須預定逃亡的賠償；但原所有主聲明保留貨物被虐待時的收回權，這一點總算略具人性的表現。在

這里，我們附帶的把畢度因的生活狀況約略的敘述一下，這中間當然一部分是屬於婦女的。

巳婚的畢度因婦女的生活是難得安寧的；實在，她幹着大部分勞苦的工作。充滿着窮乏的畢度因，幾乎全部生活消磨在恆久的找求食物，水和牧場的掙扎之中。他們幾千年來不會變換的服裝，是直接適應他們的環境的。緊貼着身體的一件長衣叫做 tob ，這外面着上一件用布帶縛住的 galabeyeh。他們通有的寬敞的外衣是形似布袋的 abbaayeh，和非洲人叫做 burnos 的相同，大抵是棕色的。頭上戴着的叫做 hattaata 或 keffieh，是一塊大布用一枝羊毛或駱駝毛的環繫住在頭上的。通常的畢度因都把頭髮編成兩組，分垂在頭的兩旁。他們平常是赤足的，有時着一雙古式的，自製的駱駝皮鞋：着靴子乃是希克的特權。刀和長約丈餘的矛是他們日常攜帶的器具。

婦女們通常祇穿一件 tob，頭上戴着的和 hattaata 的形式相似。遇着節期，她們戴上飾物，如金鎖鏈，手鐲，踝鐲等等。她們的眉毛塗着一種叫做 keehl 的物料，手和足塗着鳳仙花汁。

在畢度因家庭中有一個奇異的習慣法，便是任何賓客不能寓居逾二日半以上，過這個期限，便被視為沒有禮貌。這大概起源於他們的貧窮，不能多備食物。

在畢度因中間雖然沒有明文的法律，但他們却牢守着傳統的習慣，一點不敢踰越。偷竊和謀害，在他們是稀有的事。同時，他們是十分迷信的。他們相信人死的時候靈魂由指甲飛出，進入天堂或地獄，這兩個都在地下，而其區別是前者有豐富的水量，後者則非常乾枯：在住居沙漠的人看來，水是比什麼都重要的東西。他們相信當人睡眠的時候靈魂離開肉體到外面去遊逛，所以一個畢度因叫醒他的同伴，必須十分小心，否則靈魂不能返入體魄，却被妖魔佔領了。

在這樣迷信，這樣單純，以勞力換得生活的民族中，女子被當作貨物看待，是當然的情形罷。

(註一)亞拉(Allah)是回教上帝之稱。

(註二)畢度因的一個部落分為許多 clan，每個 clan 又分為許多 kin，希克 (sheik) 是 clan 的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雜誌

十二卷六號要目

- 勵的人格　文子[illegible]
- 告感覺時間不足的朋友　柳克述
- 和青年們談談體育　錢紹燊
- 十三年度中學畢業生升學調查　陳東原
- 十三年度各大學入學試題
- 入暑校研究數學者應有之計劃　沈滌生
- 禁酒的故事　顧仲維
- 青年文藝(十一篇)
- 我升學和考大學的經過(談話)　張景儼
- 從中學畢業到大學入學(談話)　吳成
- 學生世界語(四則)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册一角半　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郵費　每册二分

學(六)

英文雜誌

十一卷六號要目

- 短篇小說作法
- 愛瑪孫名詩"The Problem"研究
- 菲爾特小傳
- 事務室用具之設備
- 投資股票種種
- 近代合作運動
- 約瑟安廸生
- 現代小說「青年」(續)
- 韓愈雜說英譯
- 荷馬"Odyssey"簡述
- 獨幕劇「旅客」(續)
- 讀者論壇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册二角　半年一元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　每册一分

英(六)

小說月報

十六卷五號要目

- 葬禮　滕固
- 戀愛了　張聞天
- 病的性慾與文學　仲雲
- 離婚之後　李劼人
- 蔡老普底菸袋　李勖剛
- 月歌　落華生
- 梨花與海棠　趙景深
- 金哥　澤沁
- 法國文學界對於巴蘭的評論　馮璘
- 讀詩學旁札(下)　傅東華
- 幽弦　廬隱女士
- 日出之前(劇本)(二)　耿濟之
- 文學大綱　鄭振鐸
- 天鵝的沙珊(四)　高君箴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册二角　半年一元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　每册二分

小(五)

少年雜誌

十五卷六號要目

- 幾個自學的方法　郭魁武
- 少年應怎樣讀書　戚維翰
- 金扁擔　張揚[illegible]
- 黃金夢　符業祺
- 科學常識—問題(三三)答案(七二)　佩
- 着靴的貓兒　永如
- 豈有此理　倍鑫
- 去口臭的法子　樂嗣瑞
- 莎迷的蘿花　佩斯
- 世界珍聞(四則)
- 小藍蝴蝶的旅行　汗文
- 讀宋濂送東陽馬生序　包恰春
- 名詞淺釋　佩斯
- 少年文藝(八篇)
- 少年談話會(四則)
- 時事話(四則)
- 懸賞第十四

定價　月出一册一角　半年五角三分　全年一元

郵費　每册一分

少(六)

暑期中之雅人雅事

炎炎長夏．暑氣困人，浮瓜沉李之餘，尚有消暑之樂事否乎？曰有．

窗明几淨，潑墨揮毫，是消暑之一法也，本館精印名人碑帖畫冊，可備觀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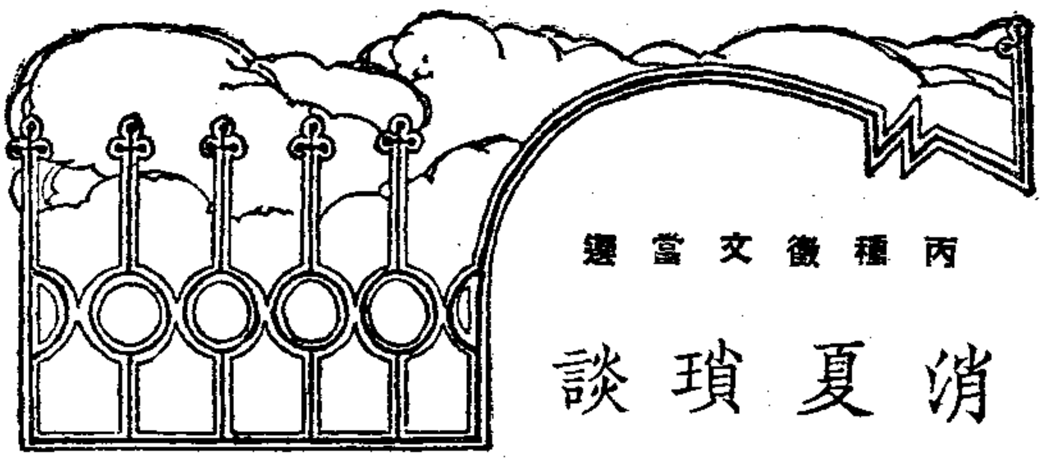
山間海涯，旅行遊覽，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精印中國名勝及各地風景照片，各地遊覽指南，可備應用．

輕搖畫扇，清風徐來，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摺扇紈扇，可備選擇．

二三素心，圍棋一局，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棋子棋盤，可備玩賞．

▲種類繁多　詳載圖書彙報　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丙種徵文當選

消夏瑣談

雨夜聽僧話

——翠微山舊夢之一——

空了

『古寺漏長宵，一點靑燈照寂寥，暮雨夜深猶未住，蕉芭殘葉蕭疏不奈敲。』——南鄉子，劉秉忠——

這是一年的夏天，我在翠微山避暑的時節。

雲氣又從山腰吐出，漸漸的濃厚了。如同白霧，又像素煙；更似逐風的柳絮，成熟的草棉。慢慢的蔓延，伸張，布滿了全山的中段。頃刻間已茫茫一片，好像給山加了一圍白玉帶一般。仔細看去，尙朦朧可辨：什麽是松林，峯巒，和那僅露一角朱甍碧瓦的廟宇。但不留意時，却只是一望模胡，迷迷漫漫，將一座翠微山平分了兩半。

報道天欲雨的風也吹起來了。

那呼呼的狂風，吹的滿山松柏林起了濤聲；他們的弱枝上下起伏，也和海濤的形勢相同。使人不禁的憶及海上泛舟時，隨波逐浪，一葉猶夷，遠看水天一色，茫無際涯，二三沙鷗海鳥，盤旋飛舞的情景。山坡上寡葉的長楊，也被風吹的嗚嗚咽咽，好似潺潺的泉鳴。有時他的綠葉，因風飄落，左右蕩漾，將近地下；却又叫一陣旋風吹起，轉送到天空，如同失羣的孤鳥。

飛翔在雲中•山巔成行的翠柳，隨風擺舞；拂塵般的飄長的柳線，忽高忽伏，好像碧浪橫空•

這時我正在到天太山的道上踽踽獨行；以我的舊經驗，可以斷定天是要下雨了，欲回八大處的寓所，一定被雨淋在途中，所以我決意赴天太山•

雲氣，出自山腰的一發濃厚了•遠處的四野，都被遮住，消失在白茫茫的一片中•只有一二高峯，還可看見他們崢嶸的，聳立在半空•天色迷濛慘淡的異常可怕•陰雲四合，和濃墨色相同，和那出自山腰的白雲，接在一起•就什麼也看不清了•風也吹的更凶猛了，滿山的樹木，都被吹的起伏不定，怒潮似的澎湃洶湧，並且發出種種怕人的聲響來•一羣羣的倦鴉，在天際飛鳴，找不到棲止的地方•棲在樹上的鳴蟬，早已噤不作聲，但有時被樹枝擺落，又嘒嘒雨聲，飛到別的樹叢•

我的衣裳都被風吹起，帽子幾次吹掉，眞是飄飄欲仙了•我急趨到了天太山，已大雨滂沱了•一個和尚，招待我到後面的客堂•開窗望雨，煞是奇觀•

這時四野已不再迷迷漫漫什麼都看不見了；風也平息一些了•但雨絲好像密線一般，連綿地落下•遠近的峯巒，都透出種濕潤色來，綠翠的樹葉上，也都含水欲滴，泛出油亮的色澤•遠眺山峽間，山水下流，一條條白亮亮的像飛瀑一樣，恍若身歸江南，浪遊三峽，臥聽泉流•山坳間有幾縷炊煙，直上，動也不動，在雨地中；忽然一陣微風吹的那炊烟往來不定•同時那細雨也變成曲線，來回動蕩•有時也撲到我面上來，濕了我的面部，和我的長髮，以及上身衣服•可是我却不肯離開窗際，失了這奇美的雨景•

雨仍是淋漓不止，但天已將黑了•欲歸不得，於是我就決定在天太山暫宿一宵•晚餐後，天已全黑了•可是雨仍和以前一樣，簷前滴達有聲•微風排窗吹進•把桌上的一盞孤燈，吹的搖搖不定；吹的竹簾響動•像有人進屋；吹的我滿身寒戰，直忘了那是夏日之夜，幾疑是秋深了•憑窗一望，四圍都是漆黑黑的，只在遠處點綴着一兩家燈火•雨似乎漸漸加大，風吹的更冷了•山水下流的聲音，還是潺潺不息，像有人手抱琵琶，彈出來悲哀的調子，又像小兒女的喁喁私語，情致纏綿•忽然電光一閃，照耀得滿山一亮•旋又沉入黑暗中，接着就是一陣隆隆的雷聲•這恐怖的雨夜，是多麼寂寞，多

麽無聊！我只坐在椅上，無意識地數那窗櫺．偶然有兩聲清越的磬聲，隨風送到耳邊！靜靜一聽，磬音出自大殿，於是我就冒雨微步，到了大殿，原來是和尚在燒晚香．座上供着一尊俯首的肉身像，戴着毘盧帽子，披着黃袈裟，與普通的佛像頗不相同．我不禁問那和尚，「這佛名叫什麽？」他說，「這佛的來歷，不是一兩句可以說完的，我們還是到客堂去坐，我來說這故事給您破悶如何？」

於是我們就回到客堂，叫小沙彌烹了一壺好茶，放在桌上，又把油燈旋亮了一些．這時窗外雨聲更利害了，好像江河下瀉，萬馬奔騰，電光不住地閃爍，雷聲震天地狂鳴．在這驚魂動魄之際，那和尚就從容說道：

「在幾百年以前，這里不過是一座荒山，沒有如是莊嚴的廟宇，也沒有這些蒼綠的松林，和遍山的桃樹，只不過有個不避風雨的三椽破房，裏面供奉着山神土地罷了．這些附近的鄉民，都知道這地方．可是除了祀神的時節一年來一二次外，平常是少有人跡的．忽然有一天一個牧童，從那里經過，發見裏面有個打坐的老僧．近前問他，他說從遠地雲遊到此，愛這里幽靜，所以要任此修行．這消息傳到山下的近村，於是人人都知道破廟裏新添了一個老僧．這老僧年紀雖大，面貌却與衆不同，不露一些曾受風霜的樣子，舉止也不像個雲遊僧，就有人談到他是一個奇怪的人了．

「如是過了幾年，這老僧還在這里修行，村人也慢慢和他熟習了，知道他是一個沉默寡言，而和藹近人的僧人．但是他從沒告訴過人他的姓名．他不大喜歡和人往來，終日只是讀經，寫經，於是人都知道這老僧精通文翰．近村有一個富翁，姓李，人都叫他李善人，這老僧和他很相投，常在一起談論．可是李善人也只知道他是一個博學的僧人，並不知道他還有其他的異能．恰巧那一年，李善人要娶兒媳婦，就找了一個著名的日者選了一個吉期，遍請親戚朋友，也來請這老僧．老僧向來是謝絕一切應酬的，李善人以爲向日感情很好，想他未必不肯．見了老僧對他一說，誰知他還是一意的不肯．後來他無意看了看請帖，忽然露出驚異的樣子來，忙問李善人道：「誰給你擇的日子？」他說「是某著名的日者．」他問：「他那天到麽？」善人說到的，於是老僧說，「好，我也去看一看罷．」到了那天，老僧到李善

人家，就向那日者問道：「你既是著名的日者，爲什麼給人選這凶日？」他答說，「我知道是凶日，但有你這貴客，豈不一切都解了麼？」老僧就默然不語了。從此鄉民都知他是有來歷的人，可是他此後更自韜晦，表示他是一個平常人。過了幾年，他就坐化在這破廟中，於是鄉人們就聚資修了修這破廟，把他供奉在裏面，以後人們也漸漸把他忘掉了。可是不知道爲什麼，淸代的皇帝，屢次來幸這地方，並且捐錢修這廟宇，到如今這樣大。還聽說有的皇帝向這肉身落淚呢！據人說，『這老僧就是順治，因爲董妃出了家，死在這里，所以這些皇帝肯來看顧他。』」

「這老僧還有許多奇跡，像……」

這時我困倦的不能支持了，所以訇的一聲，把頭碰在板壁上，把他的話打斷。他於是就說：「請睡罷，明天再說！」

鏗瓏一響，他就出去了，這時我已把窗關好，可是冷風還砭人肌骨，忽然燈也被吹滅了，我就和衣倒在牀上。雨還是瀟瀟的不住，簷上的鐵馬兒被風吹的丁當丁當的亂響；近窗的樹的枝葉，也被吹的劃在窗上，沙沙作聲；檐溜是不住的滴達滴達，好像跟鐵馬唱和一般，我聽着，聽着，也就昏然睡去了。

一九二五，五，十六，雨夜於北京。

雜記

懷湘

一　綠蔭

中午時候，窗外葡萄架的綠陰，把那赫耀的陽光擋住；綠意充滿几案，在煩熱裏，頗感到些微涼意。我這時候手裏雖然把着書本，心思只似游絲般無所繫着。視線倘然落在旁邊正低首做活計的妻的手上，也隨着她的針指起伏。但終於迴頭望着窗外。

窗外架上葡萄的藤蔓，像千百條小蛇似的糾纏着；上面覆着重重的綠葉，下面掛着纍纍的葡萄，那些還未成熟的葡萄，恰似粒粒的小青梅，令人牙齦邊感到酸意。

『大約再過半月，總該成熟了；』我望着窗外，有意無意地自己說。

『總須到七月中旬罷；』妻放下活計，也望着窗外。

『萬物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忽然發見了話題，『幾寸的一枝葡萄苗，却會抽出這麼長這麼多的藤蔓，放出這樣茂盛的綠葉，結出這麼可愛的果實：這正是……』

『這株葡萄扦插時到現在，恐還不到五年罷？』

『恐還不到哩；這正是……』

『我記得是生婉兒的到來年種的。』

『恐怕是罷；這正是……』

『現在婉兒已是六歲了。』

『這正是生命力的不可思議』一句話，我終於不曾說出。我於是拋棄了方才所要說的玄談的引端，另找說話，和她閒談。

『啊！光陰眞快呢，婉兒已六歲了！』我說。

『而且怡兒也三個年頭了。』

『新婚的景象不是還像昨日的事麼？』

『我倒有些模胡了！』

『你現在的心只歸附在小孩子身上，自然會把新婚的景象忘却了！』

她聽見我的話，禁不住嗤的一笑，眼光却移到旁邊的小牀上。那牀上正睡着還未到二週歲的怡兒。從稀疏的紗帳裏，看得很清楚。兩條小臂，宛如兩節肥藕；肘腕的部分，好像用一根繩子束着似的。手指微屈着的小手，髣如一個小皮球。兩頰上泛着一些淺紅，圓潤得像一只蘋果。這小娃子很會淘氣，一天到晚，只要在醒着的時候，總是不得寧靜。可是一到午飯以後，照例要歇一個中覺。當她午睡的時候，室中才覺得清靜；妻也得趁這時候做她所要做的事。現在你看，那小小的鼻子微微的扇動了；口角向兩旁舒展了；停在那唇吻間的微笑，正如一朵美麗的鮮花上綴着的一滴朝露！我輕輕的對妻說：

『她可要醒了。』

『尚未到醒的時候哩；大約她正在做好夢呢！』妻悠然的說着，眼睛還只是看着那孩子；似乎她整個的心兒都已浸入那孩子的靈魂裏了。我無意間，忽然注意到

妻的眼角兩旁，有幾條隱約的縐紋；兩頰的皮膚，微微有些乾枯：這顯然是華年漸衰的徵候。

「啊，你老了許多了！」我不禁失聲喊着。

她霎時間露出一種惶惑的態度；順手把桌上的鏡子拿起一照，重復夷然的說道：

「也該老了，孩子也已有兩個了！」

妻這句話似乎很有一點犧牲精神。她對於華年的銷磨，宛如取得孩子的代價似的。我又不禁注意到窗外的一架葡萄，推想到那果實粒粒成熟了以後，綠色的葉子漸漸萎黃了；不多幾時，萎黃的葉，又將很自然地隨着西風飄落地下：這正是一切生命應有的一個段落。

這時候從室外奔進那六歲的婉兒來，嘴裏只是嚷着：

「媽，兩只蜻蜓！」

她的小手裏捉住了兩只蜻蜓，揚着手，對她的母親做出一種得意的神情。

「輕些，婉兒！妹妹睏着呢！」

妻這樣說時，那睡着的孩子哇的一聲醒了；於是妻急急地上前去抱起那孩子。

二 蛙的吶喊

我很愛蛙；但並非是愛他的形態，却是愛他的聲音。

當斜陽初下，暑退涼生，綠陰裏曳着最後的一聲鳴蟬時，你可以聽見四野閣閣的蛙聲起來了。他們各有各的聲調：有清越而有節奏的，也有沉着而連續的，更有像戰鼓般擂着雄壯的急調的。他們起初的時候，常常是各管各的獨唱；從獨唱漸漸變成多部的複唱；從複唱變成全體的合唱；最後便變成一片吶喊。

但我並非是愛他們音樂似的歌唱；却愛他們戰鬥似的一片吶喊。

當他們歌唱得正酣暢時，你便會聽見：有幾個颯颯的巨聲突起，剎那間，便有許多同樣的巨聲四野響應；接着，便是無數或大或小或清或濁的聲音拼命湊着；於是岑寂的四野，便給蛙的吶喊震動了。我便是愛他們這樣的吶喊。

在夏季的自然界，正有不少的天籟可以聽見；爲什麽我獨愛聽蛙的吶喊呢？林間的鳴蟬，只是無意思的喧擾；檐頭的雀噪，只是煩厭的啁啾；梁間的燕語，也只

是纏綿而令人委靡的柔音。在岑寂煩悶的夏季，只有蛙的吶喊，才是一種發聾振聵的呼聲。他們不願在白晝唱着人云亦云的高調；他們只願在昏夜萬籟俱寂的時候吶喊。他們要喊破深夜的岑寂，要喊醒一切昏迷的長夢，要喊到啓明星從東方上來，曙光射進黑暗的世界爲止！他們是光明的先驅者。英雄的蛙們呵！偉大的吶喊呵！

黃昏漸漸深了，孩子們的歌聲早已停止，婦女們的絮談也不聽見了；我獨自在草場上，整襟危座，靜聽那些草澤英雄的吶喊。在沉沉的昏夜裏，我聽見了大海上大風暴的咆哮；我聽見了沙場上千軍萬馬馳突的戰聲；……但黑夜只是沉沉的沉沉的過去！

在很短的夏夜，那般澤中的發難者，吶喊了幾次以後，啓明星從東方上來了，夜幕逐漸收去了，曙光射進世界了，他們的吶喊停止了；但岑寂的白晝又開始了！

暑期俱樂會

靜沉

這已是七年前斷片的往事了，那時正是我在中學校住滿了兩年的一個暑假期中，我獨自一人，經過了許多『兵城』和『匪窟』，在爍灼的日光之下，徒步回到家鄉。六百餘里的途程，竟耗費了幾乎兩個星期的長時間才得達到，交通的不便總算沒有比我的家鄉更甚的了，卻是山水的奇麗，景色的宜人，恐怕也少有比我的家鄉更好的了。

萬山環繞，中間一片小小的橄欖形的平原。原的東邊沿山腳下一道清溪：碧澄的顏色，潺湲的聲音，除了很希有的洪水氾濫的時候，是決不會改變的。

在這個平原的西邊山麓，一叢蒼鬱的密林之下，若隱若現的露出一帶蜿蜒的粉牆：牆內便是我家的住宅了。宅門正對着日出的方向；宅後緊靠着一片長在斜坡之上的茂密的竹林，竹林之後，便是一座特立獨出的高峰。每日清晨，睡在牀上的人總是被林中各種鳥兒的晨歌喚醒；而且一醒之後，就不能再睡了。

這次由暑假歸來的，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哥哥，兩個堂兄和一個堂弟。在我歸來的第二天夜裏，這個應

時的『暑期俱樂會』就被提議出來，而且很快的就宣告成立了。他的組織大概是這樣的：

(1)這會是趁暑期空暇，聯合弟兄姊妹組織成立，以歡度這久別團聚的快樂光陰，所以名叫『暑期俱樂會』。

(2)請大伯母，二伯母及母親做名譽會長。

(3)以大哥及二姊做正副會長，分任內外會務總綱。

(4)本會共分兩隊。

A，遊行隊——以我們弟兄七人組之，每日或往山林打獵，或往溪中捕魚，或是泅水，或是競走，或在山重水複的地方唱歌，談故事……

B，留守隊——以姊妹五人組之，只在家裏整理一切，並將遊行隊所獲得之物保存或烹製之，以便同享。

(5)每一星期，擇一晴美的天氣，幽奇的地點，作一次野外聚餐，並預備各種攜帶便利之樂器助興。在餐前須將此一星期內七人中之勤勞優劣評判之。

(這不過是當時會中進行的實情，卻並無此項明文宣布。)

這個暑假中我們是如何地快樂呵，而且天天都是同樣地快樂！在早餐以前，各人專做自己的事，如整理家務，讀書，習字，……早餐以後，遊行隊的隊員就陸續在宅門前幾株柏樹之下集合，預備出發；而這一天的進行計畫也就在這里決定。

我們七人中間，有兩個哥哥的獵鎗是打得很好的；可惜獵犬只有一隻，而且當這個時令，只能得些野雞，兔，斑鳩之類的小動物，但這些對於人卻沒有一點危險呢。山深林密，所以野物很多，我們每次至少總不會完全空手而返的；有一天運氣真好，竟得了一隻難於得到的青鹿（亦鹿之類，似鹿而小，角不發達，深青色，肉極脆嫩，但不知他的科學名叫什麼。）還有一些別的小動物。

至於捕魚的方法，那就很多了，除了釣魚因為這里溪水流急不甚適用外，如網魚，毒魚，捉魚，……都是很好的法子。每一次至少總有很好的成績。因為他們都能『各盡所能』，努力把魚從河裏弄到籃子裏。而我

晚，連水裏都不敢去，更不要說弄魚了；我只能在岸上看守已得的魚和保護他們的衣履等件——這就是我的任務了。

捕魚的地點雖然沿溪無論那里都可以，但我們却決定以名叫蝦蟆石的那個地方爲集合點——這實在是一個天然的好地方：溪水流在這里聚了一個大池，池側有一塊大石，恰像一個正昂頭望着的大蝦蟆坐在水面上一樣。這池是非常的深，然而水却更清而且碧，要是伏身在蝦蟆的頭上望下去，就可以很清晰地看見水底的瑩滑的石子和往來浮沉的遊魚。住在這裏的魚眞是幸運呵，因爲人們無論用什麼法子都不能把他們弄出水面，這裏眞可以算是『魚的樂園』了。

在蝦蟆石和池的左側，巉巖屹立，近水處怪石嶙嶙，從石罅中長出些青翠的荊棘叢，枝上滿結着紅色的小果實。由池的右側一塊沙磧上隔水望去，異常美麗悅目；不過仰首望着那好像快要跌下的巉巖時，眞感覺到人的渺小，眞和那水裏的魚兒相差不遠呢。

我的責任使我留在這裏很快樂，我時而爬到巖石的最高處遠望那曲折的溪水和漁人的影子，時而伏在蝦蟆的頭上俯視水裏的游魚，時而仰臥在沙磧上靜靜的眺望白雲的飛舞。呵，我眞快樂呵，快樂得和那水裏的魚兒一樣了，我完全忘記了十餘日步行在黃塵撲面的道上的苦辛和危險，並且完全忘記這一年來在學校裏的一切辛勞了！

不過有一件事情却使我十分困惱，就是：何以我的兩個那麼小的弟弟（一個十三歲，一個十一歲）都會浮水，而獨獨我一個人不會呢？爲什麼我那麼切心要學浮水，而剛一下水就那樣恐怖呢？何以我那樣心强一個人，而獨獨這一樣事情任他們嘲笑而不努力呢？唉，這眞是我畢生的一件憾事呵！

我還記得，那時我的兩個小弟弟，居然有這樣的泅泳本領。有一天，二哥投了一個雪白的雞蛋一般大的石子到蝦蟆石前的水底，向兩個小弟弟說，『誰能去把他拾起來，我便把那一張美麗的畫片給他做獎勵。』當時我還很怪二哥不應該作這樣危險的遊戲；誰知不到十秒鐘，最小的弟弟已經把石子拾在手裏獻給二哥了。我當時眞十分羨慕這可愛的勇敢的小弟弟！

這也可以算是我們的『暑期俱樂會』裏的一段小新

聞了。

最高興的時候，總要算黃昏時分了。一天所得的野雞，鮮魚，斑鳩等都已烹調好了，燻乾的兔子和鹿肉也都煮熟了，於是大家——全體一共十五人，另外還添上一個小姪兒，——團坐在廳前，歡呼吃喝起來，整整一天的辛勤，在這時都得着牠們相當的代價了。

這是我得之於家庭的唯一的快樂時候了，我不能忘記牠，我將一生都不忘記牠。雖然現在我的家庭已經分裂，我和他們也都幾乎成了仇人！

我很感謝婦誌的編輯先生給我這樣好一個題目，使我完成了這篇短短的『回憶斷片』。

——著者識

家庭樂趣

SY

一　湖濱晚步

一團炭火般的太陽，漸漸地退隱到崦嵫了；困人的溽暑，這時才減殺了他的威焰。晚風絲絲吹拂着稀薄的衣衫，雖則還帶了些餘熱來，可是在纔受薰蒸的炎署後，已覺得飄飄然了。

『姊！我們仍還是到月洲去罷，今晚保可看得着流霞了。』琪妹才從浴室裏出來，與孜孜地對我說。那時我的心正和她起了共鳴，就微笑着點點頭，拿起扇兒，相將出了大門。

月洲離我家只一箭路，走不幾步，已到了目的地。月湖裏的水，因多日苦旱，已不如平日的漣漪了。兩旁盡是蒙茸茸的碧草，長可沒脛，踏上去簌簌地作響。我們在湖邊蹓躅着，欣賞這迷醉的煙景。琪在路上儘注望着草叢，問他『找什麼？』說是『要採摘勁靭的官司草(卽車前草的莖)，歸去和小妹妹鬥勝。』

行行重行行，不知不覺已走過了月洲，來到一座不知名的小橋上。我們便在橋欄上坐下來休息。橋下的水，清瑩秀澈，被微風吹着，織成無數層疊的波紋。水面上浮泛幾片嫩翠扁平的青苹，隨風漂蕩。柳岸邊的漁船中，已在夜膳了。記得我已故的伯父嘗說：『看他們

有味的咀嚼，大可增進食慾。』我卻以爲眼看着這種猥藉的樣子，使人心中難受。

一片晚霞已在杳遠的樹梢頭展現出來，在繚繞的炊烟裏，映照了蒼翠的稻田，輝耀得滿是爛縵，這情景是多麼妙曼而幽恬喲！我不禁想起李商隱『尋芳不覺醉流霞』的詩句來，大可借來爲我這時的寫眞。琪忽地鬧着要回去，只得慢吞吞站了起來。

歸途中有一雙緋紅色的小蜻蜓，在我們面前飛翔。琪見了忙用小扇去撲，嚇得他急遽地飛逃到水灘邊蘆葦裏去。她不肯捨置，仍躡手躡脚地趕上去捉。我呢，仍在田壟邊徘徊。突然間『啊喲』一聲，把我從悠然神往裏驚醒了！走上去一看，才知道她的那柄扇子，失手掉在水裏了。

『誰叫你定要去捉牠，這才是自作孽哩！』我含笑這麼說。

『人家掉了東西，你還幸災樂禍地來笑人！』她微惱地瞅了我一眼，接着說：『扇兒倒不值什麼，只可惜那上面的畫！』說着惋惜不已，只得垂頭喪氣地歸家去；遂左手握着的一把車前草，也使氣在路上丟了。

二 火花中的跳舞

在月隱星稀的夜裏，家人們都團坐在庭前納涼。催眠似的涼風，着意地吹來，人人都覺得沉沉思睡。好動的琪和玲提議表演『葡萄仙子』。大家想把睡魔驅走，便都表示贊成。七手八脚地把凳椅搬上廊下，好讓她們施展身手。她倆早就買好幾十支一枝蘭，預備各人點起了執着跳舞。琪飾葡萄仙子，換上一套淺桃色的衣裙；玲飾雪花，仍是那件白色的紗衫。連爲她們按拍。一回兒火花閃爍，葡萄仙子跳着出來，愁婉地唱起『高高的枝兒』來。不一會，雪花也加入舞唱。只見兩個人在熠熠的火花中歌着舞着，手腕慢動，衣袖輕颺，忽隱忽現，時左時右，使人眼光撩亂，迷離撲朔。大家都拍手贊好。可惜一枝蘭只有六七寸長，燃熄很快；人才又不够，不能把全劇演完。

連也熱羨了，燃着了兩根一枝蘭，也裝着婀娜的樣子，獨自歌舞起來。他的身材細長，而且又不熟練，舉動自然都很牽強呆板。琪見了他那種神情，便低低對媽媽說：『媽，你看！這不是像撑山東船麼？』招得衆人都笑彎了腰，回不過氣來。給連聽見了，就立定了說：

『你們在批點我呢！我可不做了，仍讓她們來罷！』

當他說話時，忘了手裏的一枝蘭還在燃燒；等到覺得肌膚上有些灼熱，才知道小衫上已燒了一個小洞，於是大家又都笑起來。

三　狐鬼的故事

聽得門外嘡嘡的小鑼聲，知道又是那唱新聞的盲人走過了。童媽們最愛聽這些歌詞，便慫恿媽媽叫進來唱；媽媽的心也有些活動了。其實她們所謂新聞，是舊之又舊的舊聞。左右是什麼『孟姜女尋夫』咧，『庵堂相會』咧……那些老調。詞句俚俗，聲調粗鄙，聽了使人生厭。瑾姊和我就以講小說做條件，請求媽媽不叫那可厭的瞎子進來。

知道新的出版物，是不會引起媽媽的興味的，我們來講稗官野史罷。瑾便起身去拿一本聊齋誌異來。頭一篇講的是陸判官換頭。我們幻想着那得真有那麼一個人，請求他為我們換一個聰明絕頂的腦殼呢？後來講的盡是些鬼怪的故事，妹妹們聽了都害怕起來；雖則睡神已接連地帶信——呵欠——來催促，因房中沒人，終不肯進去就寢，還只管強睜着兩眼傾聽。記得自己在十幾年前，也是這樣情景，聽了大人們講的鬼魔的事，偶而想起，覺得毛骨聳然。到了晚間，老是跟緊了媽媽，沒人作伴決不肯越雷池一步的。然而為天性的好奇心所撳動，下次講時，仍不肯放過不聽。這兒時的情形，至今回憶它，不禁使自己失笑。

——錄十三年暑期日記——

一四，五，二四，於上虞。

兒時的回憶

許言午

近幾年來，無論什麼時候，在我差不多都是模模胡胡地過去的，什麼事情都不能按着計劃進行，怎樣的消夏，更是不會預先想到的了，回憶起來，夏天和冬天的過去，並不覺得有什麼兩樣的樣子。可是在我幼小的時

候，夏天和冬天的分別是有重大的意義的，而且我是很希望夏天或者冬天快到的，因爲春天和秋天於我是感不到什麼興趣的，——沒有冰，沒有雪，也不能常在水中，又不放假。

這種情形在我的回憶中都覺得很有趣味——趁着祖父，母親等正在睡午覺，沒有人干涉我的時候，把天井裏東邊的水缸中的小魚統統捕出水來，放入西邊的缸裏去；捕完了，又把在西邊水缸裏的統統捕出，放回東邊的缸裏。

把小花鼓缸裏灌滿了水，赤着身子全體坐將進去，使得水從各方溢出。等到站起身來，水只剩得半缸了，又灌滿，又坐進去。

把紅頭小曲蟮串在銅絲鈎上釣蝦，把釣得的蝦，大的取出蝦仁做飯菜，小的用在晚上釣鰻。如果釣得的鰻是已死了的，或是黃蟮，鮎魚等，那麼就把他們飼小鴨。自己釣得的東西，無論自吃或者飼小鴨，都是特有意味的。

如果找不到紅頭小曲蟮，或者有了小曲蟮找不到蝦，那麼就把大曲蟮直接繫在線上，放到懶阿八（亦稱懶拖泥，是一種不到一寸長的小魚。）的面前，等他把曲蟮吞進口去了，把線引出水來，他就跟着起來了。

比釣懶阿八更有趣的要算釣田雞（蛙）了，只須把一隻田雞腿或者半隻小田雞直接繫在線上，也是放到田雞的面前，等到他已吞進嘴去，引起線來，他就跟着來了。

把壁老虎關在玻璃蓋的紙盒子裏，又把捕得的活蒼蠅放進去。看着壁老虎把蒼蠅捉住，咬死，吃去頭腦。等到壁老虎懶得再捉蒼蠅的時候，把他拿出盒來一脚踏死，可以得到一種暢快的感覺。

用蒼蠅釣鰷魚的趣味是在鰷魚上了釣一下子揹起來的時候。

把蒼蠅或者別的飛蟲的翼翅勝去掉一隻，放在螞蟻的面前。蒼蠅被螞蟻咬住以後總就盡力的掙扎，不絕的打滾，螞蟻越聚越多，蒼蠅越掙扎越無力，終至被螞蟻活活的拖進窠去，蝶類和蛾類的幼蟲也是這樣，看後總覺得已經復了仇，也是勝利了的樣子。

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

現代教育名著　教育哲學大意　一冊　一元

孟憲成譯　書爲杜威大弟子波特(B.H. Bode)著。其目的是從實驗主義的哲學觀點上討論現代教育的問題。大旨集中兩點。(一)爲教育應有的目的或理想。(二)爲受教育者的心靈或智慧的性質。此爲教育上一般原理的基礎。無論在訓練中或在服務中的教師均應加以研究。

師範叢書　學習之基本原理　一冊　一元

錢希乃祝其樂合譯　書爲美國愛德華教授(A. S. Edwards)原著。由習慣之見地。討論教育與教育歷程之性質。爲教育心理學中另闢生面之作。內容於習慣之重要。習慣之養成。習慣之應用等問題。闡述無遺。

師範小叢書　啓發式的教學法　一冊　三角

李振南譯　美國 McMurry 兄弟所著啓發式的教學法。爲彼邦教育名著之一。其所討論爲五段法之教學法。乃啓發式之精髓。所有例語多易爲本國相當之事實。

新智識叢書　杜威教育學說之研究　一冊　四角半

林科棠譯　本書共分七章。對於杜威氏教育與哲學及德謨克拉西之關係。敍之綦詳。其他新教育之眞諦。與舊日學說之謬誤。暨教育之目的、方法、興味等問題。亦復縷述無遺。

新智識叢書　生活系統　一冊　五角

周谷城著　著者感於現在青年好高談玄理。而忽於生活之本身問題。爰根據西哲學說。著爲此書。說明生活中三種境界——物我混一、物我分立、信仰生活——之輪轉。使讀者明於生活之眞相。

新智識叢書　社會問題　一冊　四角

相菊潭編　我國社會問題。非常複雜。編者擇其最要者。別爲家族、婦女、人口、都市、勞動問題等五類。詳加討論。博引世界的例證。以解決我國目前困難。

新智識叢書　公民衛生　一冊　五角

程瀚章編　公民衛生爲公衆必需的智識。這書首論公民衛生的定義、範圍、及其效果。次爲各論。對於衣服、居住、營養。交通、防疫、優生諸端。旁及學童的養育。勞動者的保護。無不根據科學。詳加闡述。

文學叢書　小說法程　一冊　七角

華林一譯　是書爲美國小說戲劇批評家 Clayton Hamilton 所著。凡小說之目的、性質、結構、人物、作法、文筆等。無不條分縷析。詳密討論。理論實用。兩皆顧及。可稱善本。華君復將書中所引小說中之事蹟、人物詳爲考證。尤便讀者。

文學研究會叢書　文藝思潮論　一冊　三角半

樊從予譯　本書以歷史的眼光。統觀古今來文藝思潮的變遷。而於近代文學的淵源、及將來發展的傾向。立論尤爲詳明。原著者廚川白村博士。是日本文壇的一大權威。他向來主張文藝的人生化。人生的藝術化。換言之卽生之創造。他以此卓特的見解。作精澈的觀察。殊不愧爲一代名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第二集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一册　六角半

李青崖譯　莫泊桑是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說家。李君曾選譯了他的小說十六篇。爲本書第一集。早經出版。這第二集裏包含小說十七篇。

太戈爾戲曲集第二集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一册　三角

高滋譯　本集包含馬麗妮Malini和犧牲(Sacrifice)兩篇劇本。我們相信無論誰讀了這書。總會被充滿在這兩篇劇本裏面的讚頌犧牲與爲和平而奮鬥的精神所感動。

財政學總論　一册　二元

陳啓修著　書爲北京大學教授陳先生所著。計四十萬言。卷首泛論財政學及財政思想之發達。以下分五大編(一)財務行政秩序論。(二)公共經費論。(三)公共收入論。(四)收支適合論。(五)地方財政論。

經濟學史概論　一册　五角半

周佛海譯　本書用歸納方法。將二千年來之經濟思想。鉤玄提要。闡述無遺。文字淸晰。批評適當。對於初學者甚有裨益。

中國關稅制度論　（經濟叢書社叢書）　一册　一元

李達譯　關稅問題爲財政上之中心問題。而我國關稅制度、尤爲複雜。此書詳細論述其沿革、內容、特質、及其影響。

美國聯合準備銀行制述要　（經濟叢書社叢書）　一册　三角

吳宗燾編譯　美國初行國立銀行制。流弊滋多。一九一三年由政府頒布聯合準備條例。全國銀行業務因此大振。本書根據美國E. W. Remmerer原著。概論此兩種制度之得失。頗爲明晰。

市政新論　一册　八角

董修甲著　本書分五章。前兩章泛論市政上之種種重要問題。後三章詳舉歐美各國市政之成功事實、及我國各省之市政計畫。

道路計畫書　一册　三角

易榮膺著　內容分四章。(一)道路與交通之關係。(二)道路應滿足之條件。(三)施行程式。(四)工程細則。著者曾任路政工程司多年。此書爲其經驗之結晶。

中古歐洲史　一册　一元

何炳松編譯　本書敍述自蠻族南下以後。至近世諸國興起時之各種重要變化。及近世歐洲文明之淵源。材料多取於美國史家J. H. Robinson之西部歐洲史、與歐洲史大綱。極合教科之用。

生物學　（武昌高師叢書）　一册　二元

薛德焴等譯　此爲日本生物學泰斗近淺次郎之傑作。舉凡生活起源、生物進化、團體生活、以及本能、生殖、戀愛、教育諸問題。均經論列。

工業化學實驗法　一册　三元

韓組康編譯　本書共分「普通方法」「無機物製造」「有機物製造」「染色」「顏料及沈澱色質」「假漆」「肥皂」「製革」「製紙」等九章、茲復添入「中國土產植物油」一章。各章分條縷述。備極詳晰。

實業上個人效能論　（商業叢書）　一册　六角

劉葆儒譯　全書分十六章。凡實業上個人之一切效能。無不論及。

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

新學制初級中學樂理教科書第二冊 二角半

新學制初級小學作文教科書第八冊 一角

新學制初級小學工用藝術教授書第二冊 二角

新學制高級小學農業教授書第二冊 四角

本國地理測驗說明書一冊 五分

小學算術應用題測驗說明書一冊 五分

少年史地叢書東三省一瞥一冊 二角半

平民小叢書通俗謎語(一) 一冊 一分半

四部叢刊單行本續出下列三種

皮子文藪 二冊 六角

周易 二冊 五角

釋名 一冊 三角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 四冊 三元

此集所收。較第一集尤爲宏富。內以林則徐、左宗棠、李孟羣、彭玉麟、諸人手蹟爲多。

鐵南圖書施芳谷壽序 一冊 五角

梁山舟書吳中丞貞肅司馬三公傳一冊 三角

小說世界號外偵探號 一冊 一元

幼科推拿秘書 一冊 二角

駱如龍著 本書對於幼科推拿。分門別類，考其病原。探其症候。詳其治法。自初生而至成長。無不分條解說。

中等學校入學試驗指導一冊 二角半

蔣世綱編 學生由小學畢業、而投入中學。是其教育上之一大關鍵。本書目的、即在指導學生對於所志中學之選擇。與討論中學之入學試驗。至於入學試驗前功課之準備。及試驗失敗後之處理。本書亦均論及。

華僑概觀 一冊 三元

此書搜集關於華僑之各項資料及歷史概況。爲有統系之論述。對於中國殖民、入籍、僑工、僑商、留學、及法律保障國際上之關係、皆整理編入。卷首有顧維鈞鄺富灼兩博士序言。更足爲此書增色。

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一冊 一元八

馮友蘭編 此書分十五章。以消長比較之法。研究東西洋哲學。故又名天人損益論。洵晚近研究形而上學之傑作。

斷鴻零雁記 一冊 二元

梁社乾譯 蘇曼殊大師。以才學稱世。斷鴻零雁記。爲其自傳。以小說體裁。寫出他的浪漫生活。空門寂寞、情場悲歡。畢具於此。梁君復以舒暢之筆。譯爲英文。不失原作之美。

燕京大學叢書詳註西西來王一冊 三角

燕京大學叢書詳註古舟子詠一冊 四角

兩書均經 Dr. Lewis Chase 詳加註釋。卷首並有原書著者長傳及其作品之評論。尤便參考。

售貨術(商業科講義) 一冊 四元

李培恩編 此書根據中國商業情形立論。而間採歐美新制。以證明原理。首論售貨員之地位。售貨術之需要。次論售貨員之資格及行爲。并售貨術之要素。末言售貨術之經濟功用。俾讀者明其與他問題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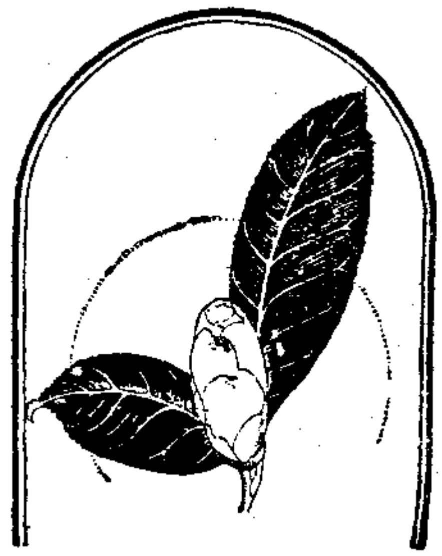
會計學原理 一冊 一元二

審計學原理 一冊 九角

會計學與審計學均爲專門科學。此兩書用簡括的方法。敍述其原理。編者服務中國多年。書中材料。悉根據中國現有之情形制度。尤爲特色。

夢

屠格涅甫著
棘埜譯



一

那時我和母親同住在一個小小的海濱的鎮上。我十七歲，母親却還不足三十五歲；她很年青便嫁了。當我父親死去的時候，我只七歲，但是我很記得他。我母親是一個美髮的婦人，不很高，有着可愛但是看着是憂愁的臉孔，溫柔的倦弱的語音和嬌懦的姿態。在她的青春時代，她曾以美人著稱，並且終竟她還是可愛而且美麗。我沒有見過更深沉的，溫柔的，和憂傷的眼睛，更美麗的和柔軟的頭髮；我不曾見過那麼纖麗的手。我敬愛她，而她也愛我。……但是我們的生活是不愉快的；一種神祕的，無望的，不應得的悲哀似乎永遠的咬住了她的命根了。這種悲哀，不是僅爲着父親的死亡，雖然那種喪失於她是那麼樣重大，並且熱情的我的母親愛他，虔誠的她記憶着他。不！還有種事情隱藏在那種悲哀後面，那個我不了解，但我是自覺的；雖然朦朧但仍然是銳敏的自覺，只要當我看着那雙溫柔而不變化的眼睛和那不變化的嘴唇，不是愁苦的緊閉着，而是那樣永遠固定着一種表情的時候。

我已經說過我的母親愛我；但是也有時她討厭我，當我在眼前是於她難堪而不能忍受的時候。在這當兒，她覺着對我有種不自覺的憎惡，嗣後又恐懼起來，含着眼淚責備自己，並且擁抱着我到她胸前。我常時把那些

暫時憎惡的爆發諉罪於她的健康的紛亂和不快樂上面．……這些反抗的感情實在多少是被罪惡的壞的熱情的迸發所激動，那些熱情時時起於我的心中，雖然我自己不能給他們一種辯解．……

但是這種罪惡的迸發永不和憎惡的瞬間同時並存．我母親常常穿黑，好像是居喪一樣，我們是在美好的環境裏，但是任何人我們都少於認識．

二

我的母親集中她的每個思想，每個的注意於我的身上，她的生命融合在我的生命裏面了．這種親子的關連，對於孩子們不常常是好的……甚或還有害於他們．我又是母親獨生的孩子……獨生的孩子通常是偏畸的生長．撫育着他們，作父母的想及他們如想及自己一樣．……那不是正當的法子．我不會被姑縱，也不會變爲嚴酷(兩者容易有一種變爲獨生孩子的命運)，但是我的神經有一時期被搖惑了；在健康上我也有些柔弱，彷彿和我母親一樣，我的臉孔很像她．我避開像我那樣年紀的兒童伴侶；我完全遠離着人們；甚至和母親談話也很稀少．我最愛讀書，獨自散步，和夢想，夢想！我的夢想是關於什麼，這個難於說得；有時候我好像是靠着半開的門戶站着，在那外面滿布着不可思議的神祕，情緒陷我於半死的狀態，站着等待着，也不步過門檻，只是仍然沉思着外面所滿布的是什麼，仍然等待着直到我漸形懵懂……或者沉入酣睡了．假如我的心靈裏有着詩的情緒，我或者要寫些韻文了；假如我覺着有種皈依宗教的傾心，我或者已經到修道院裏去了；但是我沒有這種趨勢，我繼續着期待而且夢想．

三

我剛剛已經說過，我在渺茫的夢幻和空想的影響之下時常沉入酣睡．我常時睡眠得很多，並且夢在我的生命裏佔着一個很重要的部位；我幾乎每夜都常常有夢．我不忘記他們，我以爲他們有深含的旨趣，看他們好像是預先的警戒，試着去占卜他們的神秘的意義；有些夢在一個時期裏反覆着，這個常常困惑着我，似乎是離奇而且不可思議．我特別爲一個夢所糾纏着．我夢到我順着一個舊式的鎮裏夾在許多店鋪的尖頂的石屋之間窄狹

的築得很壞的街道走着•我是在尋找我的父親，他不是死了，但是不知爲什麼緣故躲開我們，並且就住在這些家子中的一家裏•所以我便走進了一個低矮的黑暗的門，穿過了一個亂堆着木板和木料的長的庭院，最後我進了一間兩個圓窗的小屋•在這屋子的中間站着我的父親，穿着梳洗時穿的長服，啣着煙管•他一點都不像我的眞父親；他是高而瘦，黑頭髮，鈎形的鼻子，一雙悲傷而且深沉的眼睛；他看來四十歲的光景•他不高興我找着了他；我對於我們的會遇也遠不能够歡樂，仍然迷惑地站着•他轉開了一點，喃喃的說些什麼，用着短促的步子這里那里的走着•……於是他漸漸的走遠了，沒有停止他的低語，不斷地從肩上向後看望；屋子漸變漸大，於是在霧中消滅了•……我忽然因了再失父親的觀念而覺着恐怖，於是在他後面急追着，但是我不能再見他了，只能聽着他的憤怒的怨語，好像熊兒咆哮•……我的心因恐怖而沉重下去；我醒了，並且一個長時候不能再睡了•……以後的日子裏我細想着這個夢，並且自然不能够了解他•

四

六月已經到了•我和母親所住的鎮集在這時候變成異常的活動•成羣的船隻在海口裏舶着，在街上可以看見許多新的臉孔•我喜歡在這些時候徘徊於咖啡館和旅館附近的海前，凝視着坐在麻布天蓬下面，小的白桌旁邊，啜着麥酒的錫壺放在他們面前的異樣參差的水手和別的人們的形像•

有一天，當我走過一個咖啡館前的時候，我看見一個人，他卽刻便抓住我的全副注意了•穿着黑色的長外套，草帽直拖下蓋着他的雙眼，他十分安靜地坐着•他的兩臂疊着交叉在他的胸前•他的蓬鬆的黑卷髮幾乎達到他的鼻子了；他的薄唇緊啣着短烟管的嘴•這個人驚感着我好像是這麼熟悉，他的微微黑黃的臉的每個特點，都是這麼無錯誤地深刻在我的記憶裏面：我不能不急促地在他的面前停住，我不能不自問：「那個人是誰？我在那里曾見過他？」或者是覺着我的摯熱的凝視了，他抬起他的黑的深沉的雙眼盯着我•……我發出一聲不自覺的「唉！」……

這人是我所要尋找的父親，是我在夢中所看見的父

親！

沒有錯誤的可能——這相似是太奇怪了。就是他的長下身包裹着他的瘦瘠的肢體的長外套，在顏色和樣式上都叫人憶起那長服，我的父親在夢中顯現時所穿的。

『我現在不是在酣睡罷？』我驚異着。……不，……這是白天，圍繞着我的成羣的人們紛忙着，太陽在碧青的天空裏輝煌的照耀，並且在我面前的不是幻影而是一個生動的人。

我走到一張空桌旁邊，要了一壺麥酒和一份報紙，於是離開這個含胡不明的人不遠坐下了。

五

把報紙放在和我臉平行的線上，我繼續我對於這個奇異人的偵察。他全然不大移動，只時時抬起他的垂着的頭來。他顯然是期待什麼人。我凝視着，凝視着，……有時我設想我應當全部的思索：實在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我太放縱我的想像的半意識的惡作劇了……但是那個奇異的人要忽而在他的坐位上動彈一下，或者輕輕地舉起他的手，那麼我就又要幾乎叫出，又要看着我的『夢中的父親』在我的面前了！最後他覺察到我的放肆的注意了，起始驚奇繼而煩惱地向我的方位瞅着，隨即站了起來，把他所放的靠着桌子的小旅行杖碰倒了。我卽刻便跳了起來，拾起旅行杖拿給他。我的心猛烈的跳動着。

他帶着勉强的微笑謝謝我，當他的臉更爲靠近我的臉時，他聳起眉毛略微張開他的嘴，好像是被什麼事情所驚的一樣。

『你是很謙遜的，少年人，』他突然以嚴肅而鋒利的鼻音開始說。『謙遜在現今是超越的事，讓我祝賀你；你一定是受過很好的教養的？』

我不確切地記得我作的是什麼答話；但是我們卽刻開始談起話來了。我曉得他是鄉間人，他不久纔從美洲回來，在那里，他過了好多年，並且卽刻要回到那里去。他叫他自己男爵……這名字我不能十分了解。他正像我的『夢中的父親，』每句話結尾都帶着一種含胡的內在的怨音。他渴望的要知道我的姓……聽我說出，他似乎又很驚愕；於是他問我是不是住在這鎮裏多年了，並問我和誰住在一塊。我告訴他我是和母親同住的。

『那麼你的父親呢？』『我的父親一早便死了。』他詢問我母親受洗禮的名字，於是發出一聲笨拙的笑，但是辯解着說燻染了美洲的習慣，並且完全是鄉曲的鄙人。於是他愛探聽地要知道我們的住址，我便告訴他了。

六

在我們會話開始的時候，佔據着我的暴躁漸漸的平靜下去；我覺得我們的會遇有幾分奇異，別的沒有什麼。我不喜歡男爵帶有詰問我的短促的微笑；我不喜歡他的雙眼的表情，當他們像針一般刺入我的時候……在他們之中有種東西貪饞而俯愛……有種東西是倦弱。這雙眼睛我不曾在夢中看到過。奇異的是男爵的臉面，萎靡憔悴，雖然看着是年青——不快樂的年青臉面！我的『夢中的父親』也沒有斜向右方互在我的新相識者的前額上面的深的瘡瘢，這個我走得更近他時才看見。

我才告訴了男爵街名和我們的住宅的號數，彼時一個黑的高的人，裹着高領的外衣，從後面走到他跟前，輕輕地拍拍他的肩頭。男爵轉過去叫道，『呵哈！終究來了！』於是微微的向我點頭，同黑人一起進咖啡館裏去了。我留在天棚下面；我想等着男爵回來，不是還想生些事去再和他談話，（我實在不知道要對他談些什麼），如我想證實第一次的印象一樣。但是半點鐘過去了，一點鐘過去了……男爵還沒有出來。我走進咖啡館去，經過了一切房間，但是全沒找着男爵和黑人。……他們一定都從後門出去了。

我的頭有點疼，並且要吸一點新鮮空氣，我便順着海前散步到一個二百年前建築的鎮外的大公園去。

在廣大的橡樹和楓樹的陰裏徘徊了兩點鐘之後，我轉回家中去了。

七

女僕慌慌張張的猛向前來迎我，當我剛剛出現於廳中的時候；我即刻從她臉的表情上猜出，我不在時我們屋裏出了什麼事故了。果然，我曉得了，一點鐘之前，我母親的臥房中發出一聲可怕的叫喊，女僕跑進去，看她發了昏迷的暴病臥在地板上面，過了幾分鐘的時候，母親最後恢復了意識，但是不得不睡下，並且看去是驚

異而且恐怖；她沒有說出一個字，她不回答詢問，她不作什麼只是向四周看望而且戰慄。女僕已經使園丁去請醫生，醫生來了，開了一個安神的方子；但是母親就是對他也不說什麼。園丁力說聽着我母親房中的叫喊不一會工夫之後，他看見一個不相識的人穿過園中的灌木跑向到街上去的門那里去了。（我們住在一處樓房裏的一所屋裏，有幾個開向大花園的窗子。）園丁沒有時間去看他的臉；但是他是高高的，戴着矮草帽，並穿着寬鬆的長外套……『男爵的服式！』突然的經過我的心中。園丁不能够趕着他；並且他又即時被叫到房裏請醫生去了。我走到母親那里；她臥在牀上，比她頭所枕的枕頭還蒼白。看見我，她無力地微笑，並向我伸出手來。我在她旁邊坐下，於是開始問她；起始他對什麼都說不是；最後，無論怎樣，她承認她看到大大恐嚇了她的事物。『有人來到這里麼？』我問。『沒有，』她匆忙地回答——『沒有人進來，那是我的妄想……一個幻影……』她止住了並且兩手蒙着臉。我將要告訴她我從園丁那里聽來的話，並且敘述我和男爵的會遇……但是不知為什麼，話在唇上消滅了。我大膽地向母親陳述幻影不常在白天顯現……『請算了，』她低聲說，『現在不用攪擾我。你將來會知道……』她又靜默着。她的手是冷的，她的脈息跳得快而不規律。我給了她一點藥，於是離開一些，以免得攪擾她。她一天全沒有起來。她睡得十分安泰而平靜，有時自胸腔裏迸發出一聲深深的嘆息，畏怯地睜開她的眼睛。在這屋裏的人都是迷迷糊糊地不知想些什麼。

八

到夜晚，我母親有點發熱，她使我離開。無論怎樣，我不到自己的屋裏去，只躺在隔壁的屋裏沙發上面。每刻鐘我起來，躡着脚走到門前，聽着。……一切都平靜——但是我母親那夜很難於睡眠。當我清晨走到她屋裏去的時候，她的臉看去像是凹下了，她的眼睛閃耀着不自然的光輝。白天裏，她稍好一點，但是到黃昏時，熱又增高起來。直到那時，她只固守着靜默，但是忽而她以短促而間斷的聲音開始談起話來。她不是神經錯亂，在她的話裏有種意義——但是沒有連結。剛到夜半她突然以痙攣的動作在牀上坐起——我在她旁邊坐

着——於是用同樣短促的聲音，不斷地從她旁邊的玻璃杯子裏喝幾口水，倦弱地用她的手作着姿勢，一次也不看我，她開始談着她的故事．……她停止一下，用力自支，於是接續着再說下去．……一切都是這麼奇異，好像她所作的都是在一個夢中，好像她是不在而別人用她的嘴唇談話，或者強迫着她說一樣．

九

『聽着我所要告訴你的，』她開始說．『你現在不是一個小孩了；你應當知道一切．我從前有一個朋友，一個女孩……她嫁了一個她用全心愛着的男子，並且她和她丈夫都非常快樂．當他們結婚生活的第一年，他們一同到京都去，在那里過了幾個星期，並且尋樂消遣．他們停留在一個、好旅館裏，並且常到戲園和俱樂部去．我的朋友是異常的美麗——每個人注目着她，青年人們對她殷勤——但是在他們之中有一個……一個軍官．他不間歇的跟隨在她的周圍，無論她到那里，她常常看到他的凶殘的烏黑的眼睛．他不曾介紹給她，也沒有向她說過一次話．——只是永久不斷的凝視她——那麼凜凜逼人而且奇異．京都的一切娛樂都因他的存在而敗壞了．她就力勸她丈夫從速動身——他們已經辦齊了上路的一切預備．有一晚，她丈夫被和那個軍官同團的軍官們所請到俱樂部去鬭牌去了……她是最初的一次孤獨留着．她丈夫很長的時候之後還沒回來．她吩咐走了她的女僕，於是睡了．……忽然她覺着爲恐怖所制服了，因此她十分寒冷而且戰慄起來．她似乎聽着那邊牆上有種輕微的聲音，好像是一條狗在爬抓着，於是她便注視牆頭．在屋角裏一盞燈點燃着，屋子裏滿掛着牆帷……忽然的有種東西在那里動着，昇起了，張開了，……於是從牆裏直衝出一個黑的，長的形像來，一雙凶殘眼睛的那個可怕的人！她用力叫喊，但是不能．她是因恐怖而完全失去知覺了．他快步走到她跟前，好像一種猛獸，放在她頭上一種東西，芳香強烈的，沉重的，白色的東西……於是發生了什麼事，我不記得……我不記得了！那個像是死亡，像是殺害……當最後那個恐怖的黑暗漸漸過去了——當我……當我的朋友蘇醒過來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屋裏．經過一個長的時候，她還沒有力量叫喊，最後她叫喊出來了……於是一切東西又迷胡起來．

……於是她看着她丈夫站在她旁邊：他在俱樂部裏一直坐到夜裏兩點鐘……他看着是恐怖而灰白。他開始詢問她，但是她沒有告訴他什麼。……於是她又昏迷過去了。我記得當她獨自留在屋裏的時候，她曾察看了帷身，……帷帳下面有個秘密的門戶。她訂婚的戒指也不在她手上了。那個戒指是個不常見的樣式；七個小金星和七個小銀星在那上面輪嵌着；是一個舊家的遺寶。她丈夫問她戒指變成什麼了；她不能夠回答他。她丈夫以爲她把他放到什麼地方去了，到處都找了，但是不能夠找着。他感覺不安而且痛苦；他決定能怎樣快便怎樣快回家去，並且卽刻醫生也允許了——他們離開了京都。……但是試想像罷！就在他們走的那一天，他們突然遇着沿街抬着的一架尸牀。……抬牀上放着一個頭斫開了的剛剛被殺的人；試想像罷！這人便是那惡毒眼睛的可怕的夜魔！……他經了賭氣的掙扎而被殺了！

「於是我的朋友到鄉間去了……第一次作了母親……並且和她丈夫住了幾年，他不曾知道任何事，實在，她能告訴他什麼呢？——她自己什麼事也不知道。」

「但是她的以前的幸福消逝了。一種憂鬱籠罩着他們的生活了，並且那憂鬱永沒有過去。他們沒有別的孩子，以前或者以後……並且那個兒子……」

我母親全身顫抖，並用手蒙住臉。

「但是現在說來，」我母親用着加倍的力量往下說，『我的朋友是完全應受責難麼？她當用什麼責罰她自己呢？她被責罰了，但是她沒有權力在上帝自己的面前宣告襲着她的責罰是不正當的麼？那麼爲什麼，像一個罪囚一樣爲良心的刺傷所磨難，這是爲什麼，她和以前相反，在這麼可怕的情境裏過了這許多年？馬克白斯殺了班苛（註）——這無怪他能作祟了……但是我……』

但是到這里我母親的話是這麼錯雜而且淚亂，我不去附隨着她了。……我不再疑惑她是陷於狂亂的狀態裏了。

（未完）

（註）：馬克白斯和班苛是莎士比亞的戲劇"Macbeth"中的人物馬克白斯信女巫的預言，怕班苛之子要奪他的王位，因與其妻謀殺之。後宴會時班苛的鬼出現作祟。此處大概是借用其殺人故無怪其作祟之意。——譯者。



急變（續）

黃愼之

（趙伯昌上，與心眞握手。）

心眞 什麼事，伯昌？可是來催稿麼？請你恕我，你的兩封催稿的信我都先後的接到了，可是近來心緒亂的很，實在沒工夫做稿子，就是做也是做不好的。請你恕我，我今天還是沒稿子交的。

伯昌 什麼？心緒亂的很？可是那隻美麗的鳥，還在誘惑你麼？這個我很知道，用不着從新用他做擋箭牌了。

心眞 除了這，還有我的兒子。他憂鬱得更利害了。

伯昌 這個我也知道的。

心眞 知道也就好了，你還忍心來催我作文麼？

伯昌 心眞，你不必這樣多心罷，我并不是爲催稿而來的，我另有其他的任務。

心眞 什麼事？請說呀。啊，你不是還有一位朋友同來麼？怎的不一塊兒請進來？

伯昌 你這樣的心急，不要太被那美麗的鳥迷惑得太利害了。請坐下，讓我慢慢說罷。

（伯昌與心眞同坐下。）

伯昌 你那隻美麗的鳥是有丈夫的，你知道麼？

心眞　怎麼不知道呢．她有時也和我說起．

伯昌　那很好．他的名字你知道麼？

心眞　這我可不知道，她雖然有時說起他，但只說我的丈夫或他，却並沒有對我提起他的名字．伯昌，我覺得你今天的神情有些特別，這些沒關緊要的事情．你却用起莊嚴的口氣問我幹麼？

伯昌　這自然是有所爲的．他的名字叫馬凌權．我並不認識他，他今天突然的來找我，說他是銀行公會的書記，醒亞日報女記者陳寧予的丈夫，要向我查問你每年的版稅收入．

心眞　(愕然，)啊，有這回事？那是爲什麼？

伯昌　我當時問他所以要查問的緣故，他說是不過只是查查罷了；後來我苦苦的問他，他說，這是出於他的好奇心，他想知道鼎鼎大名的文學家的收入．

心眞　這樣一來，事情便沒什麼可驚奇了．誰沒有好奇心？誰不想知道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

伯昌　但是事情沒有這樣簡單；他的態度沒有爲好奇心所驅使的那樣光明，他的言語是閃爍不定的，他的態度是鬼頭鬼腦的．當他聽見了你每年的收入的大約數目時，他的面色一陣發青，一陣發紅，簡直像一個孩子聽了一個冒險的故事似的，心中又是驚，又是喜．跟着又苦苦的要我介紹他見你．

心眞　你已經允許了他？

伯昌　是的．只要你吩咐他進來，他就立刻可以和你相見．

心眞　據你的意見，那人是怎樣來的？我該不該見他？

伯昌　你的樣子爲甚這樣可怕？你怕他麼？你怕你的板稅的收入會有所損害麼？這是不用憂疑的．這事你有處置的全權．

心眞　我的心現在跳着，但決不像你所說的恐怕於自己的板稅的收入有所損害，我只覺得冥冥中似乎大事就要臨頭似的．

伯昌　這是文學家的普遍的毛病，未遇到事心裏早懷了若干的疑駭．你該知道，事情不給一個澈底的解決，是不會好的．

心眞　你的意見是贊成我立刻見他？

伯昌　是的．你雖則有權可以拒他不見，但總不如見他一下妥當．

心眞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一定要見他．我只覺着大事就要臨頭，在這一見之後．

伯昌　什麼大事小事，你不見他是不會明白的——而且不見他還是可以臨頭的．心眞，世上有什麼叫做了不得的大事？我給你勇氣．你見他．我立刻下去請他進來．

心眞　（顫聲，）且慢．我覺着這事情是駭人的．

伯昌　從文學家的筆底下寫出來的東西，是那樣的動人；而文學家的處事却是這樣懦弱的．

心眞　（忽決然，）見他，見他．決定見他．（忽然聲音又復低沉．時伯昌方起立欲行．）你必須幫助我，如其大事臨頭的時候．

伯昌　是了．（下，已而帶馬凌權上．）

伯昌　（對心眞，）這是銀行公會的書記馬凌權先生，他！

凌權　（插口，）而且是醒亞日報女記者陳寧予的丈夫．

伯昌　（不好意思的重說一句，）而且是醒亞日報女記者陳寧予的丈夫，他很渴望着見你．（對凌權，）這是鼎鼎大名的文學家王心眞，他將竭誠的歡迎你．

（心眞與凌權各爲禮，相對坐下．伯昌旁坐．）

凌權　（對伯昌，）伯昌先生，很感謝你，你介紹我得和這樣的一位文學家會面，可是耗費你的寶貴的光陰太多了，很對你不起．現在有什麼貴幹，請便罷．

伯昌　我的兩位朋友得這樣的快聚，我很是光榮．我很希望得聽聽你們的快樂的言談，高卓的議論哩．

（電話機此時作響，心眞急起座往聽之．）

心眞　那里？（稍停）這里是王宅，靜安寺路一九五號，（稍停．）趙伯昌先生麼？是，是在這里，（稍停，）請等一會，我請他來．（拿聽筒在手，對伯昌，）書局裏有人找你談話．（伯昌起接聽筒，心眞歸座．）

伯昌　喂，誰？（稍停，）是．什麼事？（稍停，）不可以稍等一下麼？（稍停，）那麼，叫他稍等一下，我立刻就回來．（放下聽筒，走近他們，）眞是對不起得很，書局裏有緊要的事情待我處理，我不能不暫時回去一轉，但是過一會我還要來的．

（伯昌下，心眞愕然，凌權起立送之．）

心眞　（惘然的對凌權，）請恕我沒禮，我進去一會就來．

凌權　請便。

（心眞急隨伯昌下，凌權隨意翻閱心眞桌上書，忽見寧子的記事册，色變，略爲翻檢，急置大袋中。微聞伯昌在裏面說話的聲音：『不要緊的，不要只是疑駭，我給你勇氣』等話。心眞帶着懷疑的神情上，凌權急歸座，神情泰然。）

心眞　（惶惶的，）簡慢得很，初次見面的朋友本不該這樣的。

凌權　怎樣叫做朋友？那自然不是只會客氣的。

心眞　（默然一會，）請問先生有何事見教？

凌權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我的目的只不過是來看看你罷了。（環視室中）這室中的陳設和佈置，這樣的華麗與巧妙，顯見得主人是非常的富有藝術天才的。可是我總覺得這室中似乎是欠缺了一種很重要的東西。

心眞　那是一種什麼東西？請告訴我，我的能力如果可以得到的話，我必將依你所說的去做。

凌權　那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種東西，人生如沒有他，人生的趣味便立刻變成枯涸，就是在無論怎樣歡樂，熱鬧的場所，如果缺少了他，人們也多數不會感着興趣的。王先生，你是一位大文學家，請你猜猜我所說的倒底是什麼？（嬉皮笑臉的望着心眞。）

心眞　請你先對我說明那是動物還是靜物？

凌權　這個可以任從你的意思去猜的，我不能告訴你。

心眞　（沉吟）那東西是……是一頭狗麼？一頭懂事的狗麼？我想有了一頭懂事的狗倒是很使人適意的。

凌權　不是。許多家庭並沒有狗，但是並不失爲十全十美的家庭。

心眞　（沉思一會，大聲說，）那麼，是愛罷？一個家庭當中沒有愛，當然是很重要的缺憾的。

凌權　（含笑，）你是猜中了一半了，可是……

心眞　（插口，）可是我的家庭並不是沒有愛的：我的兒子愛我，我愛我的兒子，而且我還愛別的可愛的人，可愛的東西。

凌權　正是，愛是這樣紛繁的，愛一本書是愛，愛一頭懂事的狗也是愛，但這些你以爲是你這室中所缺少的麼？那一半你還沒猜到哩。

心眞　你的意思是在問我我的室中所缺少的是那一種的愛麼？

凌權 正是•

心眞 這很難說•愛的需要固然是人人所同，但所需要的愛却因人而不同•譬如我的兒子罷，他所需要的是母親的愛，而在年長的人却又不同了•

凌權 這猜想已經近了•你是這室中的主人，只要把你所缺少的愛說出來，那便全對了•

心眞 （望着凌權，一時說不出話來•）

凌權 不須說，這是愛人的愛，或者可以說是妻的愛；但是你沒有，可不就是室中所缺少的重要的一種東西麼？倘使這陳設華麗，佈置巧妙的室中，平添了一對愛人，那愛人的愛瀰漫了室中，不知爲這室生色幾許！不是麼？你以爲怎樣？（很自得的樣子•）

心眞 （還是望着凌權，說不出話•）

（陳寧予上，驟覩其夫和心眞那種情形，大驚，急退隱於門後靜聽着•此時觀衆可以隱隱的看見她的一部份，但舞台上的人却看不見•）

凌權 （稍停一會，）我是一個基督教徒，而且在學生時代也當過童子軍，助人是我的天職，所以我爲要幫助你彌補這缺點的緣故，我恭敬的把我……我的妻獻給你，她……她會愛你，她會爲你的家庭生色不少•

（目不轉睛的看着心眞•）

心眞 （突然像從夢醒轉來似的，）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你在和我說笑話？你的話我不很懂得！

凌權 不會有過的驚喜把你從憂愁的鄉中喚轉來，自然你是聽不懂我的話的•那麼，現在我再說一句，你聽了當心着不要過度的歡喜，這會使你發狂呢•聽着，我是在對你說我爲了基督的緣故，我情願把我的愛妻獻給你•

心眞 （驚呼，）這是笑話！太笑話了！愛是可以由人給與的麼•

凌權 愛怎麼不可以由人給與呢！ 卽如我的妻所以愛我，也是由人給與的•我的父母親當我長大的時候，看見我過於寂寞，於是便替我討了我的妻回來•於是我的妻便也愛我了•我的妻對於我的愛不是由父母給我的麼？我的父母把我的妻的愛賜給我，爲的是我是他們的兒子的緣故；而現在，我爲了基督的緣故把我的妻的愛獻給你罷了•怎能說愛是不可由人給與的！

心眞 （大聲，）胡說！ 好一個愛是可以由人給與的比

喻！

凌權 你不要這樣聲張：我把我的愛妻獻給你完全是爲了督基的緣故。你說愛不可以由人給與，那儘可把理由說出來呀！

心眞 這理由是非常的明顯的。愛如其是可以由人給與的，那麼，愛的眞價值在那里？

凌權 你怎麼這樣傻？愛的價值你剛才不是說過麼？兒子沒母親的愛，兒子便會一生陷於悲哀，男子沒有愛人的愛，男子的心便會終世不寧；有了愛的家庭才算得是十全十美的家庭，這就是愛的價值了。

心眞 (暴怒，) 你不了解愛！你更沒有給愛與人的能力！

凌權 又是這樣了。(稍停，) 你很愛我的妻，我的妻也很愛你，這些我早知道的清清楚楚了。我是本了基督犧牲個人成全他人的心，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便決意把她獻給你，來成全你們兩人。但是你該知道，寧予自從十五歲討回來做我的妻的時候，他是一點東西都不識的。我盡了我的力量去教導她，還借了許多債去供給他進學堂受教育，一直到她做醒亞日報記者爲止，中間經過了十二年的長久時間。這眞是使我的負擔太重了，總計起來，我欠了親朋的債有五千元之譜！但這有什麼話可說呢，爲了自己的愛妻！現在既然你愛上了她，她也愛上了你，自然的，對於我的一方面便不如從前了。我爲了基督的緣故，雖然我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愛她，把她獻給你，你也該爲了基督的緣故，給我一萬塊錢，讓我還淸了一身的債，那眞所謂兩全其美了。(寧予此時欲突出，已而竭力的掙扎忍住。)

心眞 (青筋突起，面色發紅，顯出受了非常的刺激的樣子。)

凌權 怎麼了？一萬元的數目在你算不得甚麼，你每年的板稅聽說有三萬元多，只是用了每年所入的三分之一，而結果得到一個十全十美滿瀰漫着愛的空氣的家庭，不是很上算了麼？

心眞 (悻悻的看着他，) 你……你這好不要臉的人！當你說出要把你的妻子獻給我的時候，我早就猜透你的悶葫蘆裏一定有些什麼特別的藥出賣了！但却料不到你會這樣無賴的！你……你這人面獸心的無賴啊！

你把你的妻當作一條牛，一條耕牛，你現在是想把她出賣了！啊！好個爲了基督的緣故！原來是爲了要賣一條耕牛！（憤激到了極點，用手提他的衣領，）請！請立刻離開這里！我這里不是耕牛販賣所，更說不到耕牛的價錢！

凌權　（老羞成怒，）你要怎樣？勾引了人家的妻，却容你這樣的容易了事麼？

心眞　我要你立刻離開這里！你多站在這里一刻，便添增了我一分的恥辱！我不曾勾引過任何人的妻子，更不曾勾引過你的妻！你胡說！

凌權　停口！不要說！我問你是否愛我的妻？

心眞　我是愛你的妻，我是莫名其妙的愛你的妻！但我愛只是愛罷了，我却沒有佔有她的意思，說我是勾引，更是沒有的事！

凌權　你不要強辯，只要你承認你是愛她，那你的勾引的罪名便足以成立了！你想，一件自己心愛的東西，會不設法去求獲得的麼？你說愛只是愛罷了的話，是沒有人肯信的！

心眞　我的良心可以做我的見證！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凌權　人的心是一樣的。難道你的心是特別的麼？說到你的良心可以見證的話，那也只有你自己知道罷了，誰會看見過你的良心！

心眞　你不講理！我的良心既可以爲我的見證，我也正不必斤斤於求你相信！走！快走！

凌權　我怎樣不講理？說你勾引我的妻子的話，幷不是瞎說的，有這本記事册可以做證。（從袋裏拿出記事册。）

心眞　（覓桌上記事册不得，）這是她放在桌上的，你拿去，一點不打緊！

凌權　啊！這樣親暱的稱呼！她怎的會留下這記事册在你這里的？

心眞　我沒有對你說明的義務！

凌權　自然呀，不可對人說的事情當然是不能說明的！這記事册平時她那樣珍重，連我也不許看，現在却發現在你的桌上，而且裏面又是記了這樣多的關於你用甜言蜜語勾引她的話。這其中，明眼人當可猜破一切了！夠了！夠了！儘夠了！

心眞　你說話要當心點，胡說亂語是必得懲戒的！告訴我，你到底要怎樣？你知道你這輕輕的幾句話把人家的人格摧殘到什麼地步了？

凌權　現在我們眼前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便是我剛才所說的爲了基督的緣故，我把她獻給你，你把她的教養費還我，這是一條康莊大道，是最平穩的。否則，我要……我要，

心眞　你要什麼？快說呀！

凌權　我要向公堂告發你，橫豎我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的。這是眼前的兩條路，看你歡喜朝那一條走罷了。

心眞　(不假思索，決然的，)我情願到公堂去！到監獄去我也情願！你可以爲了金錢而輕輕的把自己的妻像賣一條耕牛般賣去，我的尊重女子的人格的心是至死不屈的！去！去！到監獄去！(起立。)

凌權　你竟這樣傻！老實告訴你，這於你斷沒利益的！你勾引我的妻的證據已在我的手中，你半生辛苦得來的文學家的大名，就要被人唾罵！這不很可惜麼？你想想。

心眞　爲擁護自己的意志，雖犧牲所有的生命和一切亦所不惜。何況這一點！去！決定去！一點沒有疑慮！

(凌權本不欲去，然勉强起立，二人正舉步欲下。寧予從門後直衝出來，兩人都喫一驚，停步，作極驚惶的表情。寧予熱淚被面，狀極悲憤。)

寧予　且慢！你們兩人！你們兩人所有的談話，我全聽到！我幾次想衝出來把你們格格不相入的談話打斷，可是，我忍着忍着，等着最後的結果！你們兩人當中，一個是女權擁護者，一個是女權蹂躪者！對於前者，我沒有什麼，只有五體投地的崇拜他的偉大；對於後者，非重重的懲戒他，無以伸張正義！

凌權　說話要知輕重！你忘記了我教養你的勤勞？

寧予　(悲憤)教養我的勤勞？你的教養我，原來像教養一條猪，一隻雀；你希望我長大，有知識，可以供你的利用和娛樂，也正如希望他們長肥時可以供你宰割一樣！啊！可憐我過了十多年的猪雀的生活到現在才覺醒！你這貪婪的鄙漢啊！爲什麼這樣的蔑視他人的人格！把我像一條牛那樣的賣給他人！

凌權　我幷沒蔑視你的人格！是你造成這樣的環境使我

不得不這樣的！

寧子 我現在也不和你多爭口舌！愛的破裂，便是婚姻破裂的哀的美頓書．我們離婚！立刻！

凌權 事情沒有這樣容易，那是破倫的行爲，法律所不許的！

寧子 法律？那麼，我們到公堂去！

凌權 我們多年的恩愛似乎一點沒有遺存似的！

寧子 不錯，你說的對！以前是我被你蒙蔽着，雖然有時有些微光在心中閃耀，可是我自己也竭力的把自己蒙蔽，現在却不成了！燎原的火在我心中燃燒，我恨不得立刻和你脫離一切的關係！

凌權 你已下了決心了麼？你能保你不至於悔恨麼？

寧子 不至於的，我敢斷言！

凌權 那我只好隨你的便，但你的教養費你應向他（指着心眞）討還給我，我知道你和我離了婚後一定是嫁給他的！

寧子 你還要當我的面侮辱我一次麼？是可忍，孰不可忍？走！這里不許你多停留一刻！

心眞 （行前兩步．）離開這里，我用室主人的資格吩咐你！

凌權 好一對威風凜凜的姦夫姦婦！（憤然行．）暫時的勝利是屬於你們了，但是，且看，你們的行爲，將見唾於人間，你們的名字，將遺臭於後世！到那時要悔恨也遲了呀！……哈……哈……

寧子 （跟着他．）你在說些什麼話呀！你在說些什麼話呀！

（凌權不可見，寧子返，心眞木立無言，面上滿被苦悶的表情．）

寧子 （默視一會，趨心眞旁．）啊，我的心，你的面爲甚這樣苦悶？你對於這事情的意見怎樣？

心眞 （嘆了一口氣．）怎樣駭人的急變啊！

寧子 是，這是急變，像兵士缺了糧食的急變呀！

——幕——

一九二四．十．十五晚脫稿於上海．

附錄

婦女職業促進會會員讀書會宣言

我們相信：婦女經濟的獨立，乃婦女解放的基本條件，亦是達到『女子參政』，和『法律平等』的先決的問題，與必要的步驟。『人人生而平等』在歐美已超過討論的時期，而到了實行的時期了；然在我國這種因襲的社會，和混亂的環境中，雖然經了我們不少的努力和奮鬪，但是到了現在，於社會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還未能獲得同等的待遇，而擠於『全人』的境域，這是什麼原故呢？追本溯源，委實是因為歐美的婦女，於政治，法律未能平等之前，在社會上已獲得相當的經濟地位，有完全獨立的可能，因博得相當的尊敬和榮譽；故一旦時機成熟，便唾手而得。至我國現在的婦女，還未曾完全脫掉那種無聊的『寄生生活』，職業的範圍既狹，故取得職業的機會絕少；經濟既未能完全獨立，又未博得社會相當的信仰，所以不特時時遭社會的蔑視，並且處處遇著極大的阻撓，我們『困極思逞』，毫不願弱的女子，處在這種毫無公理，蔑視人權的社會中，欲達到政治上，法律上，和社會上的一切平等，歸根結底，還須還歷過去的教訓，從取得職業特權，擴充職業範圍，以謀我們經濟的絕對獨立上著手。

在現在中國這種社會制度底下，一般毫無知識的男子，未嘗不可以因循苟且，『尸位素餐』；但我們一般衝鋒陷陣，負著『先鋒隊』和『墾荒者』的重大使命的女子，欲在這個荊棘遍地，毫無途徑的荒野，以大刀闊斧為我們女同胞闢出一條廣大的生路，培植一塊『自己的園地』；並擬擴而充之，使徧滿全國，以造出新的機會，使一般求業若渴的女同胞不致望洋生歎，各得相當的職業，脫離寄生的地位，而擠諸『人的生活』，其根本的方法，便是努力讀書，養成我們的實力而以肩此『任重道遠』的大責，不致為職業界的落伍者。

我們的讀書動機，一方在鞏固我們固有的地位，不致為時代潮流所沖翻；再則便是要擴張我們的勢力範圍，以釀成歷久不滅的『潛力』；所以我們的動機是純潔的，我們的手段是高尚的。一般『麵包主義』者流，既不屑與之為伍，而那些誇狂之輩，又避之務遠，因此，我們『婦女職業促進會』開宗明義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組織『讀書會』，以期研究切磋，而收他山之效。我們的目的是：

養成專門知識；

擴充常識範圍。

專門知識的養成，乃係精於一藝，易於奏效；並且增長我們應付專門職業的能力。常識範圍的擴張，實欲造成多方面的個人，幷幫助我們專門知識的不足，而我們的方法是，分門別類：

(一)職業股；

(二)經濟股；

(三)教育股；

(四)勞働股。

以上四種，雖不無相互的聯絡，但是每人擇一二門而研究之，庶免『貪多嚼不爛』的毛病。今擬將我研究所得，供諸社會，或亦不無小補。茲當發刊伊始，敬謹宣言如此。

『誠心』發刊詞

改革這名詞，幾乎成了中國人極時髦的口號，同時也是一種要緊的工作，然而曾有幾人是在那裏真正的改革呢？這種言行一致的人實在很

少——中國現在只有一部分的婦女運動者，才是實行的改革者。我們相信解決婦女問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辦法，婦女問題一天不解決，社會的病態一天不能剷除，民族一天是算在未開化的裏面，因之其他的問題更無解決的希望：我們既知道婦女問題如是其重要，那麼，就不能不先考查這婦女問題，是因何而起的，然後纔能得到解決的方法。

婦女問題之所以成爲問題，可以說完全由於掌握經濟大權的男子，給以過分的壓迫，使我們不堪其苦，結果，遂激起婦女的反動。我們要知道他們之所以敢如是者，其原因完全是因爲婦女生活不能獨立：衣，食，都要仰仗男子的供給，離開他們便一天也不能生存；現在我們覺悟了，知道我們女子同男子除性的差別外，其餘全是一樣的，不是只能作個消費者，也不是天然就和一般瘋子，殘廢者……一樣，非受那般男閥保護(美其名)不可的。我們同樣的可以就職業，同樣的可以自謀生活，其所以忍受男子的種種痛苦，和種種壓迫而不言者，因爲我們完全是本乎『恕道』的；而彼方不識時務，竟一昧的大展其淫威！現在使我們忍無可忍，纔起了反動，於是遂成了現在的婦女問題。

現在我們要解決婦女問題，應當由那里下手？政治嗎？法律嗎？……我們以爲這些都是後一步的，我們最先還是要作職業運動，以求我們的經濟獨立。我們雖知我們有力量可以就職業，但是，請大家看看我國的情形，有多少事情肯允許我們去作？工，商……各界，那一界能容我們插足？姊妹們！最親愛的姊妹們！起來吧！聯合起來吧！我們大家合力向職業途中進行，努力的另闢一條新道路！但是！我們進發之先，不得不將工具預備齊整，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我們的工具是甚麼呢？就是知識，我們求知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讀書；然而我們於讀書之外還要發行會刊；其用意所在，試分析說明在下面：我們發刊的宗旨：是以一片誠心，將我們的內部組織，進行方法，以及個人對於學術方面的研究，赤裸裸的披露出來，請大家不吝珠玉，時常賜以南針，使我們不致南轅而北轍。一面我們以這會刊，作我們宣傳的工具，要用我們的誠懇，去感化那些坐汽車，逛遊藝園的夫人小姐們，以及那些天天同男朋友看電影，吃大餐的，貴族式的女學生們：使她們出於自動的省下裝飾費，汽車費，和大餐費……，拿來辦學校，辦合作社，自己動手來提倡教育，自己打算來擴充職業範圍。使她們知道自己的事情，是非自己下手不可的，倚賴別人是不可能的，靠不住的！希望她們不但能拋去從前的不良生活，並且能同我們攜手，本着良心的主張，用盡平生的力氣，負着先鋒隊的責任，去爲社會，爲人類謀幸福。至於以我們這淺鮮的學識，能不能負先鋒隊的責任？以我們這微弱的呼聲，能不能使婦女界受影響？這些我們倒覺得可以不必顧慮的；因爲只要我們能盡心竭力的去作，我們相信，其結果一定是圓滿的。

本刊組織的內容：一部是將本會會員讀書後的管蠡之見，刊登出來；一部是記載大會會務的進行，以待大家的指正，再一部專爲發表會內外的對於婦女運動的意見，以便喚醒那些正在沉沉酣睡的女同胞，使她們能認識她們固有的人格，知道我們女子，不是生來就要倚賴人的；不是生來就同瘋子殘疾浪費者一樣的：這完全由於暴男閥所造成的。並且使她們明白，我們現在要打倒這暴男閥，應該要採用什麼樣的手段。

最後還有個附帶的聲明：我們把『非賣品』三字填在心的裏面，也決不是毫無意義的，是表示我們的心中，純粹是以能得到外界的教益；同時能喚醒未覺悟的同胞，爲發刊的宗旨；決不帶有絲毫營業的色彩。至於那班熱心的人們，看見把這偉大的經濟的負擔，放在少數的平民身上，其情實在可憫！如由於他們的自動，願意樂捐的，那更是我們所希冀的了！

記者附白　誠心爲北京婦女職業促進會會員讀書會刊物之一，係一種非賣品，本誌讀者，都可向該會直接索閱。通信處：北京東單東裱褙胡同丙四十七號。

十二月號徵文

截止期九月三十日

(甲)對於本誌的意見 (至多以一千字為限)

本誌歷年以來，逐漸改良，凡可以有益於讀者之處，無不竭力圖謀，但恐還有許多缺點為同人所不能見到。因此特地徵求讀者意見，對於本誌舊有的優點應該如何進求發展，舊有的缺點應該如何另圖改良等事，務請不吝指教，詳細陳述，使本社得以斟酌衆意，設法改革。

(乙)讀書隨筆 (至多以二千字為限)

請將平日讀書的心得，用劄記體裁記述出來，以供他人的參考。

(丙)社會美談 (至多以一千字為限)

常人的庸德庸行，往往有可為矜式，非聖賢所能及的。但自古以來，因為沒人記載，竟歸湮沒，實在非常可惜。讀者見聞所及，如有關於此類事情，請記錄成篇，藉作表彰。且亦可為增進社會道德之一助。

(丁)兒童的故事 (至多以一千字為限)

兒童天真爛熳，日常的言語舉動，往往有出於成人意想之外，而且使人很感興味，津津樂道的。請各就平日所見所聞或記憶所及的拉雜敍述，不特可以供愛好兒童者的賞玩，也可以作為研究兒童心理者的資料。

本社特別啓事

本誌醫事衞生顧問杜克明先生，現因診務繁忙，業經辭職。本誌所設醫事衞生顧問一欄，即行撤銷。以前收到詢問信件，俟杜先生有暇，當直接函答，不再在本誌上披露。特此聲明。

章錫琛啓事

錫琛現已辭去婦女雜誌編輯事務。以後關於投稿及各種詢問事件，務請直接與婦女雜誌社接洽，請弗再由錫琛轉交以免延誤。

教育雜誌第六期

中等教育專號 出版

今後中學教育的問題……廖世承
我國今日所需要的中學校……唐轂
初級中學的意義與職能……趙廷爲
中學學生身心之變遷及其特徵……李清悚
中學學生的個別差異與教育……甘豫源
中等學校訓育問題……王衍康
中學訓育問題的研究……盛振聲
中學校之訓育方針……余家菊
關於編制初中課程原則之爭議……朱經農
初中課程裏兩個建議……楊效春
初中作文教學法之研究……孟憲承
初級中學的理化教學法……胡衡臣
對於初級中學圖畫手工科的一種計劃……熊翥高
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校試行中之二四制的課程標準……鄭鶴春
立達中學校……薰宇
關於中等教育之一種小小的試驗……沈仲九
介紹研究中等教育的兩種新參考書……沈子善
介紹兩本專論初級中學教育的名著……胡家健
教育界消息

本期共三百餘頁　內容異常豐富　特價二角五分　郵費另加　△本誌每卷十二冊　價一元五角　如學校或學生訂購　可半價優待

教育雜誌社謹啓

商務印書館自製

德國式幻燈

有電燈之處即可開演

普通幻燈均用電石燈或火油燈用者頗感不便德國式幻燈用電燈泡發光有電燈之處即可開演極爲簡便

理科影片 全份百張價洋六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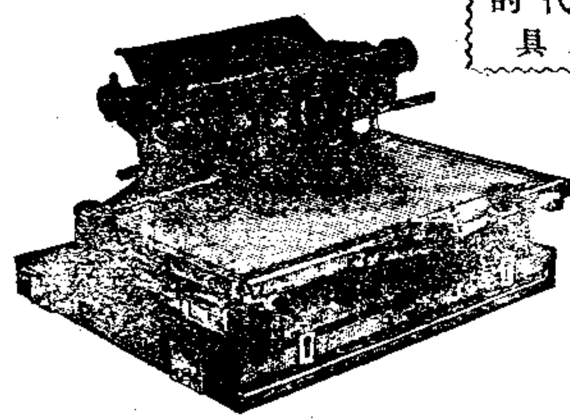
生理	十張
動物	四十張
植物	三十張
礦物及自然現象	十張
物理	十張

附幻燈影片說明書

各類影片

孔林遺蹟	一組	廿四張	十二元
北京宮苑名勝	一組	廿四張	十二元
各省名勝	一組	廿四張	十二元
西湖名勝	一組	廿四張	十二元
上海風景	一組	廿四張	十二元
外國風景	一組	四十八張	廿四元
革命事實	一組	十二張	六元
歐洲戰事	一組	卅六張	十八元
田徑運動	一組	廿四張	十二元
平民千字課	每冊	一組	十二元
天文		廿四張	十二元
田園害蟲驅除法		廿四張	十二元

新時代的
新工具



新式華文打字機

官署 學校 公司 工廠

均不可不備

■近世人事日繁，社交日盛，舉凡書信公文契約之類，非用機械打字，不足以壯觀瞻而圖迅捷。此蓋新時代之自然趨勢也。

■本館製造之新式華文打字機，每小時可打一千餘字，每次能複印數份，行列整齊，字跡明顯，機件靈活，使用便利。國內各大公司機關，已多購置。

■尊處辦公室中，如尚未備有此種新的工具，請向敝館接洽一切，當能使君滿意。

本機印有摺頁傳單請向上海寶山路本館索閱

上海商務印書館製造

各省分館 均有發售



上海商務印書館之

影戲事業

我國活動影戲事業本館實創其始所攝影片已出五十餘種概分社會教育時事風景四大類自建鉅大攝影場對於編劇導演佈景攝影諸端均有專家主持出品日益進步

本館備有映演影戲機凡團體開會家庭喜慶均可代演影戲各地影戲院如有常期租演本館影片願立合同者本館亦極歡迎

■影片價目單承索即寄

出品要目

醉鄉遺恨
松柏綠
愛國傘
好兄弟
大義滅親
蓮花落
孝婦羹
荒山得金
兩難
女子體育
驅滅蚊蠅
北京雙十節
浙江潮
盧山風景
西湖風景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劵(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尙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一元零五分	二元
郵票(以一二分及一角者為限)	二角一分	一元一角零半分	二元一角

郵費表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本埠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郵會各國	八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郵章如有改動得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十六方)	半面	四分之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六元	
上等	圖畫中 正文前	四十元	二十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製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救國的第一方策

就是

積極的提倡國貨！

國勢凌夷，外患日逼，有見之士，咸以提倡國貨爲救國要圖。本館創業之初，卽以開發利源，改良國貨爲職志，歷年以來，搜求本國原料，悉心製造，出品精良，久爲各界所樂用。近復銳意求精，加工製造，以應社會之需求。種類繁備，品質兼優，比之舶來諸品，允無多讓，定價特別從廉，藉酬 惠顧雅意。茲將各種出品，開列於下。

圖書雜誌	印刷機器
文房用品	裝切機器
西式文具	印刷油墨
理化器械	花邊鉛字
化學藥品	各種圖版
模型標本	幻燈影片
測繪器械	活動影片
音樂用品	各種徽章
運動用品	摺扇紈扇
教育玩具	華文打字機

商務印書館謹啟